·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特三







特號

地球光

克拉克著
郭功雋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地球光

克拉克著
郭功雋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册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册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册，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册，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卽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册者加贈一單册，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册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册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譯者贅言

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一九一七年生於英國二次大戰服役英國空軍任雷達教官，戰後入倫敦大學獲科學學士學位，一九五一年開始寫作，爲當代著名之科學小說作家。憑藉充沛的科學與天文學素養，更增益豐富的文學想像力，從事太空小說創作先後已有四十餘種問世，深獲英、美讀書界之喜愛。其作品已譯成多種文字，銷售數量超過二百萬册。由於作品裨益科學新知之普遍傳播，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UNESCO）曾在一九六二年頒贈加林喀獎（1962 Kalinga Prize），以資鼓勵。

克拉克的太空說部由人類登陸月球爲起點，繼續向太陽系其他行星開拓新疆域。已出作品中以：「月球歷險記」、「地球光」、「火星之旅」、「抗命的電腦」等書享有盛譽。

「地球光」若按故事主題，以「太空密探」爲篇名似更洽當，故事大意謂人類立足太空各行星二百年後，已在月球、火星、金星及行星的衞星各處建立殖民地。因資源分配不均，致使地球母星與星際邦聯失和，兩方壁壘分明，政局緊張幾釀宇宙戰爭。其間，幸由太空密探暗通消息，

查證安全漏洩的緣由，經得化干戈爲玉帛，渡過一大危機。

本書樞紐人物：

◎沙德勒——地球當局派往月球調查安全洩密的情報員，名義上以會計稽核員爲工作掩護。

◎莫洛伯博士——駐月球伯拉圖天文台光譜科科長。光譜學研究星光特質，判定組成物成分、溫度、壓力及光度等作爲實用天文學的主要部門。莫洛伯在書中實爲星際邦聯的密探，利用天文儀器傳遞情報，迄未經人發覺。

◎惠勒——光譜研究員，因首先發現巨蛇座新星爆炸而名震遐邇。

◎賈梅生——光譜科另一位天文工作者。

◎總台長——麥克林。

◎華乃爾主任秘書——柏拉圖天文台機要秘書。

◎卞楠將軍——星際邦聯入侵太空船隊指揮官，兼艾其龍旗艦艦長。

◎郝恩德船長——太空班船「飛馬號」船長。

地球光

一

當單軌公用車從凹坑低地向高坡行駛時，車速漸漸緩慢下來。沙德勒到月球公幹，這是第一次搭車。他兀自思量，他們不久就可以再度看見沉落中的太陽了。

在月球上，由白晝變爲夜晚，過程異常迂緩。朝着落日走，一個人可以看見太陽長久掛在地平線上，直到他走累歇腳時，日頭才沉了下去。縱然如此，落日餘暉低懸在月球的天邊總要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然後，爲時達兩星期之久的月球漫漫長夜才算開始。

那天夜晚，沙德勒乘坐的單軌公用車一直以時速五百公里的速度在這一片平原上奔馳。自從第一次登陸月球以來，人類經營此一平原於今應已兩百年。公用車上除一名管理員，不時應需要供給咖啡飲料而外，還有四位其他乘客。他們是工作於柏拉圖天文台的天文學家。沙德勒踏上單軌車，他們會和藹地向他頷首爲禮。爾後四個人就爲本行的技術問題喋喋不休地爭論起來，把沙德

勒丢在一邊不聞不問。沙德勒被人冷落在一旁，頗感不悅，後來他也想開了，或許人家以爲他是中央城的老人，誰曉得他是第一次到月球出差的稀客哩。

車廂內燈光明亮，使他無法瀏覽外面漸漸暗下來的地貌。光亮與黑暗本是一個相對的字眼。不錯，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可是天邊不遠處，一彎上弦地球漸漸昇起。它會逐漸的由缺而盈，大約隔一個星期光景，那時是月球的子夜，一輪圓盤似的地球，將會發出炫目的光輝，使肉眼無法正視。

沙德勒離開座位，經過仍然爭辯未已的天文學家們，走向位於單軌車最前端的特別雅座，那兒與普通座中間以帷幔隔開。他對於體重忽然減輕爲本來的六分之一，仍然不大習慣。通過盥洗室與控制室之間的甬道時，行動異常謹愼。

現在他可以清爽地瀏覽外面的風景了。車窗造得不夠寬大，他想像中應該再大些，一定受到安全準則的限制，不過雅室之內並無耀眼的燈光，所以他可以盡情觀賞窗外這一片地老天荒而又冷寞無情的月球世界。

一點不假，他相信窗外的溫度目前已寒冷到華氏零下二百多度，雖然太陽才不過落下去幾個鐘頭。從地球某一部位的海洋和雲層投射出來的遙遠光芒使人有冰冷的感覺。那種光芒帶有藍裡發綠的色澤，類乎由南北極輻射出來沒有熱力的光束。沙德勒心裡有數，這種感覺絕對似是而非，因爲他自己剛剛來自那個充滿了光與熱的世界。

單軌公用車照常急駛。車前的一根軌道由分岔很寬的支柱所支撐，像一支箭投射往東方。月球世界儘多似是而非的現象。太陽何故不能像在地球上那樣，出於東而沒於西，偏偏反其道而行，出於西而沒於東呢？天文學上一定有可以解釋的簡單道理。沙德勒暫時不想追究其中的道理。他領悟到這種現象反正也是相對作用，新世界異樣的地圖繪法容易使人弄錯方向。

公用車仍在緩慢爬昇，右方有一處斷崖擋住了視線。左方——讓我們想一想，應該是南方，對了吧？——斷崖突然消失，變成微小波紋狀的荒地，有如億萬年前從月心噴出的融漿漸漸冷却，終於形成這連續的波紋地。看到這種景像使人發生冷澈的感受。其實地球上不乏與此處相似的地方。美國亞里桑那州的歹土（Bad lands, Arizona, U.S.A.）和此地一樣荒涼，而中國西藏厄非爾斯峯的上半截一定比此地更爲蕭瑟，因爲在月球上至少沒有那種終年呼號的山風。

突然間右方的斷崖嗒然而止，好像被一把巨斧切了一刀似的。沙德勒看到這種怪誕地貌幾乎要驚叫出來。視界不再遭受遮擋，極目遠眺，可以清爽地看到北方的盡端。大自然無意中揮毫的畫筆，竟然可以使人產生悚慄的效應，很難令人相信不過是時空的巧合，偶然造成的奇觀而已。

矗在東方遠處發出火燄色反光的是亞平寧 （Apennines） 山脈的峯巒，被落日餘輝所照射發出熾熱釣光芒。刺眼的光芒幾乎使沙德勒暫時目盲，他用手遮住光亮，直到能夠安穩地正視前方爲止。當他再度向外眺望時，黃昏已經悄悄溜走。不久以前，散佈在天空的繁星，一個也看不見了。他的眼球瞳孔經過一番收縮作用，使他暫時無法看見星光，甚至那明亮的地球光現在也變

成一塊朦朧的綠色疤痕。百公里外亞平寧山峯的反射光淹沒其他的光源。

山峯浮在天際，像一座座焰火般的金字塔。它們矗立在高處，似乎與下方的基石脫了節，有如地球上落日時聚集的雲霞。山峯的低部已經在黑暗中消失，只剩下火焰般的高峯巍然獨存。恐怕要好幾個鐘頭，山峯才沒入月球的陰影，那時月面才爲夜暗整個吞沒。

沙德勒身後帷幔開處，走進一位同車的客人，在雅座中靠窗口的位子坐了下來。沙德勒正納悶應否啟齒和生客搭訕。對自己被同車旅客冷落在一角，他一直耿耿於懷。不過禮儀不久即不成問題。

「值得從地球來看看，對不？」身邊陰暗處的來客首先開腔。

「硬是值得，」沙德勒表示他的觀感。然後他裝成困憊的神態說：「我想呆久以後你們也就過慣啦。」

黑暗中有一陣咯咯笑聲，「也不盡然。有些事情你永遠過不慣的，不管呆了多久。你剛來不久？」

「正是。昨天晚上坐太古號客貨船來的。還沒有功夫到處觀光哩！」

沙德勒發覺也學同車的樣子歡喜使用半短不長的碎句談話。他納悶月球居民講話時都是這樣簡單明瞭。或許他們認爲這樣可以省力。

「去天文台報到？」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我不是編制內的人。學的是會計。來爲你們的工作做成本分析。」

談話暫告中斷，動動腦筋以後同車客才自我介紹說：「太粗魯了——我應該自己介紹一下。我叫莫洛伯，是柏拉圖天文台光譜科科長。專搞星光的特質分析研究光源大小，溫度與壓力。眞高興有人來教我怎樣可以減輕所得稅的負擔。」

「我想那是可以研究的，」沙德勒無所謂地答說：「敝人沙德勒。是審計署派來的。」

「哼，他們覺得我們在此地浪費公帑？」

「那是上級決定的事。我只負責瞭解你們如何花費，不管爲何花費。」

「唔，我看你在此地有得耍了。這兒每個人對於分內的花費可以開双倍的賬單。我不懂對純粹科學研究你將如何核定他們的底價。」

沙德勒在出差月球以前就想到這一層，不過不宜在公用車上洩露底細。他是這樣想：不可作進一步的透露，言多必失，一定會露出馬腳。他爲人老誠，不善扯謊，雖然憑經驗可以多多磨練。不過，沙德勒告訴莫科長的話，也是實情。沙德勒但願是百分之百的實話，實際上哩，只有百分之五的眞話。

「我不懂公用車怎樣越過這座大山。爬過去，還是鑽隧道？」他指着正前方火焰般的山峯納悶地問道。

「爬過去，」莫洛伯答說：「看來巍峩，實際上並不大。等你看見南半球尼里滋山或者奧伯

滋山，那才偉大，總有亞平寧兩倍高，標高在三萬尺以上！」

沙德勒開始結交新朋友，心裡頗感滿意。騎跨在單軌上的公用車，以低懸的姿態沿着小小坡度在陰暗中爬昇。緩崖與絕壁乘着黯淡的暮色以無比的高速迎面衝過來，而後向車尾逸去。沙德勒覺得從來沒有坐過對地速度這麼快的交通工具。甚至你在地球上空乘坐噴射客機御風飛行，也沒有這樣大的速度感。

假如在白晝，沙德勒就可以觀賞單軌路基的艱巨工程。使單軌車越過亞平寧山不知費了月球工程師先賢多少心血。在夜暗蒙罩下，橋樑、護崖、彎道都變成幽靈似的幻影，他只看見山峯逐漸近逼，依然高高在上懸浮在週遭的夜幕中。

後來，自東方極遠月面的天邊冒出一彎赤紅的落日。單軌車已經穿過陰暗的低地，爬到較高地段，幾乎趕上下沉中的紅日。沙德勒受不了射進雅座的強光，把頭偏向一邊，才有緣得識身旁這位光譜科長的眞面目。

莫洛伯博士不過五十剛出頭，頭髮依然漆黑而茂密。雖然臉龐很醜，却屬於見面使人信賴的類型。見了這張面孔，你覺得他是聰明絕頂的哲學家，全球知名的幽默大師，現在的蘇格拉底，夠資格開導愚昧鄉民，但並非養尊處優與世隔絕的學人。沙德勒心裡想，『猙獰的面貌，配上滿腹經論』大約是這位仁兄的寫照，可是不禁爲這句陳腔濫調暗暗吸一口氣。

兩人相互交換一次眼光，曉得將來在一起打交道的機會很多。莫洛伯後來眯眯眼睛露出笑容

，面孔幾乎可以和窗外崎嶇的地貌媲美。

「想必是頭一次看到月球上的日出。雖然這並非眞正的日出，不過味道也差不多，可惜十分鐘就完事了。我們爬過山頭就重返夜暗。要等兩個星期你才看得見貨眞價實的日出。」

「一口氣在黑暗中禁閉兩禮拜，你們不覺得厭煩嗎？」沙德勒好奇地探問。話剛說出口，他就自知失言。莫洛伯可並沒有使他難堪，只安慰地說：「你會發現呆在地下室裏，白晝和夜間並無差別。反正高興的時候，你隨時可以出來。有的人還喜歡晚上出來呢，地球光激勵他們有羅曼蒂克感。」

單軌公用車現已爬昇到上坡路的顚峯。兩旁的岩層接近頂點，然後開始沉落，兩位乘客誰也沒有講話。他們衝越自然障碍，再以較陡峻的坡度向俯瞰風暴的曠野急降。公用車下降時，憑速度追上的紅日，再度同時下沉，由圓盤縮成一彎弓形，再由弓形縮成一條線，終於凝集爲一點點而歸消失。在那虛構的落日即將幻滅的俄頃，還沒有返回月球陰暗面時，一個魔幻時刻使沙德勒長憶勿忘。他們沿一條日光照耀不到的山脊下行，在公用車上面約一公尺的單軌軌道仍然爲餘輝照亮，這緞帶似的光線射進了車廂，有如一條跳動不已的游龍，而非出自人類的工程偉績。不久黑幕低垂，游龍才一去不返。沙德勒的眼球慢慢適應黑夜的環境，天際的繁星再次露面。

莫洛伯對新來的人說：「你很幸運。我坐公用車少說也有一百趟了，可是我還沒有過這一段經驗哩。回到主車廂去吧——馬上有點心供應。反正，也沒有甚麼可看的了。」

沙德勒並不這樣想。太陽沉落以後，一輪地球皎皎照澈在古代天文學家命名爲「風暴海」（譯註：預定作爲美國太陽神十二號登陸地點）的這片大地上。這個地名可以說名實不符。若與離去的亞平寧山相比，沒有風景可言，可是對新來乍到者，仍然具有吸引力。

「我想多呆一會兒，」沙德勒不忍離開雅座，所以賴着不走，「別忘了，一切對我都是新奇的，我不願錯過瀏覽景色的良機。」

莫洛伯好心地笑道：「我不怪你，有時我們要容忍別人自作主張的。」

單軌公用車以接近垂直的大角度急劇下降，這種角度在地球上不出事才怪。帶綠光的蒼涼曠野迎面而來，這兒只有小小丘陵地，若跟亞平寧的崔嵬相比，無異小巫見大巫。人們警覺到月球世界再度急速升上來的樣子，乘太空船到達時有過一次類似經歷。他們又回到了「海平面」……

沙德勒後來終於尾隨着莫洛伯穿過帷幔返回主艙。侍應生正爲僅有幾位乘客分發點心盤子。

「你們經常只有幾位乘客嗎？」沙德勒問：「我想公司的營運不合經濟要求吧？」

「要看你怎樣解釋經濟一詞而定，」莫洛伯答說：「這裡有許多事物在你的收支對照表上是很可笑的。譬如說這種公用車的耗費並不大。設備永遠用不壞——不經風霜雨雪，沒有銹蝕。車輛兩、三年才檢修一次。」

這當然是沙德勒料想不到的。他要學習的事很多，其中有些需要艱苦奮鬥才能獲知實情。

點心味道可口，但弄不清甚麼材料做成。月球上所有蔬菜全部由位於赤道上幾平方公里的壓力暖房所供應。只有這農場有水源滋助生長。肉丸當然是冒牌貨，看起來像牛肉圓子，但是絕對不是眞牛肉。因爲沙德勒碰巧曉得整個月球只養了一條乳牛，而且當寶貝似的安居在動物園中。他有很好的記性，這不過擧一個例罷了。

或許進食期間心情舒暢，所以其餘同車的天文學家也較爲和藹可親。莫洛伯博士一一爲他介紹。他們暫時沒有討論本行的問題。不過，顯而易見，同車的人似乎對沙德勒深具戒心。各人心懷鬼胎，一定在盤算自己經管業務的費用狀況。萬一這位會計師查起賬來，該當如何自圓其說。沙德勒相信盤問的時候，對方必然振振有詞。他對於稽核賬目頗有經驗，相信在月球上情況也是一樣。

單軌公用車在最後一段路程上奔馳，再有一點多鐘，就可駛抵目的地柏拉圖天文臺站。這一段通過「風暴海」的六百公里路程，又平又直，只在阿幾米德平原的邊緣略微向東兜偏以便躲避隆起的小山。此際沙德勒舒適地坐在席位上，攤開簡報文件開始熟悉新的工作環境。

組織系統表攤開以後幾乎佔滿了桌面。它是按部門印成不同彩色的方塊圖。沙德勒對天文臺的組織表不感興趣。他這樣想，茹毛飲血時代，人類一度被稱爲製作工具的動物，太空時代的人最好稱之爲消耗紙張的動物。

在總臺長、副總臺長的方塊之下區分爲行政處，技術處和天文臺三個部門。沙德勒故意找尋莫洛伯博士的下落，不錯，他在這裡，天文臺下面歸總科學師督導有個小方塊，「光譜科」。科

裡似乎有六位研究員，其中有兩位剛剛介紹過的是賈梅生和惠勒。他發覺同車的另外一位先生根本不是一位科學家。在組織表上他自成一個小方塊，直屬總臺長。他是華乃爾秘書。沙德勒推測這位秘書在這裡一定有相當份量，爾後要另眼看待並好好的培育。

他仔細研究組織表，在八卦陣的方塊圖中不知不覺消磨了半個小時。忽然車廂內無線電播音器發出聲響。起先播送悅耳的音樂，沙德勒並不反對。他照樣可以不受干擾凝神研讀方塊圖。後來音樂中斷，停頓一歇，六響對時訊號以後，溫和的低音開始廣播：

「星際電訊網，第二號波道。這裡是地球廣播臺。諸位剛剛收到的最後一響是格林威治時間二一〇〇點鐘。現在報告新聞。」

電波絲毫未受干擾。廣播的音質清脆悅耳，好似收聽來自鄰近的電臺。可是沙德勒早已注意到單軌車頂裝置了向蒼穹傾側的天線系統，知道收的是直接從地球發出的廣播。他聽見的語句在一秒半鐘以前已經離開地球，經過月球以後仍將向更遠的行星邁進。有些生活在其他星球的人也許在幾分鐘，甚至幾小時以後才收到同一廣播。譬如星際邦聯發送到土星以外的太空船，如果要收聽這個消息就要隔好幾小時。地球發出的星際廣播，行進的距離越遠，音量就越衰落，越出人類已開拓的星際領域到達人馬座阿爾法星附近，就會被空際的無線電雜波整個吞噬掉。

「現在報告新聞。地球新聞社海牙專電，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舉行的星際資源會議已告擱淺。星際邦聯與會的代表團決定明日離開地球，分別賦歸。主管官署發表如下的公報……」

事情的發展早在沙德勒意料之中。當一件最擔心的事，不管如何有先見之明，果眞成爲事實時，總令人感到異常懊喪的。他偷偷瞥了同車人士一眼。這些人可知道局勢有多嚴重麼？

他們也知道。華乃爾秘書用兩手托住下巴。莫洛伯伸直腰桿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賈梅生與惠勒愁容滿面地瞪視席間的桌面。是的，他們都知道局勢相當緊張。他們從事的工作，雖然使他們離鄉背井蟄伏在月球某地，但是仍然對於宇宙間人群的大事念念不忘。

播音員冷峻的音質中透露着歧見與裂隙，以及用外交辭令掩飾的潛在威脅，似乎已將月夜的奇寒穿過夾壁滲入車廂之中。面對苦痛的事實使人心情沉重。也許千百萬人在無知之中照常醉生夢死的享樂。聽到廣播的公報以後強作歡笑地聳聳肩胛說，「不必煩心——事情終於會擺平的。」沙德勒不敢掉以清心。他坐在向北疾馳穿過風暴海原野的單軌車中。車廂之內燈火輝煌。這時他心裡在想，享受了二百年太平盛世的人類，又一次悚慄在宇宙戰爭的陰影之中。

二

果眞戰爭爆發，沙德勒設想，必是情勢逼成的悲劇，而非政治謀略的結果。在他看來，地球跟她的太空殖民地鬧到這樣勢不兩立的田地，實屬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而且也像大自然故意在開玩笑。

在他奉命擔任這一樁可惡的差事以前，沙德勒對目前危機的背景知之甚稔。事實已醞釀了二

、三十年，起因於地球所處的古怪地位。

人類祖居的地球，蘊藏着豐沛的鑛產，富甲整個太陽系，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命運的偶然安排使人類工藝文明有了飛躍的進步，等他逐漸離開祖傳世界拓展了其他星球時，最驚訝與沮喪的莫過於一切重要物資仍須仰給於老家的地面。

地球的外殼最爲厚實，只有金星的差可比擬，可惜金星是孤家寡人一個，沒有作伴的衛星。地球跟月球構成了天體界極爲罕見的雙星世界。此一組成方式的謎底尚未揭開。不過學術界承認地球在熔融狀態時，月球以遠較目前爲近的軌道繞地球運行，故使同伴的塑膠狀物質掀起巨大的潮汐。

地殼內層極度振盪的結果造成多種重金屬，而太陽系的其他星球，不免相形見絀。其他星球將貴重資源窖藏在較深的內殼，在巨大壓力與溫度的保障下，使人難以開採。於是當人類文明離開母球向太空拓展之時，地球的資源消耗竟然穩穩上場，有增無已。

其他星球上並不匱乏較輕元素，但，許多主要金屬例如，汞、鉛、鈾、鉑、釷、鎢之類却點滴無存。這些金屬沒有替用材料，大規模合成生產又不切實際。經二百年的研究發展，現在工藝依然不能缺少此等重要金屬。

這是一種不幸的情勢。由火星、金星以及各衛星組成的星際邦聯對此頗感氣憤。資源的貧乏使他們必須向地球俯首稱臣，而且也遏阻他們開拓太陽系邊疆的雄心。星際邦聯也曾探測許多星

球與衛星，分析從太空探險帶回來的岩石與塵埃，但仍然一無所獲。約有一打左右價值連城的金屬，每公克的用量都是向地球乞求得來的。

自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以來，已歷二百餘年。地球如果對其太空殖民地並未日見嫉視，情勢就不至如此嚴重。人們常說歷史不會重演，但類似情勢可以再現。十八世紀喬治三世的英國和美洲殖民地間的老故事正是典型殷鑑。如今在地球上掌權的人自然遠比喬治三世聰明，可是他們的一舉一動，竟然與那不幸的王朝不謀而合。

像其他糾紛一樣，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地球表示元氣已經大傷，曾派出最好的子弟探測星空，目前却已大權旁落，前途甚爲暗淡。他們何必加速虧損自己，使對方獲得所需的工具？

反之，星際邦聯不免以輕蔑的態度看待扶持她長成的舊世界。最富冒險的優秀科技人才先後滙聚在星際邦聯，並向火星、金星，以及各衛星開闢新天地。這裡有新境界，他們終將向浩瀚的宇宙進軍。他們敢於面對最偉大的科學挑戰，只有高度的科學技術配以百折不撓的決心才會成功。地球如今已經缺乏這種豪邁的精神。他們有自知之明，但對緊張的情勢並無裨益。

這一切可能導致星際關係之失和與互詈，但不至以兵戎相見。必須添增另一引爆的因素，才能點燃火花，爆發一次太陽系內的太空戰爭。

如今火種已經點燃而世人尚未知情。僅僅半年以前，沙德勒也一樣昧然無知。身爲中央情報廳的資深情報員，他得緣獲悉此事的內幕。中央情報廳這個不露面的機構，曾經動員人力、物力

無分晝夜努力撲滅這個火種，可惜未能如願。一位數學教授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月球表層成形之數學理論」。這篇論文不像是可以引起太空戰爭的火種。但是人們確實知道靠着愛因斯坦寫的另一篇類似的理論論文，果眞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月球表層成形之數學理論」一文出自牛津大學教授裴洛蘭的手筆，兩年前寫成。裴教授在牛津是專攻宇宙誌的學界泰斗，爲人心平氣和，從無投身政海的意念。他曾將論文底稿送交皇家天文學會，學會遲遲未能出版分發，同時也不便將延誤的眞正原因函告作者。不幸的是，裴教授未經中央情報廳的檢查，直接以論文副本寄給火星和金星上的同道。中央情報廳事後雖然設法想追回副本，可是未能辦到。到了現在，星際邦聯必然知悉月球並非如二百年來世人公認是一個資源貧乏的世界。

已經洩露的知識，無法加以追回。但是月球上有些設施屬於絕對機密性質，也非常重要，不能讓星際邦聯探悉底細。奇怪的是，星際邦聯有辦法曉得這些底細。重要的科學知識正在源源外洩，由地球先流往月球，再自月球逸往星際邦聯各星球。

沙德勒想，公寓如果漏水，你可以找鉛管工人檢修。但是對於調查這安全上的漏洞，你從何處下手呢？特別是被調查的對象論面積有整個非洲大陸那麼大。

他至今對於中央情報廳的工作範疇與方法乃至分支組織所知無幾。他幹這一行也有點幹膩了，埋怨與憤懣又有何用，反正私人生活一再遭受干擾是免不了的。就所受的訓練而言，他完全合

乎偽裝的身份——稽核會計師。半年以前，經過面試要他擔任一樁不明究竟的工作，爲了安全他無法獲知派遣原因，將來也是不會知道內情的。他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擔任這份差事，事實上他不幹也不行。於是受訓期間，他被送往加拿大的某地，過着寺僧似的隔離生活，全力吸收各種情報知識。現在他已來到月球，在星際的棋壇上成爲一名小卒。他希望早一點交差，也許就會心花怒放了。他覺得有人心甘情願當秘密情報員，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恐怕只有極幼稚而且心智失平的人藉着擔任這種顯然粗野的差事而獲得滿足。

當然也有它的好處。做個安分守己的百姓，沙德勒作夢也不會到月球來出差。他目前所有經歷到下半輩子將使他身價高漲。沙德勒素來眼光遠大，遇到目前的險惡局勢尤當如此。而當前的局勢無論就家庭和國際大事言，都使人提不起勁。

以一身擔負起地球的安危，責任未免太大。星際政治的得失是大而不當的問題，說起來令人難以相信，目前最使沙德勒煩心的，反而是家庭瑣事。他覺得無法對他的妻子珍妮交代清楚。他在盤算，今年的結婚週年紀念日無法回家團圓，珍妮會不會寬恕他呢？最低限度她希望他可以打一個長途電話，這正是他不敢做的事。對妻子和知己朋友而言，沙德勒仍然置身在地球上。可是一通電話，謎底立刻就揭穿，因爲彼此通話發生二秒半鐘的時間遲滯，就使他立卽露出馬腳。

中央情報廳雖然神通廣大，可是他們仍然無法使無線電波的速度變快。廳裡答應準時爲他致送結婚週年紀念的禮品回家，可是他們無法向珍妮開出支票預告他丈夫甚麼時候可以回家。他只

好以安全為詞，不能告訴妻子自己身在何方。

三

惠勒完成打孔計算帶的對比工作以後極為興奮。他離開坐椅在辦公室一連轉了三匝。從走路的步態，老資格的同事就知道惠勒來月球的時間不算長。他到天文臺上班才六個多月。他走動時顯出急勁的扭動，似乎用心補償月心吸力的腿勁失之過大。相形之下，老資格的同事走起路來是那麼輕逸而且動作迂緩。惠勒之所以行動莽撞，他的脾氣急躁，輕易下結論及漠視紀律都有關係。現在他竭力抑制脾氣，不願意再犯老毛病。

以前他曾判斷錯誤，不過這一次是十拿九穩的。事實勝於雄辯，計算並不複雜而獲致的答案則令人驚愕。在外太空深處，有一顆星星發生肢解，引起範圍極廣的爆炸。惠勒注視記下的數字，作了第十次的核算，然後拿起電話。

賈梅生不高興受人干擾，不耐煩地發問，「眞的那麼重要嗎？我在暗室中替科長冲洗照片。要等底片顯影以後才能出來。」

「要有多久呢？」

「啊，或許五分鐘。然後我還有一些別的要冲洗。」

「我認為這是一樁大事。躭擱不了你多久的。我要上樓到第五號儀器間來。」

惠勒上來時，賈梅生正忙着抹拭黏在手上的顯影劑。雖然經歷了三百多年，冲洗底片的技術仍然是沿用舊法，很少改變。惠勒以為樣樣都要藉助於電子設備的，看到老同事在暗室中冲底片，以為碰見了煉丹的古代化學師。

「有何見教？」賈梅生不願多費口舌，見面便問。

惠勒朝攤在桌上的打字記錄帶一指，答說：「我在做例行的天象偵測工作，操作積分放大儀。上面有了發現。」

「它一向如此，」賈梅生迎面澆了盆冷水。「每一位在天文台值班的同仁，總是嚷嚷發現一顆新的星。」

賈梅生的猜疑不無理由。積分放大儀的確是一個需要技巧的儀器，容易誤讀，許多天文學家認為這種設備委實弊多而利少。只因它是總台長麥考林早年研究實用天文學時的發明，至今仍列為日常的研究項目。除非總台長下台，天象偵測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作為守望天象的全自動式警犬，積分放大儀會耐性地掃瞄，成年累月，絲毫不鬆懈，直至有一顆新星在天空某處發光燃燒。於是它才扯響警鈴引起人們的注意。

「你瞧，」惠勒拿出了證據，「這兒有記錄為證，不是我空口說白話。」

賈梅生把計算帶放進轉換器，抄下數據，迅速做了一次計算。當老資格的同事目瞪口呆的張大下巴時，惠勒也滿意地笑開了。

「嗬！二十四小時之內亮度大了十三倍！」

「我核算的數目是十三點四倍，不過，你算的也夠準了。我打賭，一定有個超級新星出世了！而且相當的近！」

兩位年輕天文學家互相諦視，誰也沒有開腔。後來還是賈梅生打破緘默。

「這簡直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眞事。在我們沒有確證以前，最好不要聲張出去。讓咱們先來分析它的光譜，拿它當普通新星處理。以後再另眼看待。」

惠勒的眼睛露出一種飄飄然的夢幻神色。

「我們的銀河系，最近一次出現超級新星在甚麼年代？」

「那是太閤星吧——不對，不是太閤——還要往後一點，大約在公元一六〇〇年左右。我記得依次是一〇五四年，一五七二年，和一六〇四年。」

「不管怎樣，六百年算是很久的了。這一來總台長對我也應該另眼看待了。」

「也許是的，」賈梅生說：「發現超級新星自然要另眼看待。我去準備光譜分析，你去寫報告。我們不可貪得無饜。給別的觀象台預留一些工作。」說完，他朝積分放大儀瞥了一眼，那儀器已經在繼續蒐索天象，然後添附一句：「我認為這一次你已經撈夠了本，縱然今後只發現太空船的航行燈，也無所謂了。」

一個鐘頭以後，沙德勒在休息室聽到這個消息。他沒有大驚小怪，因為個人的問題已壓得他

喘不過氣來。要處理的工作堆積如山，他沒有閑心注意天文台的例行研究項目，縱然他也曉得此事的意義並不尋常。華乃爾秘書當時也在休息室，立卽表示這不是日常瑣事。

華秘書興高采烈告訴沙德勒說，「稽核特派員，可以把它納入你的資產負債對照表中！這是六百多年以來天文界的偉大發現。請跟我上頂層去看看。」

沙德勒正在閱讀乏味的泰晤士報星際版社論，越讀越沒有勁，便順手一丟。那雜誌像夢遊人似的悠悠晃晃了好一陣，對這種現象他一直沒有習慣。於是尾隨華秘書之後去到電梯口。

他們搭乘電梯上升，經過宿舍樓層，行政樓層，動力與運輸樓層來到較小的圓球形頂層。塑膠造的圓頂層直徑不過十公尺，月球白晝遮蔽光線的涼篷已經捲了起來。華秘書擰滅內部燈光，兩個人併肩仰望滿天繁星和逐漸變圓的地球。沙德勒已經上來過好幾次，他曉得想醫治懷鄉症，上這兒最有用。

人類建造的一座最大望遠鏡以其龐大構架在二五〇公尺以外指向南方天際的某點。沙德勒知道這望遠鏡對正的星星不是肉眼能夠看得到的——它指向一個不屬於銀河系的星體。它所探測的範圍介乎太空的邊緣，距離家鄉約有十億光年那麼遙遠。

忽然間那望遠鏡改為向北旋廻。華乃爾低聲笑道：「有許多人要急得扯他們的頭髮了。我們正變動例行的節目，將望遠鏡『大砲砲口』對正新發現的巨蛇座新星。瞧瞧看，看我們能不能找到它！」

華秘書參照手裡的紙卡，張望了好一會兒。沙德勒也向北搜尋，看不見任何異於平常的迹象。他認爲所有天上的星看起來統統一樣。可是，目前在華秘書指點下，並且以大熊星座和北極星爲基準，他終於找到低垂在北方天邊的一顆微弱的星。那一顆星一點也不特別。但是你要知道，僅僅兩天以前要利用這座直徑一千公分的世界最大望遠鏡才可以發現它的踪跡，然而不過幾個鐘頭光景，它的光亮度已經躍增了十萬倍以上，你仍然覺得沒有甚麼了不起。

華秘書意識到沙特派員似乎頗感失望，就開導地解釋說，「看起來，它並不壯觀，不過它仍然在增長之中。運氣好的話，一兩天以內我們可能眞正的大有斬獲哩。」

一兩天，是指月球天還是天文日？沙德勒有一點搞迷糊了。出差來到月球，有許多事使他顚三倒四。所有時鐘仍然一律採用二十四小時制，而且以格林威治時間爲基準。這個制度有一個小小好處，你只須仰首瞥地球一眼就可以相當精確地對錶一次。但是月球表面的晝與夜和時鐘的時間絲毫不生關連。手錶指正午十二點時，太陽可以在地平線上方或下方任何位置。

沙德勒把眼光從北方天空收回，改爲注意天文臺的本身。一想到天文臺，他自然而然連想到成束的巨大圓形天頂，其中裝置了各種觀測儀器。他忘記在月球的表面由於並無風、霜、雨、雪等氣象因素的侵蝕，根本無須建造外殼來保護儀器。譬如這座直徑一千公分的反射鏡（譯註：今日世界上最大望遠鏡裝在美國加州巴魯瑪天文臺，直徑五〇〇公分。），連同較小的附屬裝備完全是赤裸地擺在月球表面，並無任何外殼。只有那些羸弱的使用人須藏身地下室內，享用暖氣

和空氣的供應。

從圓頂層向四野望去完全是一敝平陽。天文臺雖然位於柏拉圖平原的中央，嵯峨的邊緣山崖却在視界以內。這裡的景象非常荒涼，連一點調劑情趣的小山頭也看不見。在這佈滿塵埃的平原上，點綴其間只有零亂的大小凹坑，以及人類花費心血建造的這座古怪裝置，朝星辰不偉的張望？試圖窺探其中的奧秘。

兩個人回地下設施以前，沙德勒再度朝新星的方向瞭望。可是他已經搞不清那一顆微弱的星是他方才找到過的。他竭力裝做不明究竟的樣子請教華秘書，「老華，這一顆星，到底爲甚麼這樣重要？」

華乃爾起初表示狐疑，繼而感到痛苦，然後開始瞭解。於是便打個比方說，「唔，我們可以把繁星比作人群。循規蹈矩的人從來不會引人注意。雖然有時也給我們相當的教訓，但是使我們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行動出軌的搗蛋鬼！」

「星星也時常出軌嗎？」

「單單銀河系，每年約有一百顆星不斷的肢解。不過都是些普通的流星。在燃燒的顚峯狀態約莫發出十萬倍太陽的光亮度。超級新星爆炸都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而且也輝煌燦爛許多。我們至今仍然沒有明的新星爆炸的原因。當超級新星肢解時發出的明亮度可能比太陽強過好幾十億倍。說眞個的，超級新星爆炸時比銀河系所有星光加在一起還要明亮。」

沙德勒久久沒有作聲。這樣的事的確使人要好好盤算一番。華乃爾繼續講下去，似乎意猶未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貳次超級新星爆炸時剛好意大利伽禮略發明了望遠鏡。我們這宇宙上一次超級新星肢解，離開現在已經六百年了。其他銀河系雖也有過超級新星爆炸，但是距離太遠了，以至無法適當地從事研究。這一顆，就望遠鏡所顯示，等於就在我們大門口。不出兩天這件事卽將大白於天下。再隔幾個鐘頭，它一定成為僅次於太陽和地球的最明亮的一顆星。」

「請問從超級新星的爆炸可以學習到些甚麼呢？」

「超級新星的爆炸，可以說是大自然提供的最壯觀的現象。使人有機會研究核子爆炸的眞相，對比之下人為的核子爆炸成為微不足道。假如你是專喜歡尋根問底的人，這正是尋找星體為何肢解的良機。話說回來，終有一天，地球也會做同樣的蠢事的。」

沙德勒不敢領教，因而回絕說：「這樣的話，我不想有先見之明。我納悶巨蛇座新星爆炸時有沒有一顆星一同毀滅？」

「這簡直無法獲知實情。不過這種事多半是有的，因為星星當中平均每十個就像太陽系一樣帶有行星。」

這眞是令人心碎的消息。任何時刻，散佈在浩瀚宇宙的某處，總有某一個太陽系，連同奇特的生命世界和文明葬身在天體的煉爐中。生命有若夾置在極冷與極熱構成的剃刀邊緣上，它那麼脆弱，同時又那麼精緻。

可是人類對於大自然所準備的危機仍然不感滿足。他們偏偏要忙於自掘墳墓。

× × ×

莫洛伯博士亦曾表示同感，不過他常常懷着樂觀的看法。巨蛇座新星距離太陽系在二、〇〇〇光年以上，引發的火光從耶蘇降生時起就在宇宙旅行。二千一百多年來這一團火球曾經掠過數以百萬計的同類太陽系，也會震驚數以千計的文明世界。甚至在現在，當它的火球廣被直徑為四千光年的球面時，必然有其他世界的天文學家，運用迥然不同的儀器試圖採集這個向宇宙邊緣衰墜的落日餘輝。還有一層想起來令人奇怪，一定有一些觀象師在幾百萬年以後忽然發覺我們的銀河系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星漁火的，不知為何突然地加倍了明亮度……

此際莫洛伯博士站在他那光線柔和試驗室的控制檯前。這間小屋子是他的試驗室兼工作間。天文臺樓層有很多和它同樣大小的試驗室，不過他這一間曾經一番裝飾，顯出與衆不同的特色。屋頂擺了一瓶人造的花束，在這裡雖然不大相稱，却使人賞心悅目。這擺設出於莫科長愛花的癖好，別人也未便插嘴。由於月球暖房的土產花卉不適作為盆景，他特別花錢找中央城的技工定製這種塑膠花束。而且他又煞費心機使瓶花的品種與安排天天不同。

惠勒有時跟科長開玩笑，這是想家的證據，表示他亟欲返回地球。莫洛伯博士是澳洲人，三年前曾休假還鄉一次，現在並沒有要回去的意思。他說這裡的工作夠他忙一輩子的，他希望把休假累積起來，等待適當時機一次享用。

花瓶兩旁的金屬檔案櫃中，全部存放着莫洛伯多年研究的結晶，就是各種星座的光譜帶。他不願意做個空頭的理論天文學家。他喜歡觀察然後予以記錄。再交給別人銓釋他的發現。有時數學家同事會跑來跟莫博士辯論，說天底下那有這種光譜的星星。莫洛伯就到檔案櫃去複查一番，表示並無錯誤，還心平氣和的安慰同事說：「不要發我的脾氣。大自然界確有這麼一種東西。」

試驗室中堆放許多裝備，多半由莫博士親自製作，或者精心設計交給研究員代做的。這些裝備在外行人和各位天文學家看起來也許覺得一無用處。在過去兩百年間，實用天文學工作者必須樣樣都能應付才行，他必須能自己動手裝配電器和工程器械，物理學更是拿手的老本行。當使用裝備造價日趨昂貴之時，又須鼓起簧舌爭取預算，所以也應該懂得公共關係。

莫洛伯科長安裝妥當電子控制桿的天文經緯角度以後，操縱索在悄悄地轉動望遠鏡的機架。在他頭頂上，望遠鏡像一座長程海岸砲的砲管向北方穩穩廻旋搜索着。底端的反射鏡聚積了極為強烈的光線，光亮度在人眼可以注視的百萬倍以上，並且焦點處絲毫不差的凝聚了精確光束。光束再經過若干透鏡的反射與屈折以及繞射光柵的濾過，才能任憑莫洛伯的處理。

莫科長不敢朝純淨的巨蛇座新星光束正視，略為一瞥足以使人眼睛變瞎，何況目視無法獲致任何結論，惟有儀器才能有所作為。於是他將電子光譜儀擺好位置，啟開操作電門，使儀器開始掃瞄。光譜儀耐性地逐次探測巨蛇座新星的組成，歷經黃，綠，藍，紫直到目力無法辨察的紫外線範疇。光譜儀在掃瞄過程中，同時利用轉動的膠帶記錄下每一條光譜的強度。這種膠帶歸檔以後，可做後世研究人員複查之用。

隨着敲門聲，賈梅生研究員挾着幾張濕淋淋的照相底片走進了試驗室。他興冲冲報告說：「科長，最後幾張底片曝光成功了。上面顯示出環繞新星有一圈膨脹的氣殼。擴散的速度跟杜普拉效應（Doppler Effect）量測到的也很符合。」

莫洛伯博士哼唧一聲然後說：「我是這麼想的，讓咱們來看一看。」

他把照相底板放在日光燈框圖前仔細觀察。跟其他天文學家一樣，他精於此道，觀察照相正片同樣的容易而且正確。此際光譜機器在後面沙沙作響繼續它自動搜索天體工作。

底板的中央顯出個小圓盤，因過度曝光使軟片的感光乳劑蝕透，那就是巨蛇座新星的寫眞。週圍有淡淡的一個小圓點組成的圈圈，肉眼幾乎難以辨識。莫洛伯心裡有數，隨日子一天天逝去，那圈圈將漸向太空擴展，直到全部消散為止。

其實底板正是歷史的見證。它記錄下發生在兩千年前的巨災。小圓盤代表一團還沒有白熱化的火焰，星球以每小時數百萬公里的速度使火焰噴向太空。當火圍向外擴展時，可能吞噬附近的行星而速度則絲毫無損。可是從地球上觀察，不過是能見度以內淡淡的小圈圈而已。

賈梅生感慨地問道：「我納悶我們會不會查出星球到底為何要肢解爆炸？」

莫洛伯發表自己的見解說：「當我收聽無線電時，我曾經這樣想：我倒認為星球的肢解和爆炸是一樁好事。因為火是絕妙的消毒劑。」

賈梅生顯然大吃一驚。這不像莫洛伯博士講出的話。莫科長雖然外貌粗獷，一向是菩薩的心腸。他頓時提出了抗議，「科長，你講的不是眞心話吧？」

「唔，也許不是眞心話。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當然有些進展。而且身爲天文學家，我們必須要有耐心。但是，瞧瞧看，我們現在搞成這亂七八糟的亂攤子吧。你可曾設想將來如何收場麼？」

賈梅生深深爲科座的感慨而大爲感動。他們的莫科長素來專心致力於分內的工作，從未表示過他對外界事務的反響。賈梅生知道剛才已經目覩那鋼鐵般的領導者起了鬆動的迹象。像一頭受驚的良駒，他腦海裏似乎也起了連鎖反應，於是他提起腳跟努力甩動，想減輕心頭所受的震撼力。

兩位天文學家相對注視良久，企圖從沉思中打破兩人之間的隔閡。忽然間，機器嗒然作響，自動光譜器已經完成一段搜索工作。心頭所積蓄的高壓電也隨着這一響而跳過空隙。世俗的瑣事重新包圍了他們，使他們再度置身於囹圄中，沒有掙扎的餘地。

四

沙德勒曉得不會有他專用的辦公室，至多在主計室的一角爲他增添一張寫字臺。事實果如所料。他覺得這樣也好，他不願意嶄露頭角，更忌諱亂出鋒頭，何況坐寫字臺的時間又不多。所要總結的調查報告當然要在小寢室裏動筆，宿舍樓層配置了一百多間單人房間，那是一種剛剛不讓你患斗室抑鬱症的立方體小屋子。

過了好幾天才使他習慣這種絕對人爲的作息時間表。位於月球的地底深處，時間根本就不存在。月球表面晝與夜巨大的溫度差異，影響不到月殼下方一兩公尺的深度。熱浪與寒流到了地下，就退避三舍。惟有時計的答作響，爲逝去的時間作證。每隔二十四小時走廊的燈光黯淡一次，意味着人造夜晚的降臨。不論甚麼時候總有人值勤當班。天文學家素來慣於三更半夜時工作，除非有個同行的妻子，夫婦之間總不免常起勃谿。在月球工作的天文學家所以也能安之若素不感到艱苦，只有工程師常常怨聲載道，他們必須使空氣、電力、以及種種勤務時時有得供應。

沙德勒想，比起來還是幹行政部門舒服些。主計室，供應部，娛樂場每廿四小時休息八小時並無大礙，只要配膳間和醫務室不關門就沒有人提出抗議。

沙德勒在新工作環境中努力廣結善緣，迄今爲止反應甚爲良好。他已經跟各單位主管見過面，天文臺職員有一半他都認得。只有總臺長麥克林因公差地球，還沒有晉謁。他計劃按組織系統表依次熟悉每一單位的業務，等各部門瞭解透徹以後再好好地思索兩天。有些事情必須按步就班進行，不管多麼十萬火急。

他負責安全的漏洞，當然是十萬火急的問題。不止一次，有人對他說，他到天文臺來查賬，來得不是時候。緊張的星際政治情勢使這個地底小社會群情激動，神經衰弱。巨蛇座新星的發現確實頗有幫助，因爲人人聚精會神注意天空奇景，誰也沒有把人間俗事放在心上。可是他們也不願意接受稽查員的盤問，沙德勒不要想亂打官腔。

公餘之暇他盡量逗留在交誼廳裏，職員不值班時也歡喜在這裡輕鬆一下。這是天文臺交際活動的中心，也是研究充軍到月球男男女女的理想處所。有的人爲名，也有人爲利才離鄉背井到柏拉圖天文臺來上班。

沙德勒雖然不善詞令，却喜歡跟數字或者數據，而不是與工作人員，打交道。但是他知道必須把握這個接觸工作同仁的良機。上任以前他獲有特別指示吩咐他在這一方面多下功夫。其實人們縱然生活在另一星球，而且知識程度高低不齊，依然具有難易的本性。譬如他在酒吧檯旁邊一站就能蒐集不少有價值的消息。……

交誼廳的裝飾設計，煞費一番苦心。壁上飾物變化多端，使人難以相信這座大廳實際上位於月殼下方的深處。一盆取暖的柴火熊熊燃燒不已，看來眞實無比，却終於無須加添木柴，可稱爲建築設計的神來之筆。走進交誼廳，沙德勒不斷的東張西望，因爲地球上從未見過類似的處所。

由於談笑風生，而且對各種遊樂設備都能玩得頭頭是道，他已經成爲天文臺俱樂部的一員，職員間的瑣事乃至醜聞，也分享機密，並不見外。雖然天文臺的職員都是第一流的知識份子，而芸芸衆生相和人間的任何社區並無不同。大概除了還沒有發生謀殺案，也許是早晚的問題，地球社會的各種花樣這裏應有盡有。沙德勒見識頗廣，自然見怪不怪。譬如說，計算機組的六位女郎跟一些男同事鬼混好幾週以後，一個個弄得聲名狼藉。又如，總工程師跟行政處副處長合不來，兩人見面不講話。甲教授認爲乙博士是個神經病，或者丙先生以善於吹牛，名聞全台。沙德勒對於這些閒話，姑妄聽之，並且一笑置之。這正足以說明天文台好像一個熙熙攘攘的大家族。

沙德勒正翻閱上月份的三星畫報，對那封面女郎看得出神，忽然間熙熙怒氣冲冲闖進了交誼廳。

「怎麼回事？」沙德勒搭訕地問：「難道說又給你發現了一顆超級新星，還是想找個可以訴苦的對象？」

他猜測惠勒一定受了委曲，大可以好好勸慰一番。如今他對惠勒的爲人相當清楚。這位年青天文學家，雖然是柏拉圖臺資格最嫩的新手，可是也是最有前程的一位，他喜歡惡作劇，對年長的主管缺乏禮儀，常常固執己見，是個出名的槓子頭。可是那些不滿意惠勒的同事也暗中予以讚許，說他前途遠大。

「我在找華秘書，他不在辦公室。我要向他訴苦。」

「華秘書嘛，」沙德勒告訴他說：「大約半個鐘頭以前去了水植館。（譯註：Hydrophonics 用化學劑加水種植作物的方法可以不用泥土。）使我覺得古怪的是，本來人家要埋怨你的，怎未你反而埋怨起別人呢？」

惠勒咧開嘴笑了起來，露出一臉孩子氣。「你講得很有道理。我知道要想訴苦，應該循組織系統按部就班向上級反應，可是情形相當緊急。我辛苦地做了兩個多鐘頭的光譜分析，不知那裏來的一艘太空船，未經許可擅自在本地區降落，把我的分析研究完全破壞，使我全功盡棄。」

沙德勒必須迅速動動腦筋才可以領悟惠勒話中有話。他這才記得柏拉圖天文台這一地區一向列爲禁區，未得事先批准，任何太空航具不得在此着陸。此間的巨型天文台眼鏡，如果攝取離子槳火箭發射的強烈光芒，不僅破壞了照相機的底片，而且對天文台各項精密儀器也有不良影響。

沙德勒靈機一動，出個主意說：「要嘛，是一次緊急的火箭迫降也說不定。火箭對你的研究自然頗爲不利，不過那艘太空航具也許遭遇了意外的狀況。」

惠勒顯然沒有想到這一層，怒氣頓時減輕不少。他不知所措地向沙德勒失神張望。沙德勒把雜誌一丟，站起來提議說：「我們去電訊室一趟可好？他們應該知道到底要的甚麼名堂。我陪你去，你不介意麼？」

時時沒有忘記自己是在此作客的身份，他對於瑣細禮儀一點也不馬虎。何況，使別人覺得處處與人方便，總是好事。

惠勒覺得很有道理，大步走向電訊室好像是他出的主意。電訊室是一間拾掇得異常整潔的大房子，位於天文臺建築的最上層，距離月球表面不過幾公尺而已。這裏是天文臺的神經中樞，裝有全套自動通話總機，以及跟遠方科學站和地球通訊的監聽和中繼臺等設施。室內有位值日官坐鎮，凡不速客前來造訪必爲門口的告示擋了駕：「機器房重地，閒人免進。」惠勒敲敲門，聽到裏面說「進來」才推門進去。

電訊值日官正在拆卸一部裝在太空裝上的超波對講機，似乎樂於有人打斷他的工作。聽取原

委以後，他立即呼叫地球總臺，請求太空管制中心查告究竟甚麼太空船未經通報柏拉圖天文台就擅自在風暴海活動。在等候地球總臺回訊期間，沙德勒藉機巡視室內的各項設置一匝。

保持月球與地球間通訊與傳眞圖片的勤務竟需要這麼多的儀器裝備，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沙德勒故意向技術人員提了一些問題，並且盡量裝做受費良多的神氣，他知道那些電訊行家非常高興把自己的工作解釋給眞正有興趣的訪客。這時沒有人懷疑他提問的動機，也沒有人當他是斤斤計較成本的稽核員。因爲他問的是一些普通的問題，跟成本會計無關。

在電訊值日官引導下，走馬看花地巡視一週以後，自動印字電報機已經打出地球總臺發來的回音。措詞相當峻厲，電文說：

『係非定期公務航行。未發通報。以後仍多類似之派遣。引起不便，甚爲遺憾。』

惠勒閱讀回電電文以後，幾乎不敢相信有這等事。迄今爲止，柏拉圖天文臺是月球的一霸。居然有人膽敢冒犯神聖的寺院，凡屬院中僧侶，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們以後還要陸續派遣不定期的太空船到此地來！」惠勒喃喃自語道：「我們的研究進度遭受干擾，誰負責任？」

「小伙子，看開一點吧！」電訊值日官開導地勸慰說：「你沒有收聽無線電新聞報告？也許你在一心一意監視你的巨蛇座新星吧？這個回電告訴我們一件事，在風暴海的確有某種祕密活動在進行中。我是這樣揣測。」

「我曉得，」」惠勒答道：「必定又是一樁祕密的探鑛計劃。他們企圖瞞着星際邦聯，偷偷尋找重金屬的鑛床位置。眞是三歲小孩子耍的把戲。

「你怎末想到這種解釋的？」沙德勒願聞其詳。

「哎呀，暗中進行這種事情蓋有年矣！只要到中央城隨便哪家酒吧泡會兒，你就可以聽到最新發展的消息。」

到目前爲止，沙德勒還是一個沒有逛過中央城的鄉巴佬。不過他想惠勒的推測雖不中亦不遠。就目下星際政局之發展而言，惠勒的臆測更屬頭頭是道。

「唔，我們只好遵命行事囉！」電訊值日官慨嘆着，就重新去搞他的對講機。「不過，有一點使我們聊可自慰，這些不定期的航行大都着陸在我們的南方——跟巨蛇座的位置正好差半個天域。我想對於你們的主要研究項目，還不至有太大的影響。可對？」

「我不同意！」惠勒期期以爲不可。他倍感沮喪，頗長一段時間未發言。本來他以爲找到一樁可以好好爭論的題材，沒想到竟是這樣敗下陣來。他嚐到了失望的苦果。

縱然對天文學一竅不通的門外漢，現在也可以看出巨蛇座新星的光芒。在天上除去漸漸圓渾的地球，就數它最明亮。和這個新星相比，連跟隨太陽到東邊的金星也黯然失色。而且巨蛇座的明亮度依然在逐漸增強之中。

從無線電傳來的消息，地球上就在白天也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巨蛇座，一連幾天新聞報導以新星作爲頭條重大消息。不過隔不多久，受不了政治事件的重大壓力，世界最大的仍然是引人矚目的大新聞。人們不能爲永世的星宿長久掛心，何況星際邦聯却近在咫尺，和地球之間是以「光分」計算的，而非像超級新星論「光年」，「光世紀」那麼遙遠。

五

直到如今仍然有人認定假若人類始終呆在老家地球上，一定要開心得多。然而時光不能倒流，這已經是辦不到的事了。話說回來，一直呆在老家，人還不是老樣子嗎？人類開疆拓土的精神是永無止境的。他們憑這一股精神在整個地球表面探險，翻山越嶺，升空遨遊，下海底探測，後來又怎能經得住月球和各行星自外太空向他們招手呢？

月球的殖民工作，進度一向迂緩而且帶來痛苦與悲劇，何況一直是耗費不貲的昂價投資。自人類首次登陸成功以來，於今已有二百多年，然而在地球唯一的衞星上仍有許多地方未經探勘。月球世界的一窪一丘莫非現地製圖測量的對象，可是到現在仍有一半以上的崎嶇地形未經詳細調查。

像中央城等多數人造基地，人口稠密，有如沙漠中的綠洲。仍然不少人懷疑付出偌大代價來維持月球的少數基地，是否合算。因爲金星和火星已經先後拓殖成功，在這兩個行星上開拓事功較月球前程遠大。可是雖然困難重重，人類又非留在月球不可。月球是開拓太空的第一個橋頭堡。而且也

是星際交通的關鍵。往來各大行星之間的巨大太空船，都要在此間靠停，爲離子槳火箭引擎的油箱加添燃料，就是補充電弧噴射需要燃用的細膩推進劑。往月球表面加添推進劑極爲方便，無須從地球上携帶燃再費極大的力氣衝破地球吸力送入月球軌道。這種安排是太空航行的成本減低了十分之九。說句實話，如果沒有月球這座加油基地，廉價的星際航行是否行得通，恐怕大成問題。

月球對於科學研究提供了無比的貢獻，這一點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早已有先見之明。一但解脫了大氣層對觀察天象所加的束縛，天文家已經有了史無前例的重大進展。月球各處試驗室所累積的研究成效，幾乎使每一門科學受惠非淺。地球上的政客們雖然口若懸河，但是他們心裏有一句眞心話亟欲表白，就是說：科學研究乃其人類文明的生命因子，這方面的投資往往收到子子孫孫受用不盡的好處……

經過無數次傷心的挫折，人類終於慢慢去月球立定腳跟。先是求生存，然後活下去，最後在月面建立了繁榮的基地。嶄新的眞空工程技術出而問世，隨後低重力建築學和空氣與溫度控制學一一茁壯。月面白晝和夜晚這一對可惡的雙胞胎首先須知尅制，人們已經做到了這一層，不過仍須小心監護。烈火般的熾熱可能使大圓形天頂整個破裂，奇寒又以巨量的收縮力，加諸建築材料上。在地球上這都是前所未見的。幸而這些建築工程上的難題業已先後克復。

凡屬偉大事業從遠處眺望往往認爲十分危險和艱難。月球上的建設亦復如此。未曾征服月球以前預見的一些無法克復的問題現在一一順利解決，而且成爲月球居民在聊閒中的打趣資料。最先殖民者遭遇的困難，幾乎已被人們忘記得一乾二淨。從前得一步一步在月球表面行走，現在從地球的來客有月球單軌公用車可坐，而且相當舒適。

不過月球的特殊狀況並非一無是處，也有少數情形，對殖民者有利。月球的大氣層，即爲一例。若與地球相比，月球大氣接近眞空，對天文觀察毫無不良影響。但是月球大氣層做爲屛障入侵的流星殞石卻頗爲有效。天外飛來的流星殞石在離地球大氣層一百公里的上層即遭到阻遏，易言之，流星撞及像月球那樣稀薄的大氣即告消滅。由於月球引力場較小於地球，所以它的防流星屛障作用較遠地球爲高明。

早期的月球殖民者發現月球上獨特的植物時，覺得非常奇妙。古代天文學家觀察月球表面早就懷疑其中存在某種植物，因爲他們從望遠鏡中看見某些大凹坑，例如阿里士塔楚士和易拉陀其士等處常常有光亮度晦明的古怪變化。可是想不透在如此極端的熱與冷變動下，可使植物有機會生長。有人臆測可能某種苔蘚可以生存其間，求解生物如何適應這種環境的確是件趣事。

這種臆測是錯誤的。只要多費思考就能領悟月球上的植物不會屬於低級的原始植物，而是能適應別緻情境的專門性的品種。原始人即無法在月球生存，原始植物何嘗能夠倖存？

月球上最普通的植物呈臃肥乃至球狀的形貌，類似沙漠中的仙人掌。多刺的表皮可以防止失去寶貴的水份，在球面各處偶爾點綴一些可以引進陽光的透明「窗櫺」。其實在地球上的赤道非洲也有類似的植物，一方面要能吸取陽光，另一方面又不可失去水份。

月球植物具備的吸入氣體機構爲其顯著的特徵之一。所具備的巧妙鰭泵器官可以產生壓縮器的功用，大體言這跟某些海洋動物備有可以使海水泵入體內的器官十分相似。月球植物有極大的耐性，它可能對正月面的裂罅中偶爾噴出的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氣體。吸氣以後，鰭泵立即全速動作，而將每一氣體分子輸送到自身各部門。未經吸入的氣體早已擴散至稀薄的月球大氣層中，變得無影無踪。

月球基地上目前有數千居民生息於斯，和這種怪誕植物比鄰而居。生活在月球雖然乾燥乏味，這些月球居民却能甘之如飴，不願回到比較有發展的地球老家。雖然受到地球的經濟力量之約束，說句老實話，月球居民是比較傾向於和星際邦聯保持友好關係的。在火星、金星、水星，以及木星的衞星上，人們已建立基地，向大自然開拓更新的領域，有如當年人們披荆斬棘在月球贏得了立足點。火星已經整個併入邦聯的版圖。這是除地球而外，人們唯一可以不必穿着太空衣而能在表面活動的行星。對金星的拓殖，勝利已指日可期。那兒的陸地比地球上五大洲大了三倍。至於其他星球只有少數研究站。也許需要幾個世紀才有希望征服熾熱的水星和其他冰寒的外星球世界。

這是地球當局的如意算盤。星際邦聯不願等這麼久。不料，裴洛蘭教授的一篇學術論文，使煩躁的心理到達即將破裂的轉捩點。一篇學術論文使局勢爲之改觀，歷史上曾有先例。難道歷史果眞不會重演嗎？

沙德勒並未拜閱那篇引起偌大風波的數理論著論文。不過他知道論文的結論可以導致甚麼樣後果。出差月球以前，他曾受了半年的專業訓練。在一間小教室中，一共有七個人受訓，他叫不出同學的姓名。但是利用催眠術和精神恍惚期的洗腦法，他曾強記許多機密知識。也許將來有一天，施行另一次催眠可使他的記憶全部抹去。

受訓期間，沙德勒獲悉月面由兩種不同的地形組成：色澤深黯的海洋區像風暴海、寧靜海、豐富海、澄海……還有就是標高較大也更明亮的崎嶇山區。在明亮的山區散佈了無數的大小坑穴，好似歷經永世的火山爆破形成這一副猙獰面目。兩相對比之下，海洋區只有少數深坑和許多零星縫隙，地形也較坎坷的山區規則多多。

山區的坑穴早在月球的少年時代即已形成，而海洋區的深坑則不然。在早期造山作用完成後，隔了許多年代，月球表層的某些特定地區再度發生融熔，於是深黯而平坦的海洋地區才漸漸露面。在海洋之中不乏早期成形的坑穴和山巒，像融化的蠟質，在邊緣地帶仍可發見半毀的崖壁和環山等殘迹。

這種現象會使科學家們苦苦摸索而百思不得其解。現在終於由裴洛蘭教授找到了理論的根源。他的主要論點是這樣的：月球內部熱力爲何單單從選定的各海洋地區冒出表層，而不從古老的山區露頭。

星球的內熱來自輻射能源。照裴教授歸納而得的學理，他認爲在各海洋內層的地殼中必然蘊

藏有大量放射性元素，例如鈾鑛之類以及相類似的重金屬。月球內部在融熔狀態中不斷地折騰起伏，因而產生此等局部集中作用。永世的輻射能原終於突破月面使平坦的海洋地區漸漸形成。

人們登月成功以來，二百年來曾携帶各種量測儀具放置在月球各地的表面。月震的經常記錄，乃至磁場和電場的量測業已做到遍及全月的地步。多謝這些科學研究，裴教授由此獲致他建立學說的數理根據。

在月球海洋地區的正下方深處必然蘊藏着大量的鈾鑛。鈾鑛本身已經不像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那麼吃香，因爲氫反應器業已取代了老式的分裂原子堆。不過值得注意之點在此：大凡蘊藏鈾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其他重金屬。

裴教授相當自信他的理論並沒有甚麼實際應用的價值。他會在論文中審愼地指出，由於這些金屬如此深藏在月球殼層的下方，任何人爲的冶鑛方法均屬無能爲力，這些鑛床離月球表面有一百公里的深度，同時鑛床所受壓力又如此之大，縱然鑽頭能夠到達那樣的深度，重金屬也會像液體似的四下流動。

看起來這好像是一個令人傷心的發現。裴教授在論文的結論中說，這些寶藏恐怕要長埋於月心深處，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沙德勒認爲科學家不應貿然遽下斷語。說不定有一天會發生使裴教授大感意外的事情。

六

沙德勒躺在臥室的吊兜床上，試圖聚精會神回憶已經逝去的一個星期。很難相信自己離鄉背井來到這陌生的天體，已有地上七晝夜之久。可是牆上的日曆計跟日記所載不謀而合。如果再不信賴這兩種見證，他可以升到天文臺建築的頂層到觀象圓頂去看看天象。從月面仰望蒼穹，他可以見到高懸天際的地球，剛剛越過渾圓狀態開始趨向於下弦。記得到達月球的時候，上弦地球彎彎地像個特大號月牙光。

此際是風暴海的子夜，破曉與日沒同樣的遙遠與漫長。可是月面被異樣光芒照耀得歷歷如繪。爆炸中的巨蛇座新星挾着空前的明亮度，在跟地球光正面挑釁。對於天文學一竅不通的沙德勒，有時也忍不住上樓到觀象圓頂面向北方朝這位入侵者多看幾眼。說不定那灼亮的光團代表一個較地球更爲睿智更爲古老的世界。如今它走向生命末日的火葬場。當人類歷史瀕臨存亡續絕的時候，遇上這個倒霉的天文奇象，也眞叫古怪。自然這是出於一種巧合，巨蛇座是一顆接近銀河的星。可是它在死亡道路上已經進行了二十個世紀。這是一個警告，向地球提出蓄意的屍諫，必須熱愛地球，而且十分迷信的人才有這種感慨。因爲除了銀河系以外，哪裏還找得到像這種光芒萬丈的新星？

沙德勒收斂了野馬似的玄想，專心思量分內的正經事。還有甚麼沒有辦的事？這一星期他訪

遍天文總臺外內每一個單位，大大小小主官也都拜晤過。只有公差地球的總臺長麥克林尚緣慳一面。據說總臺長也在返任途中，一兩天內就要回到柏拉圖天文臺。其實大老闆不在家，反而有助於沙德勒的協調舖路工作。人人向他提過預警，要是大老闆在家，樣樣事要按照正常系統公事公辦，生活就未必這樣自由自在了。沙德勒從事過慣了循規蹈矩的刻板公務生活，當然並不欣賞它。

裝在床頭天花板上的對講機喇叭口嘶嘶作響，沙德勒伸出一隻腳用足趾踢開一隻電門。剛來的時候他難於精嫺這種偷懶的動作，壁上開關處，斑痕正是他苦練的歷程。

「請問你哪裏？」他發音探問。

「這兒是運輸組。我在統計明天進城休假的名單。還有一兩個空座位——你要不要進城？」

「假如有位子，」沙德勒說：「我想參加一個，以不使該休假的人吃虧為原則。」

「O、K、算你去成了。」那聲音乾乾脆脆一言為定，然後咔答切斷電路。

沙德勒頗為心安理得，毫無內疚之感。在總台紮紮實實工作了一星期，也該上『中央城』去逛一趟，消磨幾個鐘頭。算日程還沒有到跟「臥底」線民搭線的時機，到目前為止所有公務報告都是由正規郵政傳遞出去的，縱令被人碰巧閱讀一遍，也不會覺得有甚麼差池。不過他也該去中央城轉一轉了，如果一連工作七天不想進城，反而不近人情。

其實他想進城主要為的是私事。他有一封家書亟待投郵，他知道從天文臺寄出的信件一定會被中央情報署的同事加以檢查。雖然老夫老妻的，也沒有甚麼不可公開的話，不過他以為還是享受一點隱私比較好。

× × ×

中央城距離太古港約有二十公里之遙。沙德勒在「太古港」着陸月球以後立即改乘單軌公用車赴天文臺報到，所以還沒有拜謁過這座月球大都會。這次他又登上公用車，因為是開向市區，乘客比上次為多，不久他們就在中央灣的曠野中奔馳。沙德勒已經混得夠熟。只略微瞥上一眼，座上客他都認得出來。天文總臺的員工大約有一半乘這一趟車進城，其餘一半輪到下週才休假。即或天上出現了耀目的巨蛇座新星仍然不能打破這兒的老規矩，人要有適當的康樂與消遣，這對士氣與身心健康均有裨益。

地平線上隆起成簇的圓頂地下建築。每一個圓頂冒出一道識別光束。明亮的光束射向天際，為這些地下建築顯示生命的光輝。沙德勒曉得其中部份圓天頂是用透明化學材料做成，以便人員向天窮觀察現在全部黑壓壓一片，為了節約熱力與光源俾渡過月面的漫漫長夜。

單軌公用車此際已鑽進某座地下建築底部的大隧道。一連穿過幾道大門，沙德勒在視野的餘界中領悟出列車過後大門迅速關閉。至少穿過三道氣閘大門。市政當局的公用設施部門極為謹慎，他這樣想，氣閘門是保障居民生命的重要裝設。不久他覺得出車廂內因充溢空氣而嘶嘶作響。又打開一道保氣大門，公用車在月臺邊嗒然止住。若與地球各大都市地下鐵道的月臺相比，這月臺

毫無遜色。沙德勒猛然看見車窗外許多熙熙攘攘的人們，穿的是便裝而並無披掛齊全的太空裝，心裏覺得十分驚奇。……

「有一定的地方要去拜訪嗎？」機要祕書華乃爾搭訕着問道。他們擠在公用車廂的出口等稍微鬆快時再上月臺。

「沒有——」沙德勒搖搖頭答說：「只不過鄉下佬進城，我要到處蹓躂一下。我想看看你的同事們怎末樣開銷薪金的。」

華乃爾猜不透他是開玩笑，還是認眞講話。不過並沒有提議兩個人一塊上街，到使沙德勒安心不小。這一次進城他是希望一個人自由自在到處跑跑的。

他步出車站，發覺有一條下坡道通到密集的市區中心。主要市區陷在下方，離站臺有二十公尺深。原來整個地下建築深陷在月面下方二十公尺以下，因而使建築的頂層結構也就相對地低了這麼多。下坡道的旁邊裝了一套頗爲寬敞的輸送帶機構，上面放着旅客的行李箱匣，以迂緩的速度向車站上運送。附近的建築顯然是工業用廠房，雖然也夠整潔，但是跟車站和倉庫相比就顯得有些蹩腳。

沙德勒沿下坡路慢慢向市區蹓躂，幾乎走了一半路程他才發覺頭頂上是碧藍的天空，後上方艷陽高高照耀着，而且天空飄浮了片片的高積雲。

當然這些都是人爲的氣象裝設，不過製作得頗爲逼眞，以致沙德勒有身臨其境之感。他暫時

忘却此時正是月面的子夜。他朝人工製成的天空幻景仔細端詳，覺得看不出半點破綻。現在他才明瞭何以月球各城市堅持建造價格仰貴的大圓球天頂建築物，而不像天文臺那樣採用穴居式的地下室建築。

在中央城漫遊的人不會迷失路途。一共七座巨大圓球天頂建築。一律是輻射狀的市街加上同心圈的環狀連絡路，只有一座第五號圓頂建築是例外。第五號容納了工業生產設施，內中等於一座龐大工廠。當然沙德勒這一次沒有打算去參觀月球工廠。

他隨心所欲地四處蹓躂，只打算『接觸』一下這個月球城市的情調，因爲他知道想要在這麼短的時間摸清楚這麼大的市區是難以辦到的。他來到中央城就有一種感覺—這是一個有個性的城市。世上有些城市具有個性，有些却缺乏個性，人們無法道出何以如此。沙德勒覺得奇怪的是，縱然一切依靠人爲的虛飾與裝設，中央城居然保有其獨特的性格。從中央城他連想到地球上許多稟賦獨異的名城……

市街很狹窄，前三輪式敞篷車以時速不到三十公里的速度在各條馬路上行駛，車輛以載貨爲主，很少搭乘客人。轉了相當久，沙德勒這才發現有一環形地下車與其餘六座大圓球天頂建築相連，而且貫穿各建築的中心部位。這地下車實際上由輸送帶機構精工改裝而成。如果不湊巧你或許不停地越過另一座圓球天頂建築，不過整個繞一圈，地下車也不過五分鐘光景，總有第二次如願停在想去的建築物的機會。

第一號圓球天頂建築為月球補給品倉儲中心，也是百貨滙集的市場所在地。高級管理師與技師、工程師大都住在此地。每人有一幢專用宿舍。住宅區每家均有一塊小小天井，屋頂花園裏培養着由地球移植的花卉，由於月心引力較低的緣故，那一株株亭亭玉立的樹木，都長得非常之高。沙德勒睜大眼睛尋覓月球花卉，却一無所見。他不知道月球市政當局以嚴峻條例禁止私自挾帶土生植物進入圓球天頂住宅區。由於此地富氧的人造空氣容易刺激植物生長，往往會迅速凋謝，而遺留下來的硫黃質有機殘骸會散佈一股惡臭在空氣中，久久難以清除。

來自地球的外路人大都在此處碰頭。沙德勒已經在月球躭了八天，看到那些新來乍到的土包子不禁要發出輕蔑的眼光。許多土包子一進城就租上一具壓重的鉛帶，攏在腰際，他們認為這是新重力環境的最佳裝備。在天文臺有人及時向他提過警告，拆穿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讕言，所以他進城後就沒有上當，也不必破費這筆冤枉租錢。如果在你腰際墜上一根壓重量的鉛帶，當你漫不經心提步行動時，不容易從地上悠悠地飄盪起來。這一層並沒有錯。但是「重量」與「慣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名詞，這一點懂得的人就不多。當你在月面開始邁步的時候，或者走得好好的，想突然止步時，身上纏着一條一百公斤的鉛腰帶雖然只有十六公斤重，但是所生的動力慣性却與在地面上的一百公斤相等。

沙德勒不時推開不算多的顧客在各家店舖中瀏覽貨色。有時也碰見天文臺的職員。其中有不少用一週間強迫禁足積蓄來的錢買了大包小包的東西。職員中比較年青的，男的女的都有，在此

地常有異性作伴，沙德勒領悟出天文臺縱然樣樣可以自足自給，有些同仁寧願到中央城來結識朋友以便換換口味。

警鐘似的鈴鐺一連響了三起。沙德勒並未留心。他向四週略為巡視，未曾發覺鈴聲來自何方。起初路人也將鈴聲置之不理，不管是甚麼意義。後來他看見街上的人漸漸稀疏起來——而天上也變為烏雲密佈。

烏雲遮住了太陽。黝黑而且邊沿參差不齊的大塊烏雲壓在天頂，只由縫隙中滲出一道陽光。沙德勒對於人造雷雨的上演覺得十分欣賞。他認為摹擬技術無懈可擊。天頂以內沛然下雨，除了人為方法以外還會有甚麼來源呢？雷雨造得非常逼真。當雨點開始落下來的時候，他毫不猶豫，拔腿就跑，到店舖中去避雨。街上雖然還有行人，他曉得人造雨的設計者一定樣樣做得認真，絲毫不會馬虎的。

天空開始閃電，第一陣豪雨下得很起勁。屋簷的咖啡座擠滿了避雨的人群。沙德勒在家鄉遇見雷雨時總喜歡計算從打閃到打雷之間的時間，藉以推測雷電發生有多遠。這一次他照樣計數。他數到六秒鐘，意思說雷電發生在兩公里以外。這麼說這次雷電的央源應位於圓球天頂外兩公里處的太空中。哦，這未免迹近吹毛求疵，我們總應該容許人家有發揮才智的機會。

雨勢越下越大，閃電連續不已。街上流水潺潺，沙德勒頭一次發覺屋頂的漏簷發揮了預定的功能。如果他一到中央城就看見屋簷，他一定對這種設施一笑置之。到達月球的人，最好不要輕

牽涉任何事物。事情有時會走樣。你最好免開尊口，不必妄自疑問：「這玩意兒幹甚麼用的？它在月球上管甚麼用？它像我想的一個樣嗎？」他受了不小的教訓，不盡仔細想了一想，中央城的店舖每家屋簷都裝了角漏。角簷在這裏眞是稀奇，和雲橇不相上下。可能這玩意兒——

沙德勒轉過臉來請敎身旁的一位先生，那人帶着莫大的興趣觀賞這一陣大雷雨。

「對不起，」他問道：「你們這兒多久下一雨？」

「差不多一日兩次—我指月球的日子。」那位先生據實相告，「雷雨以前幾個鐘頭總要預告一次，好讓大家事先有數，以免影響生意。」

「我不是尋根究底的人，」沙德勒欲蓋彌彰地繼續探詢說：「不過我看得出，爲呼風喚雨，你們費了這麼多麻煩。我想知道這一切有其需要嗎？」

「也許夠麻煩，但是我們喜歡這樣做。我們一定要有雨，請記住，好讓城市冲刷乾淨並且可以去掉塵土。因此我們就正正經經辦這件事情。」

不久從雲層中顯出雙重的彩虹，光耀炫目，使沙德勒確信這位先生講的是實話。行人道上只零星滴落少許雨點，雷聲萎遁成爲遠方的隱約詬誶。人造雷雨已經雨過天靑，中央城依然閃灼着水珠亮光的市街，再度恢復熙熙攘攘的老樣。

沙德勒仍然躭在咖啡館裏用膳，費了一番口舌才以較市價略低的匯兌率將口袋中的星際銀行鈔票換成月球通用貨幣。這一頓大餐吃得很過癮，這倒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每一道西菜想必是

海藻箱或者發酵櫃中人工合成或生長出來的產物。不過樣樣經過大司務精心的調製。沙德勒兀自遐思，地球上的毛病，在於粗製濫造食物，並不多費心機。吃不吃隨你的便。在月球，恰恰相反，食物的來處不易，所以要精心製作。每一道菜從頭經過細心設計，然後按步就班使它達到色、香、味俱佳的境地。他們的烹調和適才表演的人造雷雨一樣時按一定計劃精心闢劃，認眞演出的

……

到了出去活動一下的時候。最後一班郵政火箭將在兩小時內啟程。如果塌了這一班，他的太太，珍妮，要在地球上多等一星期才收到這一封家書。她已經記罣他夠久的了。

他從衣袋中掏出尚未封口的信封，再從頭閱讀一遍，看看有沒有要修飾的地方：

『珍妮吾愛：

但願能讓你知道我身在何處，但是上級不准我告訴你。不是我要出差的，他們選定由我擔任這一次特遣工作，而我也只好盡力做好這件事情。我的身體頑健如前，雖然我們無法在一起，只要你照我講的，寄信到我們第一號郵箱，早晚我會收得到的。

今年的結婚週年紀念日我不在家使我非常懊惱。但是你要曉得我是吃公家糧食的人，在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我想你大概已經收到我送你的那份禮品了——同時希望你喜歡它！我選了很久才看中那個項鍊，至於花了多少錢買來的，我要暫時保持祕密。

愛妻，你想我想得好苦吧？上帝作證，我巴不得能夠飛回家園來。當我出差離家時我知道你

很難受而且也很光火。但是我希望得到你的諒解，並且明瞭我無法告訴你實情的苦衷。當然你知道我掛念小彼得，不亞於掛念你自己。務請對我有信心，不要以爲我離開你們出差是出乎一片私心，或者因爲我不愛你才忍心丟下家這末久。其實我是有許多正當理由的，總有一天我會一五一十講給你聽。

再叮嚀一句，千萬不可胡思亂想，要有耐心。你知道情勢許可時我會立即返家的。我可以向你作如下的承諾——我回家以後我們就一定照從前的計劃辦事。

愛人，我對你的愛永遠不變——切勿猜疑。我擔任的是一樁艱難的工作，你對我的信賴是使我勇敢邁進的原動力量所在……』

他仔細重看這封信一遍，不是以作者的眼光而是以檢視陌生人的家書來看它。信中有否洩露機密？他認爲不至於如此。信寫得有點輕佻，可是其中並未觸及他目前工作的地點或者工作的性質。

他封好了信封，不過沒有寫收信人的地址與姓名。然後他做了一樁幾乎違背誓言的事。他把家書放進另外一個較大的信封中，大信封上寫明寄至華府他的律師喬治先生處，內中夾了一張便箋：

『親愛的喬治』，便箋上面是這麼寫的，『發覺目前我身在此處，吾兄一定頗爲驚詫。我沒有告訴內人我出差的地點，同時我也不願意讓她替我擔心。因此特煩吾兄代爲弟在家書信封上寫

明敝址，並就近付郵。請代爲保密弟目前之工作處所。終有一日弟將向兄當面解釋一切的。謝謝。』

喬治律師會猜出事情的眞相的，不過他能像其他中央情報署的同仁一樣嚴守個人的祕密。沙德勒認爲要想使這一封家書安安穩穩遞到愛妻手中，而且不願使自己或者讓珍妮神不守舍，這是一個好主意。

他打聽最近的郵筒在哪裏，在中央城一位陌生客想找到寄信的郵筒頗不容易。他果然找到一個，把家信投進郵筒。再隔幾個鐘點這封信就要啟程遄返地球，明天這個時候大約可以遞到珍妮的手中。他只有祈求的份，祈求他能夠充分諒解——或者，她縱然不能瞭解，也可以暫時容忍直到夫妻團圓時再算賬。

郵筒旁邊有一只書報攤，沙德勒付出零錢買了一份當天的『中央新聞』。下一趟駛往柏拉圖天文臺的公用單軌車還有幾小時才開車，如果市內有甚麼值得一看的活動，報紙上的地方版上一定可以找得到。

新聞的要聞版佔了極小的篇幅，沙德勒納悶一定遭遇了當局的強力檢查。單單瀏覽頭條新聞，誰也想不到目前的局勢已經嚴重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必須要仔細閱讀才能從字裏行間找到眞正要緊的消息。舉一個例，那天的第二版靠底欄報導一則新聞，說是一艘由地球前往星際的定期太空船到達火星後被當局扣留，理由冠冕堂皇得很：進行免疫檢驗與隔離。太空船的旅客一律禁止

在原船不准上岸。另外一艘太空船本來要從金星返航的，也不准起飛。沙德勒心裏有數，這些衞生與醫務上的堂皇理由都是遁詞，眞正的原因在於星際政治。因爲星際邦聯已經採取強硬的態度。

中央新聞的第四版上刊登一則耐人尋味的小消息。有一組在木星軌道上某一小游星上進行探礦的地球科學家被木星當局所拘留，說他們違反了太空安全守則。沙德勒曉得這是瞎話。不但控告的罪狀是遁辭，探礦科學家也未必是眞貨。中央情報署一定有幾位情報員暫時無法從事指定的工作。

該報有一篇社論刊在第二版的中間，對於當前的世局倒也講了一些眞話。執筆者相信是非自有公論，將來一定是有理的一方獲勝。沙德勒對於普通百姓的公論不感興趣，連忙翻閱地方版。

不論寄身何處，人類社會的公衆關係大致相彷彿。有一些小廣告刊載出生嬰兒，火葬訃文。（在這裏的火葬者自然要把磷和硝酸鹽妥加保存。）乃至結婚，仳離，遷居，控告鄰人，派對時地等等。也有讀者來函，志願變換工作崗位，舉行抗議集會時地，意外事件等訊息。……是的，林林總總的新聞花絮跟地球上的地方新聞版一模一樣。看完地方版，沙德勒不禁有些沮喪。人類造費偌大精力與資源，開拓了太空殖民地，到頭來眞是何苦來哉？他們在老家生老病死好了，又何苦費了這麼多投資開闢同樣嚕嗦的一個新世界。

沙德勒在自我埋怨，是這份工作使你疑神疑鬼。讓咱們看看娛樂版上面都有些甚麼名堂。

第四號圓頂建築有一場網球錦標比賽，値得一看。可惜他已經錯過了開賽的時間。有人告訴他，此地用的網球質量與大小跟地球上玩的大致相埒。不同之處，這兒的網球鑽了許多蜂窠狀的小孔，藉以增大阻力，好使擊球的距離不致太遠。要是不用這種改良的措施，球員一記兇猛發球可能從圓天頂的這一端飛到另一端。縱然如此，這兒網球跳動的軌迹非常怪誕，如果你在地球是位網球迷，在此地上場不使你身心疲憊才怪哩。因爲月球的引力場不一樣的緣故。

第三號圓頂建築展出一項觀光南美洲亞馬遜河的幻境，遊客事先應允，可以享受到蚊蚋的刺戳。沙德勒是位剛從地球來的客人，不打算這麼快就回家。何況，剛才在街上邂逅到那一幕逼眞的人造雷雨已經使他領悟到幻境表演是怎末一回事。他想亞馬遜河的遊程天約也是用寬銀幕幻燈機和電源等道具搞出來的玩意兒。

最後他看中第二號圓頂建築中的健身館，特別嚮往那裏的游泳池，亟欲藉着幾次高臺跳水一顯身手。中央城的健身館是天文臺職員們休假時的好去處。在月球上的公務員由於缺乏運動機會，肌肉易於萎縮。不論是誰，只要去月球躭擱兩、三個星期，回家時體重減輕是他的顯著變異。沙德勒一心想去健身館玩玩，因爲他想嚐嚐地球上無法冒險的高空跳水滋味。你躍出跳板第一秒就降落五公尺，在撞及水面的俄頃獲致的動能遠較在地球上跳水爲大。

第二號圓頂建築位於中央城的另一端。爲了養精蓄銳從事運動運見，他搭乘了地下車。可是他錯過了使客人下月臺的慢速期間，只好在第三號圓頂建築站下車，再爬上地面，沿連接隧道走

向目的地。他按了電門，通過幾道自動門。如果兩邊的氣壓差別過大，自動門就會自行密閉。

進入健身館，發現半數以上的天文臺人員在場內從事某項運動。光譜科科長莫洛伯博士在做划船練習，一面朝一部記錄盯視，注意他已經划動的槳數。總工程師按照說明書的規定正雙目緊閉站在一部紫外線機器面前晒太陽，希望把皮膚晒得黃黃的。醫務室一位外科醫生正以全付膂力出拳攻擊一只沙包袋。沙德勒心裏想這位仁兄拳擊技術可觀，千萬不可在拳壇上跟他碰面。有一位面貌猙獰的老兄在練習舉重，沙德勒想這一位大概是設施修護處的職員。當時那人準備抓舉一噸重的重量。雖然說此地重力較地球爲輕，抓舉兩千磅的重量仍然非常之難。

其餘的人都泡在游泳池裏。沙德勒不久也參與其中。起初他不知道在月球上游水究竟有何不同，不久也就發現跟在地球上游泳實質上並無不同。而且實際上完全一樣，不同之點，由於引力較少關係，僅在於水浪異常之高，而且波濤掠過池面異常的迂緩。

只要不做出風頭的嘗試，沙德勒發覺跳水也跟平常差不多。從跳板緩緩入水時，諦視周圍所熟悉的環境的確樂在其中。後來沙德勒發下狠心試了一次花式跳水。他從五公尺高一個觔斗翻下去。其實，也不過像在地球上自不足一公尺高往水池裏跳而已……

不幸他算錯了墜落的時機，半個圈子轉得太多－或是太少。那一次跳水他以肩胛領先撞入水面，發出莫大的水花四迸，而且響聲非常之大。他這才知道如果技術差勁，雖然不算高，也夠人受的。爬上池邊他以微跛的步子走開，肩上非常痛疼好似被人剝了皮。等稍微復蘇一點，沙德勒

決意就此罷手，游泳池還是留給青年朋友去玩吧。

他在健身館經過一番鍛鍊以後，自然而然跟着莫洛伯以及其餘的熟人一同步上歸途。雖然十分疲乏，他覺得又上了一課月球的公餘活動。當單軌車駛離中央城月臺時，沙德勒舒適地靠坐在席位上，看見自動門一道一道地先後密閉。中央城藍天白雲的人造幻景暫告消失，取而代之是月球之夜枯荒的本來面目。地球高掛在天際，像幾個鐘頭以前他見到時一樣。他向外張望，想尋覓那顆光芒萬丈的巨蛇座新星，可是不見踪影，後來他才憶起，在這種高緯度，巨蛇座被月球的北邊所遮蔽。

黝黑的圓頂建築先後沉落到地平線以下。當他看不見中央城的圓頂建築物時，心頭無端湧起一股莫名的離愁。費了偌大精力與資源才建設了這麼一處抵制大自然力量的好去處——但是如果面對憤怒的人類，它們又是多麼不堪一擊啊！

七

一輛月面履帶車載着兩位研究員正向柏拉圖平原迤南的邊緣疾進。研究員賈梅生告訴同伴說：「惠勒兄，我仍然覺得等大老板回來聽到這一件事，一定要吵得天翻地覆的。」

「他爲甚麼要吵鬧？」同伴惠勒不表同意說：「大老板回到天文臺有足夠的公事要使他傷腦筋，那裏有閑情找我們的煩麻。何況，這次出來，我們是自備燃料，不花公家一文錢。所以，老

兄，還是盡情享受郊遊的樂趣，不必窮嘀咕。我提醒你，今天輪到咱們休假，如果你忘記的話。」

賈梅生並未答腔。他擔任月面履帶車的駕駛員，正凝神注意路面的狀況——假若能夠稱之爲路面的話。從塵土表層上偶爾呈現的車轍，可以想像以前也有車輛駛過。不過爲數無多。月球上沒有風霜雨雪，所以這種車轍可能會萬古常存。路面上沿途並無任何公路標誌牌。只偶爾遇着揭示牌大書：「留神——前面有斷崖！」或者：「距緊急加油站——十公里！」

月球表面的長途運輸工具共有兩種。其一爲月面單軌車，在各大城市之間行駛高速度班車。這種舒適的單軌公用車路線有限。由於造價昂貴，也不會大事擴建。如想去月面從事比較短程的探勘，只有利用以渦輪爲動力的履帶車，暱稱爲 CAT 的小貓車。這是一種履帶拖曳車輛，將 "Caterpillar" 縮取三個字母的字頭就成了「小貓車」(Cats)。實際小貓車是裝在鼓脹輪胎座上的袖珍太空船，可以在月球坎坷不平的表面到處運動。在平坦的地區小貓車能以時速一〇〇公里的速度輕快疾駛。不過通常每點鐘能行駛五十公里就很不錯了。月球吸力較低，小貓車的輪距又可以調整得很寬，所以它能夠輕而易舉地攀登極徒的坡崖。憑藉車上裝備的鋼索絞盤，必要時它可以自力攀登直立狀的絕壁懸岩。工作人員曾經乘巨型小貓車外出探勘，一去好幾個星期，並不感覺十分艱苦。大部月球表面幾乎已由探礦人駕駛小貓車探勘過。賈梅生的駕車技術至爲熟練，而且也很熟悉路途。可是出發後第一小時以內，側座上的惠勒一直在提心吊膽狀態之中。初在月面旅行的生手，對於四十五度斜坡上愜意行車總是感覺不大放心。幸虧惠勒沒有乘車馳騁的經驗，換一個老資格，見到賈梅生非正宗的駕車技術，不給他嚇暈了頭才怪哩。

同事們暗地會議論紛紛，何以賈梅生會成爲這樣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快車能手。他平時從事例行研究工作時，非常小心謹愼，除非確知這樁事會有甚麼樣的後果，他決不輕易動手去做。沒有人見過他發過脾氣，或者十分激動過。也有人以爲賈梅生是個懶鬼，不過那實在是寃枉了好人。賈梅生有時爲進行某種研究費勁地用目力觀察賡續達數星期之久，直到獲至無法推翻的成果而後已——其後，他也可能束之高閣，要隔兩三個月才去再瞄上一眼。

可是一旦坐上小貓車的駕駛座，這位秉性溫和，文質彬彬的天文學工作者就變成拚命的開快車能手。賈梅生是月球北半球月面車双人賽速行車的非正式記錄保持人。其實這是有它深厚的心理背景的，甚至於連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中的隱祕。賈梅生從小就渴望成爲太空船的駕駛員，由於心藏未通過體檢標準，以致他的希望變成了泡影。

當太陽光以適當傾角投射時，從太空或者從地球上用望遠鏡眺望柏拉圖平原的周邊山巒的確是一幅令人驚心動魄的壁障。可是實際上這一圈壁障最多只有一公里的高度。只要選擇許多險道中的一條通道，從圓坑口進入風暴海平原就一點也不困難。賈梅生花費不到一個鐘頭就駛離壁障山區，雖然惠勒原先以爲還要多費一些時間。

兩個人駛抵一處可以俯瞰平原的高臺地暫時煞住月面車。正前方一峯高聳，像一個巨大金字

塔的就是有名的陸標壁戈峯（Summit of Pico）。在它的右方不遠處，連綿往低窪處沉落的是騰乃飛山脈（Teneriffe Mountains），眺望這一帶起伏而猙獰的峯巒使人不寒而慄。那些峯巒從來沒有人去探過險，主要因爲沒有人有這份閒情。清徹晶瑩的地球光照着峯巔呈現出奇異的藍裡帶綠的色澤，這種顏色和白天的情況形成怪誕的對比。大白天在烈日普照下，漂了白的山峯成爲黑白分明的美景。

當賈梅生坐在位子上輕鬆地觀賞景象之際，惠勒取出一具高倍數双目鏡向這一地區仔細搜索。看了十分鐘，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事物而放下了双目鏡。他一點也不失望，因爲那艘不定期火箭船着陸地點遠在地平線的下方。

「我們走吧，」惠勒催促着說：「要不了兩個鐘頭就可以開到壁戈山，然後我們在那邊停車用膳。」

「吃了飯又怎樣呢？」賈梅生心悅誠服地發問。

「如果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異狀，就像出來遊蕩的學童，只好乖乖回家。」

「好罷——不過從這裡開始，旅途就顯得非常崎嶇難行。我想不會有一打以上的月面車走過這一條路。讓你高興一下，我們的月面車是其中之一。」

賈梅生輕輕鬆鬆使月面車向前行駛。車子小心翼翼掠過一處巨大岩石堆的邊緣，那些破裂的月岩已經在此地堆積了億萬年之久。這種岩石堆極端的危險，稍微一點鬆動就可使其因緩慢運動

而造成山崩，把目前的一切統統埋到地底。賈梅生開車雖然莽撞，遇到這種地方倒也粗中有細。他十分穩健地從坡道的寬濶處緩緩通過。換一個沒有經驗的駕駛員一定不假思索靠緊坡道的根部興緻冲冲行車，十次中的九次車輛可能安然通過。賈梅生見過第十次出過甚麼事。一旦碎土與灰塵發生山崩就會淹沒整個月面車，那時沒有方法可以挽救人與車脫險，因爲救災行動必然引起後續的山崩。

當小貓車順柏拉圖火山口的環形邊緣向低窪地區行進時，惠勒覺得混身不對勁。說也奇怪，向外走坡度比攀上環形山邊緣要淺得多。惠勒以爲這一段的旅程應該鬆快些。他沒料到賈梅生利用淺坡增加行車速度，以致小貓車胡亂地顛簸起來。惠勒只好退到車廂後面去，以至駕駛員有好久沒有見利他的同伴乘客，乘客再度到前座時，帶着一肚皮怨憤說：「誰也沒警告過我，坐這撈什子小貓也會暈車的。」

外面的景物有點令人失望，在月面的低窪處說來也就乏善可陳。天邊逼在眼前，頂多兩、三公里遠。抬頭就看見地平線，使人有一種關了禁閉的感覺。你侷促在這麼狹小的岩石天地間，如同囚在一個石造的小圈子當中。爲了打破囚禁的幻覺，人們學會緩緩行車，藉以避免掉進那神祕的天邊。

賈梅生按照一般慣例慢慢開車，足足走了兩個鐘頭，他們穩穩地前進直到發現壁戈山的三個寶塔狀山峯矗立在正前方的天際。當初有一個環形山與柏拉圖火山口併立。這個環形山的邊緣由

陡峻的山嶺所組成。後來風暴海的火山熔漿侵蝕了直徑約爲一五〇公里的邊緣山嶺，經過若干世紀的吞噬，如今只剩下壁戈三峯孑然獨存，孤寂地聳峙在這一地區。

兩位遊客在此地停車打尖。他們取出幾個食物包，又用壓力壺燒一點咖啡。月球生活有一樁使人乏味的事，那就是無法調製滾燙的熱飲。在人爲的低壓而富氧的藏身處所，加熱到攝氏七十五度，水就沸騰了。漸漸地人們也就慣於喝不太熱的飲料。

塡飽肚皮，清除了食物碎屑，賈梅生故意探問同伴道：「惠勒兄，你仍然想要一探究竟麼？」

「只要你認爲路途平安，我們就往下去。那壁戈三峯從這兒看起來非常的險徒。」

「你照我關照的做，就平安穩當。我不知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穿了太空衣害病起來，最爲難受。」

「我現在好多了，」惠勒一本正經答說。後來他想起一個問題，便探詢道：「到底我們這一趟可以在外面停留多久？」

「啊，躭兩個鐘頭沒有問題。最多四個小時。有甚麼值得研究的，你現在就着手辦吧。」

「這一會兒，我不要爲那種事煩神。」惠勒給同伴碰個釘子，然後蜷縮在小貓車的後部。

已經來到月球半年多，惠勒只穿過十一、十二次太空衣，而且多半是在緊急情況演習時着用的。在天文臺當研究員的人，大多數時間困居斗室從事觀察與記錄，無須進入眞空的情境中。他們使用的儀器設備均能施行遠方遙空，更無須親手操作。不過這一次外出冒險，惠勒對於太空衣情境也還在行，他處處小心翼翼，認爲總比粗心莽撞要安全許多。

他們經由地球臺的接轉，用無線電叫通基地總機。報告小貓車目前的位置以及此行的企圖，而後互相調整機器的接收效率。先由賈梅生繼以惠勒，按無線電視現場通話的檢查規定呼叫口訣歌：「A是航空公司 (Airlines) 的A，B是電池 (Batteries) 的B，C是接轉器(Couplings)的C，D是定向環形天線(DF Loop)的D……」。無論誰第一次聽見這種口訣歌，一定覺得很兒戲，但是這已經成爲月球生活規範的一個項目，由於耳濡目染已久，不管誰再聽到它也就見怪不怪了。他們確信所有通訊設備完好可用以後，就打開氣閘門，從小貓車出來，踏上了佈滿厚實月塵的平原表面。

壁戈山，一如月面的其他山嶺，從遠處近望覺得山勢猙獰有若崔嵬，可是近貌並不那麼魁偉。當然免不了有幾個直立的懸崖絕壁，但是總可以設法規避，要繞點路無須向上攀大過四十五度的斜坡就可以攀登絕頂。由於只有地心引力六分之一的低重力，攀越這一徒坡並不辛苦，雖然是全身穿戴了太空裝的登山者。

惠勒並未吃過這種辛苦，走了半個鐘頭早已混身是汗，氣喘如牛。水氣沾濕了面罩的玻璃質纖維，他只好從眼角向外界張望，視界頗不清晰。可是他性情非常執拗，不願意籲請同伴把步幅改小些。直到賈梅生提議歇歇腳，惠勒才有如釋重負之感。

他們已經登到離平原一公里的高處，向北方縱目眺望至少可以看到五十公里以外。他們遮住

刺眼的陽光開始四下摸索。

不消一會兒他們就找到所蒐尋的目標物。離天邊一半的路程蹲踞了兩具非常龐大的太空貨運火箭船，起落架向外伸張，活像巨大的醜八怪蜘蛛精。兩艘貨運火箭船雖然體積龐大，若與從附近月面突出的部份圓頂古怪建築物相比，又成了小巫見大巫。這些圓頂結構與衆不同，它不是習見的氣壓式構建，因爲比例與習慣各異。它好像一具極爲壯觀的圓球，四分之一埋在地下，四分之三露在月面以上。惠勒拿起特製的双目鏡經過天空面罩向目標觀察，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基地。在圓球的四周人群和各種機械正在緊張地工作着。每隔一陣子，就有一股濃烟直冲天際，然後又迅速地向下墜落。可是在進行某種爆炸工作。他想這又是月球生活的奇景之一。由於低重力關係，自高處墜落的物體，速度差按照地球上的習慣，總感覺特別遲緩。可是下墜的塵土則否——沒有空氣的阻力，灰塵的落下異常迅捷。

賈梅生也用双目鏡仔細觀看，然後向同事探詢道：「唔，好像有人寧願開銷一大筆投資在這裡施工。」

「你想他們幹些甚麼？挖礦吧？」

「可能是的」，同事的措詞很謹愼，「或許他們試圖在現場發掘礦砂，而把壓縮機械存放在圓頂建築中。不過這是我的猜測——說實話，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排場。」

「不管它是甚麼名堂，要不了一個鐘頭我們就可以到達現場。我們開小貓車到那邊看個分明，可好？」

「我就怕你要這樣提議。我不曉得去看看碍不碍事。說不定他們會拘禁我們，不讓我們回去。」

「成天閱讀慄慄小說使你中了毒。一腦袋的星際大戰，好像已經開戰了，而我們兩個就變成了星際間諜。他們憑甚麼拘留我們？柏拉圖天文臺曉得我們的行蹤，假如不放我們回去，總臺長不光火才怪！」

「如果我們眞的出了亂子，總臺長一定大發雷霆，到頭來吃苦的還是咱們兩個。走吧——從這兒下山好走多啦！」

「上山時我又沒有說難走，」惠勒不服氣地抱怨說。他跟在賈梅生背後順坡往下走，走了幾分鐘他心血來潮，起了一個古怪的想法，於是向同事說：「老賈，你想他們會不會偷聽我們講話？假定有人監聽這個頻率——我們講的每一個字他們都會聽得清清楚楚。話說回來，誰教我們使用極爲高週率的頻率呢？」

「誰現在還有這份閑情？除了天文臺，沒有人會監聽這個頻率。由於高山峻嶺阻住進路，老家的朋友們不會收聽我們的對話。聽你的口氣好像做賊心虛似的——有人以爲你又在撒野罵大街了。」

賈梅生在掀同事的創疤。惠勒剛到天文臺報到時，那種土頭土腦的話語曾經是大夥兒取笑的

對象。以後惠勒也就學了乖。原來在地球上兩個人談體已話那份隱私的淸福在月球的人是享受不到的。穿上太空衣的人，任你怎麼輕聲耳語，所有在無線電收聽距離以內的人統統聽得到。

兩個人降到月面，地平線大大縮攏。不過他們已經對準了方向，知道回到小貓車應該朝哪兒走。回到車上，賈梅生不敢造次，頗爲謹愼地駕車，因爲這一地區他從來沒有到過。開了兩個多鐘頭，天邊才冒出那些怪誕的圓頂建築物，爾後矮而肥的貨運火箭船也就一一出現。

惠勒再度搖轉天線對正地球，然後呼叫柏拉圖天文臺報告他們的行踪和發現的東西。沒有得到回音他就掛斷了無線電話。惠勒暗自笑，爲了跟百公里外的天文臺通話，電波需要旅行八十萬公里的路程，這眞有一點傻。但是，除了經由地球轉話而外，在月面上無法進行長距離的通訊，月球的屛障效應，使地波無法越雷池一步。雖說使用長波有時亦可利用月球極稀薄的離子層偶而達到長距離通訊的目的，可是這個方法不大可靠。講究實用，月球通信仍以視線型無線電爲主。

小貓車到達現場以後引起了一陣至爲可笑的騷亂。惠勒心裡覺得好像他們用一根棍子搗亂了一個龐大的蟻穴。不一會兒工夫他們四周聚積了各種機器：包括拖拉機，月面推土機，牽引機，還有神情緊張穿着太空衣的人們。遇到這種忙亂的場面，只好把小貓車熄火停車。

惠勒打趣地說：「不久就要出現交通警員了。」

賈梅生鼓不起輕鬆的興致，告誡同事說：「你不要胡亂開玩笑。事態或許相當嚴重哩。」

「唔，接待委員來了。你念得出他們頭盔上的簡字嗎？SEC. 2，對不對？我琢磨是「第二組」的意思。」「或許是的。不過〃Sec.〃說不定是安全室(Security)的簡字。咳——都是你出的主意。我不過當了汽車伕罷了。」

就在此刻，氣閘門外有人蠻橫地握拳狠敲。賈梅生掀捺啟開門瓣的電鈕，不一會兒「接待組」的委員已經進入車廂，一起解除自己的頭盔面罩，那位委員頭髮斑白，一張生來就心事重重的嘴臉。看來他並不高興接待小貓車載來的兩位賓客。

委員若有所思地向賈梅生和惠勒上下打量，而兩位天文工作者一起以笑臉相迎。委員說：「我們這地方尋常沒有多少訪客。你二位怎麼這麼巧，會闖了進來的？」

惠勒覺得頭一句還好聽，好久他就沒有聽到這種樣子的陳述了。

「我們是柏拉圖天文臺的職員，今天輪到我們休假。這位是賈梅生博士。我叫惠勒。我倆個都是天文物理學工作者。我們曉得你們在這一帶活動多日，所以決定來探訪一個究竟。」

「你們怎麼曉得的？」委員非常嚴厲地質問。他依然未曾通報姓名，這種傲慢態度縱然在老家地球上也是不夠禮貌的，在月球上更屬反常。

惠勒竭力忍耐，和顏悅色說：「也許你聽說過，我們天文臺擁有一兩座聞名遐邇的巨大天文望遠鏡。你們曾經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就我個人的研究工作而言，至少有兩張星球光譜底片被你們火箭的閃光給完全糟蹋掉了。因此如果我們有一點好奇，難道你會責怪我們麼？」

盤詢委員的唇邊顯露出淺淺的笑意，不久也就消失掉了。不過空氣比原先好像融洽了一點點。

「唔，最好跟我到辦公室，咱們稍微查問一下。不會躭擱很久的。」

「恕我冒味，請問從何時起月球有了私家產權的？」

「對不起，這是公事公辦，請跟我來。」

兩位研究員改着太空裝跟隨盤詢委員走出氣閘室小門。雖然生性莽撞，惠勒開始有點擔心思。他這時已經設想了各種令人沮喪的遭遇，包括間諜故事裡面提過的關進斗室，一覺醒來發現四面都是高牆壁等等。

他們走到大圓頂建築廻曲欄上，穿過一扇密合的門，發覺內部是同心球體與外殼形成的夾壁甬道。兩層壁殼全由某種透明塑膠瓦楞板製作而成，技術極爲精緻。甚至地板用的也是同樣材料。

那位不大開腔的帶路人匆匆領他們走過甬道，幾乎是連走帶跳的步伐，生怕他們看得太多似的。越過第二道氣閘門，一行進入建築物的內殼，大家脫掉太空衣裝。

氣閘門的牆壁非常之厚，顯示內殼十分結實。正前方一扇門啟開處流出一股慣聞的怪氣味。兩位天文學家曉得是臭氧的氣息。在附近必然裝有高壓電器設備。雖然不知道搞的甚麼名堂，先記住這個特徵等將來再加以驗證。

氣閘門通往一條很長的甬道，兩邊都是公事房，門上懸着不同號碼和單位名稱，諸如：「技術人員專用」，「備份氧氣」，「應急電源」，「中央控制」等字樣。賈梅生與惠勒無法從這些

名牌探悉實情，最後當他們在「安全室」門口止步時，兩個人才會心地打了一個照面。從賈梅生面上的表情，明白告訴同事，「喔，我早就告訴過你囉！」

停步片刻，門上閃現「請進」字跡，門也自動啟開。裏面是一個普通寫字間，大辦公桌後面端坐了一位面孔嚴肅的中年人。從那張辦公桌的特大號尺碼，無異的對來客表示，咱們這兒有的是錢。兩位天文學家想起自己的小桌子未免感覺自慚形絀。房間的一角有一座設計異常累贅的電傳打字機，靠牆的其餘部位完全擺的資料鋼櫃。

「我說，」安全官發問：「這些都是甚麼人？」

「從柏拉圖天文臺來的兩位天文工作者。他們開月面車來的，我想你或許要見見他們。」

「當然要見，請問姓名？」

接下去是一連串例行盤問，花了一刻鐘工夫。除記錄在卷以外，而且也打無線電話向天文臺取得連絡。

他們的身份終於查核無訛，坐在堂皇辦公桌後面的安全官以困擾的神情朝他們注視。現在他舒展原已密集的抬頭紋，對來客訓話：

「兩位的來臨引起相當的騷擾，我想你們已經是知道的了。本地區是謝絕參觀的地方，否則，早就豎起佈告牌：『禁止入內』。當然，我們有辦法偵測接近的人，雖然像你們這樣公然駕車闖關，以前還沒有發生過。

「好了，你們既已來到了，我想也沒有造成任何損害。諸位可以看得出這裡是政府的施工地區，而且是一處不願向外界聲張的所在。我可以放你們回去，但是我要求兩位做到以下兩件事。」

「甚麼事？」賈梅生疑竇叢生地發問。

「我要你們答應，最好不必向人誇口說到過我們這裡，你的同事們曉得你們到過何處，當然無法保密。只要不再跟——他們談論它，就夠了。」

「這可以辦到。」賈梅生一口答應，「第二呢？」

「假如有人死乞百賴查問你們到過的地方而且對你們小小的冒險特感興趣。就請馬上向上級報告。就是這兩點。我預祝你們平安返回天文臺。」

五分鐘以後他們返回小貓車的座位上，惠勒依然怒火中燒

「大官咱們也見過不少，這個老幾連香烟也沒有敬一枝。」

賈梅生比較心平氣和地說，「我却認爲，這樣輕易地離開是非場所，算我們走運！他們是不好惹的。」

「我倒想知道他們搞的是甚麼名堂。你看像不像開礦？」

「我想一定在開礦。當我駕駛上小丘時，會注意到大圓頂建築的另一面有一座很像鑽井似的機器。不過，胡猜蒙上保密色彩的施工是難以猜準的。」

「除非他們發現某種不喜歡讓星際邦聯知情的事物。」

「果眞如此，我們最好不必妄費腦筋。還不如想想實在的事情吧。咱們從此地往上怎麼個走法？」

「我們仍然堅持既定計劃。或許有相當久不准我們碰這部小貓車了，最好痛痛快快用它一次，我一直有個心願，想從月面看看虹灣究竟是甚麼樣子。」

「虹灣位於此地正東方三百公里以外。」

「對的，可是你自己講的，如果避開山邊，可以從平原照直駛去。我想不消五個小時我們可以去虹灣走一趟。你想休息時可以換我駕車，我已經會開車了。」

「在沒有走過的生路上不行——那樣太危險。這樣吧，我們來一個折衷辦法。我來駕車直到賴普尼斯岬爲止，你可以盡情觀賞虹灣的美景。然後回程走原路，交給你開回家。我提醒你，要照原路走啊！」惠勒高興地同意這個主意。

以後的三個鐘頭他們駕馭小貓車沿騰乃飛山嶺的側翼緩慢駛行，而後斜刺裏超過平原向「筆直峪」疾進。而矗立在平原中的孤獨崖塊，有如月球上的阿爾卑斯山。賈梅生小心翼翼地駕車，他對這種坎坷地形完全陌生，所以不敢兒戲。偶爾他指點出著名的月面名勝地方，而惠勒却翻閱照相圖片冊加以驗證。

在筆直峪迤東十公里處他們停車打尖。

「賈兄，」口中大嚼三明治，惠勒仍然乘間隙冒失地發問，「你對星際邦聯的觀感如何？你在月球是老資格，從前跟他們的人員交往過，而我却沒有機會趕上。」

「是的，我喜歡他們。可惜你到差的時候，最後一批星際人員也撤走了。在我們天文臺他們曾經派來了十一、二個人實地見習望遠鏡的架設技術。他們打算在土星的一個衞星上建造一座直徑一，五〇〇公分的天文望遠鏡。」

「乖乖龍的咚！這個計劃相當嚇人。我一向認為我們裝在月球的望遠鏡離太陽太近了一些。他們的望遠鏡可以避開黃道帶光（譯註：太陽系中以黃道為中心向南北各寬九度的帶，主要行星和月球在這帶內運動，屬於黃道帶的星座計有十二個，謂之十二宮。）以及內行星的其他累贅物。不過且莫離太遠——他們跟你相處時，有沒有表示對地球當局懷有成見的談話？」

「這很難說。他們對我們很友善也夠坦誠。不過當時我們是以科技同行的身分相處，也許大有幫助。如果我們是搞政治的或者是『公務員』，情形也許就兩樣。」

「天罰的，我們也算公務員！天文臺那個稽核特派員沙德勒，前天在談話中還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也是公務員哩！」

「是這樣麼，但是最低限度，我們是科技公務員——這却大有不同。我可以這麼講，他們對地球不滿意之處很多。雖然他們很有禮貌，不願公開的表白自己的意見。尤其是對金屬資源的分配運用，他們深表不滿。我常常聽見他們在發牢騷。他們的主要論點是，為了開發外太空各行星他們遭遇遠較吾人為大的難題。又說地球運用的大量資源，有一半是胡亂糟蹋掉了。」

「你認為那一邊是對的？」

「我也說不出來。想要蒐集所有意見非常困難。不過，地球上有許多人士非常害怕星際邦聯日趨強大，不主張再為他們增加力量。星際邦聯也清楚這一層，總有一天他們制敵機先的先下手為強。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開談判。」

賈梅生把食屑收拾在紙包裡朝垃圾抽屜一丟。向時鐘瞥了一眼，於是把身子一轉返回駕駛座。他對同伴說：「又該啟程了，我們躭擱的時間已經超出預定了」。

從筆直峪他們將航向改為偏向東南，不久天邊就顯出巨大的賴普尼斯岬鼻。小貓車順岬鼻的根部行駛，發現一樁頗為離奇的景象。附近躺了一部月面車的殘骸，旁邊一堆石塊頂上插了一具金屬十字架。月面車似因燃料箱爆炸而肇事，車子型別遠較目前兩位天文學家乘坐者為老舊。惠勒從未見過這種月面車。當時賈梅生告訴他這殘骸留在原地已歷一百多年，惠勒並不感到驚異，他知道縱然再經歷千百萬年，它必定仍是老樣子。

小貓車越過岬鼻，不久虹灣的北牆就呈現在面前。若干年代以前虹灣是一個十分混圓的火山口，四周有滾圓的環形山。它是月球最大的環形山之一。後來使風暴海平原成形的地殼劇變造成的天翻地覆，使南邊半壁環形山全部倒蹋，現在只剩下一個半圓形的虹灣。虹灣的兩端——賴普尼斯岬與海氏岬——遙遙對峙。

當小貓車碾過巨大的斷崖時，惠勒屏息等待，悶聲不響。那些斷崖活像面對地球排隊直立的巨人。從小貓車一邊向外界打出的綠光探照燈，把那些斷崖的本來面目全部顯露出來。那是沒有人攀登過的絕壁，惠勒心裡有數，總有一天人類終將到達它們的巔峯，勝利地眺望虹灣景色。

惠勒不禁憶起小時候依靠一具自造的簡陋望遠鏡第一次瞥見虹灣的往事。那不過是兩塊小凸透鏡裝在馬糞紙圓筒中的玩具——可是當時他興高采烈的享樂遠較今日使用巨型天文望遠鏡獲得的慰藉爲大。

賈梅生將小貓車在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子，在面向西方時突然煞住。車履帶在塵面留下的轍迹斑斑可見。除非將來被車隊的轍迹所淹沒，它將長留在此。

賈梅生告訴同伴，「觀光旅行到此爲止，你從這兒接過去駕車吧，一直等回到柏拉圖平原爲止。然後把我叫醒，讓我開那邊的山路。好，晚安。」

惠勒於是對正塵面的轍迹，開始步上駛往柏拉圖平原的歸途。

八

沙德勒鼓起勇氣敲敲總臺長辦公室的房門，心裡想總要過這一關的，所謂「醜媳婦遲早要見公婆面。」自從在柏拉圖天文臺報到以後，他的確是夙夜匪懈地努力從公。不過幹他這一行，難免在不知不覺當中得罪了人。知道都是誰在大老板面前告他的狀，這倒是滿有趣的……

總臺長麥古林教授是個五短身材，沙德勒的直覺印象恐怕是有生以來遇見過的最最渺小人物。就因爲身體矮小，有些人因爲小覷了他而抱憾終身。沙德勒是見過世面的人，不會犯這種錯誤。越是個子小，越是雄心萬丈。歷史上所以小個子「大獨裁者」人才輩出，像拿破崙，像希特勒……其故在此。就各方面而論，總臺長麥古林確是月球上響璫璫的人物。

總臺長從那張一塵不染的光板大辦公桌桌面上定神端詳沙德勒。偌大的辦公桌，除去附帶發音筒的通信廊板以外連一本速記拍紙簿也沒有放。沙德勒早已耳聞麥古林全部電子化的行政管理方式。他見到備忘錄和記事簿就討厭。柏拉圖天文臺的日常公務，完全依靠口述命令辦事。當然，部屬自然要準備好記事本和計劃報告等等。總臺長只憑一按電鈕下達命令。他的一言半語全部用錄音器記錄在檔，所以樣樣公務均能順利推行，毫無滯碍。若是有人說：「報告總臺長——不過，你沒有這麼吩咐過。」他就馬上找出錄音帶放給你聽。有這麼一個謠傳——不過，沙德勒推測可能是人家惡意的中傷——說是總臺長可能事後擦掉錄音帶私自變更記錄。當然這種攻擊是再也無法找到物證的。

麥古林朝屋內唯一的椅子比劃一下，在沙德勒尚未落座之前就滔滔地講開來了。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誰出的高明主意，」總臺長麥古林言下有些悻悻然，「但是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你奉命來我這裡公幹。要是事先給我一個訊息，我一定擋駕延緩你的行程。其實我是最講究工作效率的管理人，不過目前是多事之秋。在我看來我們天文臺的工作人員忙着觀察巨蛇座

新星的衰變情形還來不及哩，哪有工夫解釋工作給你聽！」

「麥古林教授，對於未曾事先讓你知道我要來，本人也覺得抱憾，」沙德勒答說：「我只能這樣推測，派我來此地出差，大約是在您返回地球述職的途中達成的安排。」其實上級是故意這樣的安排的，沙德勒心裡想，如果麥古林知道實情，不知作何感想。「我知道對您的部屬而言，我處處給他們不少麻煩。不過他們都在盡力協助我，所以我毫無怨尤。說實在的，我倒覺得跟他們相處，彼此之間滿不錯哩。」

麥古林蓄意用手撫弄他的下巴。沙德勒這才留心到他一双美好的小手，那跟小孩子的差不多大。

「你計劃在此地還要耽擱多久？」總局長率直地問。沙德勒彆扭地自忖，這位先生是不管別人如何感受的。

「這倒難講——我所稽核的業務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我可以向您報告的是，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開始檢查你們的科學研究單位，這對我講也是最感頭痛的部份。我已經看過的僅限於行政部門和技術勤務部門。」

這一番解釋似未收到取悅麥古林的效果。此際，那位總臺長活像一座內壓增大卽將冒出熔漿的活火山。沙德勒曉得事機緊迫，只有一個辦法可想，於是就迅速付諸行動。

沙德勒走到房門口，迅雷似地啓開房門，向門外略微張望，而後又把門關好。這一戲劇化的

小動作使總臺長看得屏息無語，同時沙德勒又去到大辦公桌面前粗鹵地關掉通訊廊板上的電門。

「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心，」他告訴總臺長，「本來我打算避免這樣做的，既然您十分地堅持，那我只得應命了。或許你還沒有機會見識過這種識別卡吧？」

從來沒有類似經驗的總臺長在喘息未定的情形下，只好矚目於沙德勒手裡拿着的一張銀白色小小塑膠卡。沒有多久，卡片上顯出一張沙德勒的半身像片，小銀幕上同時打出幾行字幕，不久，相片和字幕同時消失。

總臺長緩了一口氣才虛心地發問，「那麼，『中央情報廳』又是甚麼機關呢？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不干您的事，所以用不着您煩神，」沙德勒答說：「那是成立不久的一個機構，列入極秘密等級。我想說明的是，我的眞正使命和公開的任務並不符合。說句老實話，貴機關工作效率究竟如何我委實不感興趣，而且同事們所表現的意見認爲將科學研究置於成本會計的稽核項下是講不通的，對於這種意見我也有同感。但是，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您說是不是？」

「講出來吧。」麥古林正襟危坐地吩咐說。

沙德勒有至高無上之感。一個人不可以過度目空一切……

「我是來捉人的，一個間諜。」他坦然道出底蘊。

「這話當眞麼？別忘了現在是二十二世紀呀！」

「我完全是一本正經講話，而且我要叮嚀一句，我們現在的談話不可對任何人講，包括您的機要秘書華乃爾在內。」

「我簡直不敢相信，」麥古林嗤之以鼻說：「我的屬下竟會有人幹間諜。這個念頭荒唐已極。」

「間諜總是有的，」沙德勒耐性地解釋說：「縱然我們否定它，仍然無補於實際。」

「退一步講，就算這種控訴有一點點影子，你推測那間諜可能是誰呢？」

「縱然有，恐怕在目前這一階段我也不能向你透露。不過我要對您非常地坦白，我們並沒有把握認定您的部屬當中藏有外來的間諜——我們採取這樣的措施無非根據一種模糊不明的暗示，是我們在此地一位線民提供的。但是月球的確發生了安全上的漏洞，我的工作就是要尋覓漏洞的所在。您現在可以瞭解爲何我這人總喜歡這樣地問三問四吧。我竭力使我們所採取的調查行動不露痕跡，樣樣合情合理，我想到目下總臺上的每位同仁對我也漸漸習慣了。我只有希望在逃的這位X先生，如果眞的有這麼一位仁兄的話，也把我當成眞正的稽核特派員。順便一提，剛才我向您請教有誰在您面前說我的壞話，原因就在此。我相信總有個把人在您跟前告過我。」

總臺長麥古林喉嚨哼唧了一聲，順勢打了一個哈哈，終於俯首屈服。

「樓底下供應庫的司庫任京士埋怨過你躭擱了他不少工夫。」

「那倒有趣。」沙德勒言下頗感迷惘。任京士，庫房的倉儲主任，在他黑名單上並非榜上有

名的人。「說老實話，事情恰恰相反，我在庫房盤桓的時間最短。只要使他認爲我在認眞查賬就夠了。這麼說對於任京士我倒要另眼看待哩。」

麥古林慨嘆地說：「這一套做法對我而言完全是新鮮事。但是就算有人在我這裡把資料洩密給星際邦聯，我看不出來他們如何辦得到。當然，假如一個通訊員有問題，那就另當別論了。」

「問題的關鍵處在此，」沙德勒完全表示同感。他正預備把這樁公案的一般情況向總臺長報告，說不定這位首長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見。對於自己的艱巨任務沙德勒知之甚稔，也清楚工作的困難究在何處。作爲間諜的尅星，他必須全然出於業餘性的身份。唯一使他感到慰藉的是，假想的對手也跟他一樣，想必是以票友身份搞工作。自古以來職業化間諜爲數稀少到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最後一名職業間諜，大約一百多年以前已經作古，從此就成了絕響。

「順便問一聲，」麥古林帶着不相信地嘲笑打趣問道：「您怎未知道我不是間諜呢？」

「我不信。」沙德勒興冲冲說：「幹反情報這一行的，不可一厢情願。不過我們總是盡力而爲。我但願您回地球述職期間，並未遇到甚麼非常不便的地方？」

麥古林莫測高深地瞪大眼睛注視沙某良久。後來他的下巴猝然掉了下來。

「原來你們已經調查調我了！」他生氣地咕嚕着說。

沙德勒只有聳聳肩膀的份兒，

「只有最優秀的工作人員才有甄選擔任此一特派員的機會。說來也頗足自慰，您可以想像得

到，他們賦與我以目前任務以前，我曾經吃了多少苦頭。何況，當初我又不會主動要求出這個差……」

「那麼你究竟對我有甚麼要求呢？」總臺長很不耐煩地發出這一問題。就他這樣地小個子而言，他的嗥聲至爲深沉，雖然沙德勒事先不知情，麥古林果眞要是光火的話，聲音就變了高音階的尖叫。

「當然囉，我請求你如果留意到有甚麼可疑的事，馬上通知我。我也許偶爾地向您討教各種問題，想獲得您的寶貴意見。不過，您在其餘的時間越少理睬我越好，而且繼續把我當做一個累贅。」

「這在我是毫無問題的，」麥古林半帶笑容回答說：「放心，你可以相信我在各方面都是支援你的，最好你所花費的功力到頭來證明是白忙一氣。」

「我也但願是白忙一陣，」沙德勒答說：「我在這兒向你致謝——感謝你的支援！」

沙德勒辭出以後關上房門，吹了一陣口哨。晉見總臺長並接談之後他內心頗感告慰。據他所知本臺工作人員晉見大老板以後沒有人有閑情吹過口哨。於是立刻改成滿臉嚴肅的氣氛通過機要秘書華乃爾的房間，走上主甬道，不料他一頭就撞上了賈梅生和惠勒兩位研究員。

「你晉見大老板了沒有？」惠勒十分關切地探問。「現在他的脾氣怎麼樣？」

「這是我頭一次晉見總臺長，不知道如何測定衡量標準。怎麼回事？看來你們兩位好像逃課

的學童。」

賈梅生答說：「總臺長要找我們談話。我們不知道爲啥，不過他大概已經弄清楚公差期間這邊發生了甚麼事情。剛才他已經向惠勒道賀，恭喜他發現了巨蛇座新星，所以不會爲這件事找人。我恐怕他發覺我們兩個借小貓車出去過一趟這回事。」

「這又有甚麼不對？」

「唔，一般認爲只能用於公務，可是人人這麼做的——只要我們自備燃油，就不算不對。咳，我又說溜了嘴。這麼多同事當中，偏偏你是不應該獲悉個中情形的人。」

沙德勒迅速地擠了一下眉眼，然後弄清楚賈梅生是指他幹的是會計稽核這一項職責而言，這才放下一顆心。

「別煩心，」沙德勒笑着答道：「我不會報告你們擅自駕車出遊的，因爲我也想出去蹓躂，我希望大老板——麥古林教授不至於使你們吃一頓排頭。」

三個人對於總臺長何以突然召見惠賈兩員均有莫測高深之感。照往日慣例，擅自動用小貓車這一罪名沒有甚麼大不了，頂多到華乃爾機要秘書那裏就可以解決了。這次恐怕不這樣方便。

直到五分鐘以前總臺長麥古林一點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要賈梅生親口報告出去耍了一趟究竟發現了甚麼東西。麥古林教授在天文臺有他的一套治事方法。他可以對樣樣事保持接觸，並且能夠騰出充份時間追踪查核事情是否盡如己意。這一點他頗爲沾沾自喜。

進了大老板辦公室，惠勒以自己曾經發現巨蛇座新星的殊勳爲資產，把這一番公餘的郊遊說成像一次偉大的冒險旅行。聽他口氣他們兩人倒像一對全身披掛齊全，駕駛裝甲車向荒野進軍的武士。所搜索的敵人是一頭張牙舞爪威脅着柏拉圖天文臺的恐龍。他並未透露任何要點，這是對他較比好的，因爲總臺長早已知道他們去過甚麼地方。

麥古林聆聽惠勒的陳述，這才發覺淤塞在心頭的一些零星塊壘無師自通地拼湊成一幅整體圖案。地球當局曾經發來一通神秘的電報，命令轉飭所屬員工在今後切勿擅自離開風暴海這一地區。大概這兩個小子明明冒犯過的地方就是隱隱中存在着的禁區。沙德勒要找尋的安全漏洞說不定也是這地區弄出來的皮漏。麥古林仍然覺得他的部屬當中不至於有一位間諜藏身在內。不過他知道眞有間諜的話，也無法被他從表面識破的。

他裝出無動於衷的神情把賈、惠兩位打發走，使兩人帶着莫測高深的疑慮離開總臺長辦公室。然後麥古林沉思在座椅上頗有一段功夫。也許出於巧合，可是樣樣事拼湊在一起，簡直是天衣無縫。假如這兩個人當中有一個存心在尋找情報，他大概找對了路子？還是找的路子不對？眞正間諜難道會這樣明目張膽嗎？他一定知道他的行動必然引起旁人的猜疑的。難道其中有人要兩邊耍耍花槍，認爲沒有人會認眞地猜測這樣的正面攻擊？

感謝主，這不是他分內的事。他以儘快洗脫干係爲妙。麥古林總臺長用手指撳下一只電鈕，對侍從官說：

「請把沙德勒先生找來見我。我還要跟他談一談話。」

九

自從總臺長返回任所以後，沙德勒在天文臺的身價就隱隱地起了蛻變。沙德勒事先預料會發生變化的，雖然自己曾竭力設法防止。剛到天文臺不久，人人對他禮貌地敬而遠之。他一連幾天使出拉攏人群關係的手段才將這一道壁障穿破。同事們開始對他友善，而且有說有笑，他也常到別人的公事房去串門子。可是現在人們後悔當初不該對沙德勒那麼樣拉交情，因此又使他覺得工作難以展開。

他曉得理由何在。自然，沒有人懷疑他躭在天文臺的眞正目的，但是人人發覺大老板回家以後，不但沒有限制沙德勒的活動，反而多少爲他在背後撐起腰來了。在天文臺那種密集大廈的小天地中，謠言傳播跟光速不相上下。天大的機密也難以守口如瓶。一定有人暗中描述沙德勒遠比他的表面職位來得重要。他但願同事們要隔了很久才發覺他到底有多重要：

迄今爲止，他查核的對象一直是天文臺的行政部門。這是政策問題，既然以稽核特派員的身分出現，當然應該從這一方面着手調查。可是天文臺舞臺上的主角本來是各門各類的科學家，不論有多重要，廚司、打字員、會計員、秘書等人總不能喧賓奪主。

果眞天文臺中窩藏着一名星際間諜X先生的話，他必須面臨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通訊。間

諜如果不能夠適時向上級提出報告，再寶貴的情報到他手裡仍然是一文不值。其次，這位X先生不僅要有將情報遞到手中的「眼線」，同時也得有對外界發出的通訊工具。

柏拉圖天文臺實際上只有三條通路跟外界保持連繫。你可以搭乘單軌公用車，或者双人月面小貓車，否則只有徒步。最後一種是無關宏旨的辦法。理論上講，一個人可以在月球表面走上幾公里的路途，把情報暗藏在事先約定的地方，由另外的人伺機攫走。但是這種古怪行徑，容易使人生疑，而且平常定期穿着太空服，只限於修護處的少數人員，要想核查，簡直是易如反掌。幾個氣閘門都有出入人員登記簿，雖然沙德勒也懷疑未必每人遵命辦理登記手續。

乘小貓車外出不失爲一良法，因爲到底其活動半徑要大得多。可是使用這種車輛勢須和同謀者串通，因爲小貓車出去一趟總是乘坐兩個人的——爲了安全的緣故，從來沒有單人駕駛小貓車外出的往例。當然，賈梅生和惠勒兩位研究員上一次擅自駕車外出是一次奇特的例子。目前上級正在追查兩個人私自出外的動機之中，不出數日他應該閱讀到調查報告。不過他二人這種公然出走的行徑，雖然反常，並無起人疑竇之處。

剩下來有問題的只有連接中央城的單軌公用車了。天文臺的員工每兩週總要乘坐單軌車進城一次。中央城可能隱匿着數以百計交換情報的處所。就在此刻想必有不少所謂「觀光客」正在暗中進行搭線工作，並且偷偷考察天文臺職工的私人生活。沙德勒對這些活動苦無對策，頂多打一個小報告列舉常常到中央城玩的員工名單而已。

因此沙德勒對於實際應用的交通工具不打算花費精力。科學家還有一些可以和外界通訊的隱秘手段。舉例說，天文臺的職員可以自己裝配一具無線電發射機，至於藏匿的地方則不勝枚舉。當然官方的監聽電臺在日以繼夜收聽任何可疑的電訊，迄今爲止並無異狀。但是遲早X先生會抽空發出訊息的。

目前沙德勒要查核的輪到天文臺的各種科學研究單位。出差以前他曾經對天文學與物理學課程進行過短期的惡性補習，但是他覺得他就天文臺的技術工作仍然非常陌生，充其量他只知道這些工作的梗概而已。如果幸運的話，他或者可以在他的長長黑名單中，抹去幾位涉嫌人物。

× × ×

他在計算機部門盤桓的時間很短。在長玻璃廊板背後，併排豎立着在沉默中思考的電子計算機器。那些大部頭機器外表十分壯觀，一塵不染。而且，許多小姐不斷地向那些貪得無厭的洞口分送編序卡片或者磁性帶。在相鄰的一間隔音室當中擺放了好幾部電動打字機，以飛快速度在紙條上敲打出密密麻麻的數字行列。計算機組組長梅斯博士，盡量地以深入淺出的語句向沙德勒解釋他們的工作程序——但是其實是在對牛彈琴。這些機器處理的方程式早已越過了初等積分的階梯，諸如求餘弦或者求對數值等方程式無異是幼稚園大班上的課程。他們涉及的數學範疇沙德勒似乎從來沒有聽到過，解出的方程式對他更屬一竅不通。

他覺得已經看到要看的，而且也沒有教他擔心之處，所有重要計算機器均經漆封，而且加鎖

。只有負責維護機器的工程師每月啟封開鎖一次進行正常的檢查工作。他在此地無所事事，於是就踮起腳跟走了出去，猶如一位從國殤堂退出來的朝聖者。他檢查了光學器械製作場。在那裡手藝高強的技工使用老師傅傳授下來幾百年未曾變更的技術，使透鏡成形的曲線密細到幾千萬分之一吋的境地。他看得目瞪口張，可是他也就適可而止不再進一步的調查。他會在跳躍的光波中目覩繞射光柵，而且見到由本身體溫促使玻璃膨脹而造成光線一來一往的瘋狂顫動。爲了建樹人類此一門工藝的最高境界，在此地藝術與科學結成一體。他能在這個到處是透鏡、三稜鏡、鏡面組件的工廠裡找到甚麼可疑的目標麼？大概不至於……

沙德勒想起自己，不禁啞然失笑。他覺得目前他自己就像是一個人在漆黑的地窖中找尋一頭根本並沒存在其中的黑貓。更糟糕的是，這個人甚至連那頭黑貓是甚麼樣子他也不知情。就算碰到他又怎末斷定對不對呢？

他跟總臺長的一番私人談話的確有不少幫助。總臺長雖然將信將疑，可是顯然竭力跟他合作，希望把這位X先生給攆走。遇到天文臺技術工作方面的難題時，沙德勒就會請教總臺長麥古林教授的，縱然不能把自已調查的方向有所透露。

目前在他手裡已經握有一張小小黑名單。對於天文臺上上下下的職員資料都掌握了一點。雖然沒有到差以前，上級也會供給一些事實，但是總不如自己核查以後那麼確鑿。大多數的人只要一頁紙就夠用了，只有少數幾位才要用好幾張紙才夠寫的。凡是確鑿的實情，他用鋼筆寫在紙扉上

，有問題部份則用鉛筆寫，遇有必要可以擦掉重寫。有一些疑竇涉及誹謗和撒野的言行，有的經沙德勒重溫一遍也不免爲之汗顏。譬如說，人家在中央城曾經慷慨地請你喝一杯酒，把體己話向你坦白，你却爲他記上一筆賬：『在城中養了一個姘頭，有受賄的嫌疑……』

這位嫌疑人士其實是設施處的一位工程師。不久，沙德勒就用橡皮擦替他洗刷清白。他不會是被人勒索的對象。因爲他常常向沙德勒訴苦，說他那位姘頭貪得無厭。他甚至於勸沙德勒要以自己作爲殷鑑。

沙德勒把自己的檔案夾區分爲三組人。第一組，有十來位，沙德勒認爲嫌疑最重的黑名單都在其中。其實也並沒有眞憑實據落入手中。其中不乏因爲職位重要，只要甘心情願就有機會洩露機密的人，像機要秘書華乃爾就是一位。沙德勒特別覺得把華乃爾名列第一組實在有點寃枉人，只不過以防萬一，才稍微委曲他一下而已。

另外有幾位列入第一組黑名單內，因爲他們有近親在星際邦聯工作，或者他們曾經公開批評過地球上的政要。沙德勒不信一位訓練有素的間諜會這樣明目張膽地大放厥詞，而不顧慮引起旁人的疑心。可是他必須處處小心謹愼。熱心的業餘間諜可能有更大危險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俄在美國暗中策動的原子間諜案就是一則歷史教訓。沙德勒對於那一次原于窃案的內幕知之甚稔。

名列第一組黑名單上還有一位司庫任京士。這位仁兄之所以厠身名單之上，全然由於微妙的

預感作用。沙德勒曾在暗中加以偵測，却一無所獲。任京士脾氣非常之怪。從來不跟別人有說有笑，所以人緣極差。在天文臺工作的人想從任京士那邊請領任何器材，比甚麼都難。不過也許這是管庫房朋友的通病，不能單單責怪他。

剩下來還有一對賈梅生和惠勒。他們兩搭擋在一起使天文臺憑添不少話題。這一次結伴駕車去風暴海探險就是典型一例，不過沙德勒認爲他們的冒險精神委實可嘉，完全合乎早年太空探險的傳統楷模。

兩個人當中，由惠勒出主意。如果說有毛病的話，他的毛病在於興趣廣泛而且精力充沛。人還沒有三十歲，總有一天，職責感和上了年紀會使他變得比較收斂而且老成，不過迄今爲止，他一仍舊貫地朝前勇往邁進，毫無顧忌。從當大學生起惠勒一直保持他的青春朝氣，所以很不容易對他放心。他有極機敏的頭腦，從沒有做過道地的蠢事。當然有一些同事見他就頭痛，特別是那些曾經做過惠勒取笑對象的人。不過一般人都不討厭他。他可以在天文臺小天地裡悠哉遊哉。忠誠與直率是同事們加諸惠勒的評語。人們曉得他動腦筋時決不悶在肚子裡，因爲你還沒有來得及向他請教，他已把自己意見合盤托出。

賈梅生的性格和惠勒大相逕庭。或許促使他們成爲莫逆之交，正得力於兩個人針鋒相對的個性。賈梅生比惠勒大兩三歲，一般人認爲在這兩搭擋中，賈君比較來得有身價。沙德勒覺得這種觀察未必正確，在他看來，賈梅生對於年青友伴並無偌大的影響力。沙德勒私下曾把他的意見告

訴機要秘書華乃爾。華秘書思索片刻，表示意見說：「話雖這麼說，可是你要想想，倘若沒有賈梅生的約束力，惠勒不知道還會有多撒野呢！」賈梅生爲人老成持重多多，如果你想探測他的底細並非易事。他沒有惠勒那麼腦筋靈活，別指望他發現甚麼天王新星。可是當天才人士打開一道智慧的門，顯現出一片新天地時，也需要有這種穩重、健全的人來從事清理工作。

從科學立場講是可靠的。至於政治立場，就不得而知了。沙德勒曾經試探地下過一番偵測工夫，竭力不透露眞實意圖，可是迄今爲止，並無收獲。賈梅生似乎對他的工作和癖好興趣濃郁。工作之餘他熱衷於月球上作油畫，却不管外面的天下大事。他在月球任職的這一期間曾自己設法佈置了一個小小畫室，遇有閑暇，他就會鑽進太空衣裝，揹起畫板和特製的油畫工具外出寫生。畫料用的是一種低蒸氣壓力自製的油料。經過相當實驗才使賈梅生找到適當的顏料作底漆。在眞空中使這種畫料常存，並非易事。沙德勒有時爲他難過，花費偌大心機所得是否值回辛勤的努力，大有疑問。沙德勒對於鑑賞油畫作品素有心得，認爲賈梅生有的是熱心，而缺乏的是繪畫的天份。惠勒亦有同感，有一次向沙德勒道出觀感說：「賈梅生的畫越看越帶勁。我却不以爲然。」

沙德勒第二組名單上列了一大串人名，只要爲人精靈，夠間諜材料，就榜上有名。那份名單非常之長，他時時想把第二組的人設法疏遣一下，不是轉移到第一組，就是較多數的情形請他們轉移到第三組。第三組從安全觀點是毫無疑問的好人。當沙德勒獨居斗室在翻閱這本黑名單時，

不禁自責：我這樣搞的倒是甚麼一種精緻的棋賽呀！這種棋賽規則非常繁瑣，而且富於彈性，但對奕者是何許人，始終不得而知。那是一場生死的搏鬪，棋步走得相當之快。一人一手地走下去，結局可能關係到人類歷史的存亡與絕續。

十

擴音器傳出一個深沉的聲音，以中肯的修辭在向聽衆款款而談。那聲音越過浩瀚的太空才在柏拉圖天文臺廣播出來。它從金星的陰霾大氣圈穿雲而出，渡過二億公里的眞空到達地球大氣層，再由地球的中繼臺向月球再次播出。雖然經過億萬的里程，聽起來音調仍然清晰，爽朗，好像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或者扭曲。

「自從本人上次所作廣播報導以來，本地的氣氛漸趨緊張，使人有山雨欲來之感。官方人士並未發表任何評論，可是新聞與廣播界却輒有煩言。我是今晨從西方長庚星搭太空班船到達的。雖然到現在爲止，僅僅才耽了三個鐘頭，就蒐集公衆輿論的立場言，已經夠冗長的了。

「我稟性耿直，縱然我的報導會使部份老家的聽衆感到不舒服，仍以一吐爲快。此地有一句口頭禪，說你們地球人士是『護食犬』。守着好骨頭自己不吃，却也不讓別人吃。你們的資源逐漸捉襟見肘是有目共覩的。可見這裡一般的觀感好像說，正當星際各行星缺乏主要物資之際，地球上却把寶貴資源消耗在豪華的細微末節上。讓我舉一個例子。昨天的新聞說水星探測站由於一

座圓頂建築的換熱器出漏子，使五位工作科學家白白犧牲性命。溫度控制裝置失靈，於是融漿一湧而進，使研究員們當場熔化。這種死法夠慘的。假如製造部門不缺乏鈦合金，就不會出這種意外。

「把肇事的責任轉彎抹角加罪到地球身上，自然有失公允。不幸的是，你們剛剛在一週以前宣佈再次減削輸往星際邦聯各地的鈦材『配額』。於是這裡的有心人士正好大大宣揚一次，藉此小題大做使公衆發生深刻的印象。我不願意更坦白地指名道姓，因爲我不想腦袋搬家。可是你們知道我影射的都有誰。

「不過我認爲如果不再添增更新的因素，局勢不至於更加的惡化。但是假定——我要愼重聲明，我只不過作一個大膽的假定——假定地球方面果眞尋覓到新的資源，尤其是重金屬的供應來源。譬如說在未經探勘的行星深處找到新礦苗；甚或在月球上找到新資源的話，雖然過去費了多年的心血一直未能得手。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而地球打算吃獨食，不公開他們的新發現，那麼可能就會引起嚴重的後果。你們當然可以辯白說，地球有權擁爲己有。但是要知道當人們在木星上抵抗着幾千倍的地球大氣壓力時，當人們殫精竭智努力於熔化土星衞星上的氷天雪地時，講法權未免過於冬烘了。在你們諸位享受和煦的春季，寧靜的夏天黃昏時，莫忘記你們有緣寄居在太陽系，溫煦行星上是多麼幸運。在那邊大氣永不凍結，而岩石也從不融熔……

「有人納悶情勢果眞如此，星際邦聯可能如何應付麼？縱然我知道，我也不會向你們洩露的。我只能胡猜地聊了一點點。我不願談論已經成爲過去的戰爭方式，双方均有能力使對方受創甚重。但是縱然牛刀小試也未必有多大用場。地球的資源富甲太陽系，縱然這些資源的分佈太過集中了一些。此外，她擁有太陽系以內最龐大的太空船隊。

「反之，星際邦聯享有外線作戰的最佳部署。她以疏散而佔優勢。地球如何向半打左右的行星同時發動戰鬪呢，縱然對方的裝備非常有限？單單後勤問題，她就無法解決。

「上天有好生之德。萬一干戈興起，我們可能發現每每是利用特製航具向戰略要害地區施行打了就退的突襲戰法，然後向太空引遁。所謂大規模太空侵入戰，在本人看去未免失之幻妄不實。地球並無征服星際邦聯的意見。而星際諸邦，縱然有心迫使地球就範，也沒有從事全面戰爭的人力與航具。就本人的臆斷，當前最大危機，可能會有一次類乎決鬪事件爆發——在何地，何時爆發則言人人殊——因爲双方都有意思想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但是我願在此大聲疾呼，千萬不可存心打一次有限度君子式的戰爭再說。戰爭從來不會有限過，君子之爭更是笑話。我的評述到此爲止，地球人士，再見。這是卡羅廸從金星爲您作的時事專題報告。」

有人伸手關掉收音機的開關。起始時沒有人願意帶頭引發一次無可避免的評論。後來還是動力處工程師張森表示仰慕地說：「我眞佩服卡羅廸有膽識。他決不甘心光挨打而不回手。他們准許他作這麼一次時事廣播，倒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計算組組長梅氏接着評論說：「我認爲他的報告中肯而且合理。」這位電腦主管以迂緩語調道出心聲，跟他辦公室內迅捷的自動機器形成尖銳的對照。

「請問你幫哪一邊的腔？」有人發出疑問。

「啊，我麼？我保持友善的中立態度。」

「但是，你從地球領取薪金袋。假如有一天攤牌的話，你將支持哪一邊？」

「唔——不可一概而論，要臨機定奪才是。我但願能夠爲地球效勞。不過，我保持自己有最後的抉擇權。不管是誰，如果呼籲：『母親行星是對還是錯。』他就是大渾球。如果理直氣壯，我一定爲地球幫腔。假若遇到模稜兩可的情形，我也會替她着想。但是如果她無理取鬧，我也絕對不會爲虎作倀。」

有一段較長時間的沉默，人人費心機考慮着同一問題。計算組長發言時，沙德勒就會暗中加以注意。他知道每位同仁對這位數學大師非常景仰，曉得梅氏忠誠而且頭腦合乎邏輯。一個奉命破壞地球的人，絕不會像那樣坦白發表一己的主見。沙德勒自忖，倘若梅氏知道有一位反情報工作人員近在咫尺，會不會像剛才那樣暢所欲言。他相信這位耿直的數學家不會變動語句中一個用字的。

「哎呀，閉掉罷，」總工程師三句話不離老本行，他一向管理人造暖氣系的啟閉的。「無所謂誰對誰錯這種問題。不論地球上或月球發現了甚麼，統統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愛怎麼辦就怎樣

辦。」

「當然——可是不要忘記，正如卡羅廸所評論的，我們已經抑低對星際邦聯的輸出配額了。星際邦聯一直靠這些配額來完成他們的預定計劃。倘若因爲我們自己妙手空空所以無法分配，倒也罷了。但是，如果我們有東西，故意護食不放，那就另當別論了。」

「我們爲何要這樣做呢？」

出乎意料之外，回答這一問題的竟是研究員賈梅生。他說：「我們的政客們駭怕星際邦聯。他們曉得邦聯擁有比我們更爲高明的科學頭腦，終有一天他們的力量會駕凌我人之上。那時地球就會淪爲次等角色。」

別人還沒來得及答腔，電子組的朱克夫搶先燒起了另一起火種：「我一直懷疑，適才所聽到的廣播是否爲主講人的眞心話。大家都明白卡羅廸是位忠實的評論員，可是話說回來，他是在金星作的這一廣播。他也許有許多話悶在肚裏，沒有講出來？」

「何以見得？」

「說不定他是爲邦聯做宣傳，不能算貨眞價實的宣傳廣播。也許他們強迫他說出他們要他講的話。舉例說，那一段關乎入侵戰的談話。或者他們故意要他講出來嚇唬我們的。」

「這個想頭倒很新鮮。沙德勒你認爲如何？你是新進自地球的來客。」

沙德勒並未料到會遭受這樣的正面攻擊，不過很機敏地把皮球又踢回去。

「我想地球當局不那麼容易吓破膽囊的。不過我對於廣播當中提及月球新礦源那一段頗感興趣。看來謠言似乎已經到處喧嚷開了。」

沙德勒這樣說具有故意洩密的作用在內。這也不算過於疏忽，因爲凡是柏拉圖天文臺的職員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以下的兩件事：（一）惠勒和賈梅生最近前往風暴海郊遊時曾經一頭闖進了地球當局施工中的某項秘密方案，（二）兩個人奉命不准隨便談論那一碼事。沙德勒故意這一提，急於要看看會得到甚麼反響。

賈梅生露出一臉無告的迷惘神色。但是惠勒這楞小子不假思索就輕易地上了鈎。他反詰說：「你會怎末樣想呢？其實至少月球上有一半的人親眼看見那些太空船在風暴海着陸。而且當地的工作人手數目有好幾百。他們不可能全部自地球飛來。他們當中一定有不少要去中央城休假，多灌幾杯老酒下肚，一定把話全盤向相好的姑娘傾訴的。

沙德勒正中下懷地猜測，你果然設想周到，此地的安全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惠勒又繼續不打自招說：「不過，閒話一句，我是一個頭腦開明的人。我想他們可以在風暴海爲所欲爲，只要他們不干擾我們的研究工作。從外貌上你無法推測他們究竟在那邊搞甚麼名堂——有一點是確鑿不移的，他們一定浪擲納稅人不少血汗錢。」

儀表室有位身材傴僂的員工不舒服地咳嗽了一聲，僅在當天上午沙德勒還到他的試驗臺邊請教過他們。那天早上沙德勒費了兩個小時煞費心神苦痛地聽專家們爲他解說，如何觀察宇宙光望

遠鏡、磁力計、月震圖、分子共振時計，還有成組的其他裝置用來儲存資料，其速度迅捷得使分析工作望塵莫及。

那傴僂的技師感慨地說：「我不清楚他們如何干擾你們，但是他們把我的工作確是弄得一塌糊塗了。」

「這話怎麼講？」人人願聞其詳。

「半個鐘頭以前，我有心觀察磁場強度計一次。平場那磁場強度的讀數相當穩定，除非左近有風暴，而我們一向知道何時會有風暴，所以一直是一個常數。但是就在那一瞬間似乎出了甚麼怪誕事。我發現磁力強度在起伏不定地上下跳動。雖不能說大，也有幾個微量高斯——我可以斷定這是人爲因素所促成的。我曾經查遍本臺的各種儀表，每位工作同仁發誓告訴我並沒有耍弄磁鐵。我疑心這大概跟在風暴海搞方案的秘密基地有關。後來我順便探視一眼其他的儀具，並沒有任何發現，直到我檢視月震圖。我們在坑口南方牆邊設置了一個遙測式記錄站，你是知道的，該站已經震得面目全非了。有一些纏結看來使人眼花撩亂，每次我去礦地出差，我總要帶幾個做爲樣品。不過我們也會收聽幾乎與磁力線爆發情況相同的迹象。估測月震經過岩石的遲滯對興事先計算的距離頗爲符合。至於發生月震的確實位置，已屬毫無疑問。」

「這是十分有趣的研究，」賈梅生評論說：「可是我要問一聲究竟有何功用？」

「可以有各種解釋，但是我這人心直口快，我認爲在風暴海的深處，有人在製造非常巨大的

磁場，勵磁的時間每次大約一秒鐘。」

「至於月震現象呢？」

「只是人造磁場的副產物而已。我們周圍有的是磁性磐石，我想每次勵磁時這些天然磐石就震顫一次。縱然你身在現場也不會感覺月震的，可是我們儀器室裡有極靈敏的測震儀，就算有一顆小隕石墜落在二十公里以外，它也可以報導一次月震。」

沙德勒在一邊諦聽科學同仁的互相辯難，聽得津津有味。既然有這麼多傑出的頭腦憂慮附近在搞某種名堂，遲早有人會悟出其中眞相的，當然也有別人作其他的設想。這些都無關宏旨，他所關切的是否有人由於好奇心而有所行動，而且表現出超人一等的智慧。

但是，並沒有發現這種人。沙德勒依然按照原先的三種假想進行盲目偵察——第一，X先生神通廣大，雖然在此地面活動，他却無法查出來；第二，X先生並不在此地；第三，或者根本沒有X先生其人。

十一

巨蛇座新星的爆破行爲已經開始失勢。它在銀河系的光亮不再和日光爭輝。不過從地球上看起來，巨蛇座的光芒仍然超過金星最亮的辰光，人世間再度目覩如此輝煌的新星可能是千年不遇的奇蹟。

雖然就天體距離而言，近在咫尺，可是巨蛇新星光亮度的絕對等級在整個太陽系並無多大差異。無論在水星熾熱的表殼或者在冥王星氮化川河的表殼，巨蛇的光亮等級完全相同。「巨蛇」不過是百代的過客，可是在短暫期間也會使整體人類暫時忘却自己的事務，想一想這須面對的最終現實。

可惜為時不久。歷史上百年不遇的紫色光芒而今照耀在一個分裂的太陽系上。各大行星已經停止互相威脅，轉而從事行動的準備。

他們的準備工作遠較公衆所瞭解者為多。地球與星際邦聯都沒有向自己的老百姓說實話。在秘密試驗機構中，科學家與技師已日以繼夜努力工作，企圖把贏得太空的工具變成毀滅性的武器。縱然對立双方各懷鬼胎地暗中試驗，由於採用類似的工藝與技術，所以發展出來的武器大致也是相似的。

敵對双方都會派遣間諜和反情報工作人員探求虛實。對方大概在研製甚麼樣的武器，總是心裡有數的。可能會出現技術性的奇襲——只要發明了一樣就足以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不過大體言，双方可以說是勢均力敵的。

星際邦聯方面採外線作戰的優良態勢。他們可以把研究機構與試驗項目在分散的衞星與小流星中妥為疏散，使得對方無法找出隱藏的所在。反之地球因為集結在一處，稍微有點動靜，不出幾分鐘就會被火星和金星偵測出來。

敵對双方最感關切的莫過於自己情報機關的效率。這一次果眞要釀成戰爭的話，必須依靠業餘性的間諜從事諜報活動。須知情報機關需要長期的磨勵與鍊鍛不是一蹴可及的。情報機關有時要靠不名譽的傳統才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傑出的間諜無法一夜間完成訓練，而且縱然有方法縮短訓練期間，眞正的天才間諜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這一切沙德勒知之甚稔。有時他兀自尋思，分散在太陽系行星間他的同路人是否也像他一樣常常發生孤獨感。惟有中央情報廳的大老板可以明瞭全局——就算看不到全局也相差不遠。以前他一直不會嚐過當間諜必須面臨的孤獨感。你是寡人一個，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沒有一個人可以分擔部份的重負。自從到月球出差以來，就自己所知，他未會和中央情報廳的同事談過一次話。惟有依靠間接和電訊機械的手段與上級保持連繫。作所作的日常報告，在外行人眼中不過是一些栝燥無味的天文臺帳務統計報表，每天由單軌高架車的班車帶到中央城，此外怎末個傳遞法他就不得而知了。利用相同的途徑他也會收到幾函信件，遇到緊急事件時，他可以運用電傳打字無線電路。

他渴望跟另外一位同業在月球上第一次碰面，這是幾星期以前就安排好的。他雖然覺得這樣的碰頭並無多大益處，不過在士氣上有所激勵也是好事。

最低限度對於柏拉圖天文臺行政和技術部門已經走馬觀花看了一遍，沙德勒覺得有些洋洋自得。他會經站在安全距離以外朝天文臺主要動力泉源的核子堆工作爐略作觀察，他會在苦等日出

狀態中，諦視太陽發電機的成串大聚光鏡。這種太陽能系統只供備份動力系之用，已經多年未曾動用，不過遇到核子發電機突然故障的時候，可以直接攝取太陽光轉換爲電能。

其實最最使沙德勒感覺驚奇而且發生好感的卻是天文臺所屬的農場。現在是二十二世紀的針尖科學時代，樣樣事務不是綜合的就是人造的，設想到仍有一些東西仍然以天然的產品爲最卓越。天文臺農場實際上是空氣調節系統組成的一部份。在漫長的月球白晝，效能最爲凸出。沙德勒參觀農場時正値月球的夜間，他看見成排的日光燈照亮花房作爲太陽光線的替代品，巨大窗櫺外面已經放下了遮陽的百葉窗片，以免當太陽從柏拉圖平原西邊升起時，不致過度灼熱了室內的植物。

走在暖房中，他好像又回到地球上某一著名的花房。空氣在成排生長中的花卉緩緩過流，花卉吸入了二氧化碳，吐出來是濃郁的氧氣。同時也發出無比的清新氣息，這是化學家無法摹擬的。

農場値勤人員當場奉送一隻熟透的小蘋果給他作爲見面禮，那蘋果每一分子都是月球土生長的。沙德勒悄悄地把蘋果帶回自己寢室，偷偷享受那清脆的果肉。他知道農場是一處禁區，除工作人員以外同事們平常是不准入內的。因爲如果任由同事們經常進去走動，用不了多久裏面的花卉和果木一定被人摘得只剩禿禿的枝椏。

若與農場相提並論，電訊室也是一個極爲別緻的去處。那些繁複古怪的電路使月球得以和地

球以及月球其他地區保持連繫，必要時也能和更遙遠星球通訊。電訊室毫無諱言是天文臺的神經中樞，是最偉大也是最有潛在危險的地方。出入電訊室的每一則電訊均經監察與考核，操作機器的値班人員隨時都經安全部門的反覆檢查。電訊室最近有兩位同事突如其來的奉令調職，原因未經公告。新發表的職位沒有本來的工作那麼敏感。甚至連沙德勒也不知情，在三十公里以外有一具配備了望遠鏡頭的照相機，每分鐘拍攝遠程通訊天線的定向一次。倘若那些無線電天線在任何時間未得上峯許可擅自改變方向，立卽可以從照相記錄上查核出來。

天文臺的天文學學家們遇到有機會向門外漢講解他們的工作以及說明儀器設備時，人人樂此不倦。縱然他們對於沙德勒提出的一些問題感到納悶，但是外表決不露聲色。就沙德勒而言，他也十分謹愼，處處以不超越稽核特派員的身份爲度。他時常拿出與年輕人相處的坦白態度，譬如說：「當然，我不是幹這一行的，不過我個人對天文學頗有興趣，在我出差月球這一段期間，我想多多利用觀察行星的良機。如果你這時候有正經事，我可以——」他的委婉說詞常常獲得同事們由衷地讚賞。

機要秘書華乃爾喜歡從中代爲安排，替沙德勒找尋天文臺觀察技術的實習機會。機要秘書開始那麼熱心，以致沙德勒懷疑他是否存心要保護自己，不過進一步調查才發覺華秘書爲人本來就是這樣的。他的性格屬於與人爲善型，處處爲人作嫁，只不過想獲得一個好印象罷了。沙德勒想，華秘書替老氷棍麥古林白忙半天，不知作何感想。

柏拉圖天文臺儀具的重心所在當然是那一部直徑一千公分的天文望遠鏡——那是人類在太空建造了的最偉大光學儀器。那部天文望遠鏡架設在一座小丘的頂部，離天文臺行政大廈隔了相當距離。遠遠看起來雖然相當壯觀，却一點也不美感，龐大的隱光鏡筒與控制其縱向運動的構架裝置連在一起，而整個構架臺又可以沿一個圓形環道運轉。

光譜科科長莫洛伯陪同沙德勒併肩站在構架臺的觀象天頂中，俯瞰下方的平原。莫洛伯解釋說：「我們這座望遠鏡跟地球各處的望遠鏡在構造上迥然不同。譬如說，這種隱光鏡筒使我們在白天照樣可以工作。倘若沒有這種鏡筒，我們就得設法從構架臺的底端利用反射作用導致太陽光。熾熱的陽光可能使透鏡曲度融化，而把我們的觀察結果完全毀掉。要費許多精力才能使透鏡恢復正常。裝置在地球表面的巨大反射鏡就沒有這些顧慮。因為它們只在夜間工作——如果目前仍有同類望遠鏡在使用中的話。」

「我不大清楚在目前是否仍有使用中的主動式觀象儀器。」沙德勒發出他一知半解感慨。

「啊，有倒是有的。當然都是些供訓練用的貨色。通過地球大氣層豌豆湯似的糊塗漿，要想認真進行天文研究，無異痴人說夢。以我所做的專業研究為例——我專攻紫外光光譜這一門。在我所關注的波段範圍以內，地球大氣層是完全晦暗不明的。直到我們在太空建立天文器材才能夠精確地觀察紫外光的光譜。有時，我不禁奇怪當初地球上竟然開創了天文學這一門學問，眞是一件怪事。」

「你們的構架臺在我看來，也是怪事，」沙德勒發表他對天文望遠鏡的觀感說：「我覺得稱之為望遠鏡不如稱之為遠程大砲更為確切。」

「說得很對。這玩意兒不用赤道儀式的構架。它與一部自動化電腦連裝在一起，可以按投入資料隨時指向預期的星宿。來，我帶你到樓底下看看我的工作部門。」

莫洛伯的試驗室到處是半數拼裝就緒的組件，好像機械迷宮似的。沙德勒好像誤入迷宮，一件也認不出來。特派員向主人吐露怨懣的微詞，莫科長非常高興地解釋說：

「你大可以不必覺得慚愧。我們這裡的設計大部是獨出心裁，自造自裝的，因為我們總想有所改良。不過大體說來，情形是這樣的。從大鏡子反射下來的光線——我二人現在剛剛站在鏡子的下面——本是由那隱光管傳送來的。此刻我無法指點給你看，有人正在做照相，再隔一小時才輪到我操作。到那時，我可以從這個遙控臺選定天空的任何部位，將儀器固定好。然後我要做的，只是利用光譜儀具來分析所固定的星星的光源。你無法看出儀具的工作實況，因為整個設備是在密封狀態中運作的。當我操作光譜儀具的時候，必電暫時甩脫全部的光學設備，因為正如已經講過的，縱然沾上些微空氣分子就足以阻塞了遠方的紫外線光源。」

沙德勒突然心血來潮有了一個古怪的念頭。他在由電路電子組件，電池，以及光譜萬花圖譜等組成的迷宮面前向莫科長質詢道：「請你告訴我，你有否用肉眼探望過這座無線電望遠鏡？」

「從未試過，」科長正式答覆說：「要妥為安排，並非難事，不過這樣做根本沒有目的。所

有這些巨型望遠鏡無非是超級照相機而已。有誰高興拆開照相機，向其中探望呢？」

但是在柏拉圖天文臺也有一些望遠鏡，你可用肉眼觀看，並不感覺困難。其中有幾座較小的儀具配以電視天線，以備需要時轉動到所望的方位刺探一些不知名的彗星和流星。曾有一兩次，沙德勒跟工作同人商議好，借一座由他自由自在向天空掃蕩，看看能有甚麼發現。那時他只須在遙控臺的控制廊板上按捺幾只電鈕，撥動幾個字碼，然後向螢光幕上尋尋覓覓，看看碰巧遇到甚麼星星。練習幾次以後沙德勒已經懂得如何翻查天文曆法。有一天他按照已知座標仔細處理，將火星的虛相圓圓正正映在幕板的中央，對他而言眞是一件大事。

他全神貫注地觀看那塊幾乎佔滿整個幕板的土黃夾雜碧綠的圓盤。兩個雪帽般的極地，當中有一個正朝太陽微微傾斜。此際，火星適值開春季節，經過鐵實的寒冬，爲冰霜所覆蓋的凍土地帶漸漸要開始融化。從幕板上看來，火星是值得一看的太空行星。但是也是一個文明難以生根的行星。無怪乎火星上的結實子民開始對地球當局表示不滿。

火星的虛相清晰，分明，使人難以置信。陳顯在幕板上，毫無顫動與痙攣迹象。沙德勒以前在地球上，曾用望遠鏡對火星有過驚鴻一瞥的眺望。現在憑肉眼的觀察就可以看出來，解脫大氣層的桎梏以後，天文研究能有多大的改進？地球上的觀象者曾經使用遠比這座器械爲大的設備研究火星好幾十年，可是在幾個鐘頭以內他所看到的或許比前人從地球觀看一生的收獲還要多。論觀測距離他們相差無幾，說實在的，火星離月球目前仍相隔頗遠一段距離，可是從幕板上看來，

並無足以產生朦朧或跳躍的大氣暈圈。

等他把火星看了一個飽以後，就移動設備尋覓土星。他所發現的壯麗圖片使他屛息以待不忍離去：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觀賞的竟是大自然的傑作，而非一項完美的藝術品。那一輪黃黃的星球，兩極略呈扁平，巧妙地飄懸在由幾道微妙彩圈組成的核心。縱然與觀察者之間相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里，土星大氣層的黯淡彩圈和陰影依然歷歷可見。沙德勒可以從那些同心彩圈的外圈至少數出七顆環繞土星的「月亮」。

沙德勒心裡有數，若論觀察的精確程度，單憑目視的直覺是無法和耐性的照相底片相提並論的。但是他趁機向遙遠的星雲群和星海概略地掃瞄一眼，就讓鏡箱沿交通繁忙的「銀河」大道恣意顧盼，偶爾也瞥它一眼，看看幕板正好出現的究竟是怎麼樣美麗的星座或發亮的雲翳。這樣觀賞了好一會，沙德勒不自覺地浸潤在擁有無比美景的蒼穹之中。他覺得需要某種激勵劑使他重返熙攘的人世間。於是他就把望遠鏡對正地球老家。

地球的體積至爲壯大，雖然使用小的光源，也只能將地球的一小部映在幕板上。那偉大的「地球芽兒」正在迅速虧缺，可是縱然這夜暗的一面仍然大有可觀。夜間的地球，在其黝黑的面貌上不時發出閃灼的磷光，那是一些不夜城發生的燈光。沙德勒想起愛妻珍妮必在酣睡之中，也許正與他在夢中相會。不過，最低限度，他知道來到月球以後發回的第一封平安家書已經到家了。她報以迷惘而且言詞有分寸的回信。那封充塞了孤寂和無言抗議的回信使沙德勒深深感到內疚。

他有沒有犯過甚麼錯誤？有時他對於第一年婚姻生活中過份小心翼翼的措施頗爲懊悔。像大千世界中的芸芸愛侶一樣，在確實享受和諧的鳳凰于飛生活以前，他們不敢昌然地生男育女。如今的時代那一對夫妻不是結婚好幾年以後才有孩子的——如果早生貴子，只能證明父母不中用而且不負責任。

在現在是可以如願妥爲安排的，他們夫妻很想生男育女，他願意頭胎養個大小子。可是沙德勒剛好接奉命令去受訓，爲這一次月球之旅充實素養，因而有機會確切獲悉星際現勢已經劍拔弩張到怎樣嚴重的地步。他不能讓他的兒子一頭闖進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界。

古時人們不會操這種心事的。人爲萬物之靈，人們一向尋歡找樂不管天下大事的。現在世人已經安享兩百多年的太平盛世，萬一星際之間以兵戎相見，地球人群那種複雜生活方式勢必在旦夕間灰飛烟滅。懷着大肚子的女人在這樣的人世間絕無倖存希望。

也許沙德勒過份悲觀了，以至恐懼心佔據上風壓制住理智的判斷力。假如珍妮知道世局的實情，她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生個孩子再說。但是他無法自由自在地對她傾吐衷情，所以也不願意欺侮她這個無知的女孩。

再懊悔又有何用？他所愛的人已在「睡行星」中進入夢鄉，他們兩地相思，隔着深不可測的大空。他的思潮已經掠過高峯點，越過星際回到人間，又從宇宙的漠地進入腦海中的綠洲。

十二

那穿天藍色服裝的人告訴沙德勒：「我不認爲此地有人對你發生疑竇。在中央城要想找一個可以談心的好去處是非常困難的，那兒到處是人，而且隨時碰見熟悉你的同事。要想找一個可以享清福的地方難上加難。」

「你認爲我冒昧地來到此地，別人不覺得奇怪麼？」沙德勒問。

「不見得。來月球的人，只要抽得出閒暇，或早或晚會到此地來觀光一次的。這兒好像是尼加拉大瀑布，只要到了美國東北部誰會願意失之交臂呢？你總不至於責怪去看大瀑布的人吧，對不？」

沙德勒頷首表示同意。他能夠來到這一月球觀光勝地，頗有不虛此行之感。雖然他曾經見到不少宣傳招貼，有一段經歷，使他至今餘悸猶存。他顫慄着走進這個虛懸在萬丈深崖頂上的陽臺，至今記憶猶新。他確信膽量小的人不敢走到這裡來的，一定大有人在。

他目前是站在一個塑膠的透明圓柱當中，那圓柱體由金屬構架支撐着完全凸出月球大峽谷以外。腳下踩着的金屬板和一根細細的欄杆是唯一獲致安全感的表徵。他不自覺地用手指牢牢地握住那根欄杆。

「海京力」罅隙是月球北半球壯觀勝跡之一。從頭到尾全長約有三百多公里，峽谷最寬處有

五公里。如果不是由中央的深井向兩臂伸展形成連串的凹坑，這個峽谷一定還要壯觀得多。就是經由天生的成串凹坑，人們才有辦法到達深井的底部去從事發掘埋在月心的天然礦藏。

每次俯首朝深井的底部略一探望，沙德勒便顫慄不已，緊緊抓住了欄杆。在可以想像的峽谷深底，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奇怪昆蟲聚集在人爲的光圈中往來活動。要是你用手電筒對準一堆蟑螂照射，大致可以出現類似的景象。

不過沙德勒心裡明白，那些奇怪的昆蟲乃是在深井底部挖掘礦砂的笨重機械。在幾百公里深的底部地勢居然那麼平坦，這倒是件怪事。看起來當初造山作用剛剛造成時湧出的融漿頓時就把罅隙塡滿，以致地層中留下偌大的岩層。

高高懸掛在正上方的地球，以銀光宣洩在對面的崖層上。縱目瀏覽，峽谷向左右方伸展以至無邊的遠處。有時銀白色地球光照在月岩表面上發出最難預見的幻景。沙德勒覺得推測其中的蘊意倒也不難，只須突然將頭猛一轉動，他就覺出面對的是一幅寬濶正面的大瀑布，以萬馬奔騰之勢向地球的心臟不停地傾瀉水流。

就在瀑布的表面，由無法辨識的吊纜鋼索操縱下，裝鑛砂的鋼桶在七上八下地移動之中。沙德勒適才在斷崖頂部時已經注意到那些鋼桶不停地沿鋼鐵單軌運行，每一只桶有一人多高，它們是順送線運到煉製工場去的。不過沙德勒心裡不勝爲之惋惜，因爲他知道這些礦砂都是一些質地較輕的元素像氧、矽、鋁之類。要是有貴重的重元素該多好！

可是他是到此地來辦公事的，不是一位瀏覽的觀光客。於是他從衣袋中掏出一份用密碼寫好的備忘錄，開始朗誦他的定期報告。

他作的報告，費時較預期者爲短。在宣讀結論時，沒有辦法曉得唯一聽衆對所做報告是滿意還是失望。於是停頓片刻，稍作思索然後他評論說：「我但願能夠有更多的貢獻，不過你要知道我此時非常地缺少幫手。情勢日趨緊張，事情也愈來愈棘手。如果那些傢伙開始惹事生非，相信不出十日就要發生事端。相信在火星上已經出了問題，不過迄今爲止我們尙不淸楚是甚麼事情。星際邦聯已經建造了兩艘太空作戰航具，設計頗爲古怪，我們推測目前正在試驗之中。可惜我們提不出任何確鑿的圖片資料，只有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雖然不可盡信，但可以向國防部方面提出警告。在月球的工作人員沒有人夠資格曉得這種情況，所以假如有人在這一方面胡言亂語，你可以加以注意，因爲那意味着這人可能有辦法接近機密資料。」

「好，現在研究一下你所提的臨時性黑名單。我發覺你把機要秘書華乃爾也列進來了。不過，我們這邊認爲他是沒有問題的。」

「OK，那我就把他改列到B級名單上。」沙德勒說。

「至於布朗、黎菲佛、杜朗斯基，這幾位在此地跟別人是沒有連繫的。」

「你有把握麼？」

「相當有把握，他們在公餘之暇多半做一些毫無政治意味的消遣活動。」

「那樣就好；」沙德勒言下附以微笑，「我可以把他們從黑名單上一筆勾銷。」

「現在輪到供應庫的司庫任京士，你何以對他這麼看不上眼呢？」

「他並沒有犯了甚麼歹事，落下把柄在我手裏。不過他似乎是唯一對於我在此地執行每一瑣碎公務公開表示反感的人。」

「好，我們繼續從這一方面注意他。他時常到中央城去。當然理由十分正大，他是負責就地辦採購的人。這一來你的A級名單上，只留下五位有嫌疑的人。對不？」

「對的。坦白講吧，果眞X先生出在這五位當中，我就非常驚奇了。我們已經檢討過惠勒與賈梅生兩位研究員。我曉得自從那一次連袂駕小貓車去風暴海冒險以後總臺長麥古林就對賈梅生表示疑慮。不過我不以爲然。我認爲歸根究底，那一次是惠勒出的主意。」

「其次修護部門的修理士卡森和醫務所的看護卡林。這兩位的妻子老家都在火星。每逢討論時事，他們總是振振有詞替星際邦聯辯白。你或許以爲他們一定有某種動機，不過，也都是細微末節。何況，這兩位是十手所指的問題人物。」

「唔，最後我們建議你把這一位列入名單。就是光譜科的莫洛伯科長。」

「莫科長？」沙德勒聽了以後大感驚訝，「有甚麼特定原因沒有？」

「沒有特定值得關注的理由，不過他會因奉派參加星際會議，去過幾次火星，而且在那邊已交了幾位學術界的朋友。」

「他從來不迻談政治——我曾經故意試探過一、兩次，他好像無動於衷。我覺得他也難得上中央城訪友。他似乎對研究工作極有興緻，他去中央城只不過爲上健身館鍛練體魄。你還有別的要吩咐麼？」

「對不起——沒有了。這只是二一添作五的試測而已。安全上有漏洞是沒有問題的。可能問題在中央城某處。關於柏拉圖天文臺有安全漏洞的報告，可能是挾嫌誣告，正如你說的，要想自天文臺傳遞消息出去，是非常困難的。無線電監聽臺這一向曾經嚴格執行檢查工作，只截獲了幾則無關緊要的私人通信。」

沙德勒闔上記事本，喟嘆一聲把小記事本收進衣袋中。他再度俯首下望，從所站立地塑膠危椅向萬丈深淵略微一瞥。懸崖的井底許多蟑螂狀機械正忙着將礦石從某一部位向別的地方搬運。突然間有些微汚點朝照明了的岩牆徐徐撒佈。從頂端到井底應該多深呢？兩公里或者三公里？機器吐出一口黑烟，徐徐向眞空的井壁擴散。沙德勒暗暗爲擴散的黑烟記時，藉讀出的秒數預測他站立的位置距離爆發的機器有多遠。正好讀到十二，他才覺出，自己是浪費精力。假如那是一顆小型核子彈的爆發，由於此處沒有傳播聲音的大氣，他是不會聽到任何聲響的。

身着天藍制服的來客，調整揹在他身上的照相機皮帶，朝沙德勒頷首爲記號，又恢復他十足的觀光客身份。只聽他臨別時叮嚀一句：「給我十分鐘，容我離開現場。千萬記住，下次如果我們碰頭，要裝成並不相識的樣子。」

沙德勒對那位線民分手時的警告，頗爲不滿。話說回來，他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業餘情報員。到現在爲止，他已經在月球工作了整整半個「月球日」了。

在海京力站邊小小咖啡舘裡，生意十分清淡。沙德勒隨便找個空位子落了坐。世局緊張不安使觀光客裹足不前。那些碰巧來到月球的人們，只要弄到了船票都急急忙忙先後賦歸。他們的做法可能很正當，如果星際社會之間發生衝突，最可能有事的地方就是月球。沒有人相信星際邦聯會向地球發動正面攻擊，使千百萬生靈塗炭。這種殘酷的戰爭手段已屬歷史陳跡，至少一般人是這麼樣希望着。但是，有誰能夠拿得準呢？誰知道双方兵戎相見時，會是怎末個局面？地球本身又是那麼樣脆弱得難以防守。

沙德勒在咖啡座上胡亂思索一番。他爲自己可憐，夢想着所渴望的人。他納悶妻子珍妮是否在猜想他身在何方？現在，他不大有自信，自己倒希望她不知道實情爲妙。她若是知道了眞相也只會使她多增煩悶而已。

沙德勒一面品嚐沒有勁的咖啡——在月球上從來沒喝到過好咖啡，可是他仍然照要不誤——一面琢摩素昧生平的線民供給他的情報。當然也沒有甚麼價值可言，得到了後他仍舊去暗中摸索。不過對莫洛伯科長提出的暗示却是一項顯著的意外。他也沒有認眞地放在心上。那位光譜科科長是位耿直的科學家，如果成爲太空間諜倒是天大的奇聞。沙德勒非常清楚如若依靠這些捕風捉影之談，可能會敗壞大事，然而不論自己作何感想，他從現在起必須對莫科長分外留心才行。他跟自己打了個賭，這種推測保準一無所獲。

於是他將所蒐集到有關莫科長的個人資料暗暗加以複習。他曉得莫洛伯一共去過三趟火星。最後一次是一年多以前去的，然而總臺長麥古林最近才去火星開過一次會議。而且在高級天文學家當中，要想找一位在火星、金星上連個朋友也沒有的，恐怕辦不到！

想想看，莫洛伯可有甚麼與衆不同的地方？沙德勒似乎想不出來，除了感覺這位仁兄雖然外表冷漠無情，其實內心倒是充滿人情味。有些同事給莫科長起了個「花兒匠」的外號，如果他單憑個人的癖好展開調查，那他絕不會得到任何收獲的。

不過，有一層值得沙德勒仔細尋訪一番。他可以注意莫洛伯喜歡去甚麼店舖配購所需的零件，可能經常有位反情報人員在店舖附近臥底。除了健身舘，沙德勒會經瀏覽的地方也只有這些賣貨品的市場店舖。覺得這樣的安排非常妥貼，沙德勒頗爲滿意地停止思考，付了咖啡賬，然後沿一條狹窄的小管道前往闃無人跡的單軌車月臺。

沙德勒搭乘單軌高架車啓程返回中央城，途中越過有一段著名的斷崖地層。大部路程與單軌列車併行的有許多憑鋼索輸送的吊籃設施，那就是將海京力礦場發掘出的礦砂運至提煉工廠的輸送系統，傾瀉了載量以後，空吊籃自反方向一一加速馳回。這種高架鋼索，每兩座支承柱之間距離約有一公里，如果不急於輸送載量實際上是月球上最廉價的運輸系統。不久中央城的簇簇圓形天頂建築出現在遠方的天際。那時鋼索上吊籃改變方向向右方循一曲線馳去。沙德勒可以察及那

些載量是照直奔往目的地一家大化工廠去的。舉凡月球工作人員的衣着與食物無不與那座龐大化學工廠的產品有關。

他如今已是中央城的常客，像位識途老馬在各圓形天頂建築中徜徉。最優先要辦的事是理一個髮，他早就該辦的了。除職業理髮師以外，還有一位天文臺的厨司利用公餘做理髮匠找點外快。不過看見票友的手藝以後，沙德勒決定寧願多費點工夫等候職業匠人的處理。理完了髮還可以到大健身房登上離心機作一刻鐘運動。

像平日一樣健身房內到處是來此活動筋骨的天文臺同事。他們只要有閒暇都歡喜來此地運動一番，以便奉命返回老家能夠適應地球的物理環境。登離心機要簽名排隊，沙德勒利用空檔脫下衣裳朝鐵質儲藏櫃一存，然後跳下池子去游泳。直到聽到離心機發出減速的叫聲他才上岸更換衣裳。他發覺在場從事離心機練習的人不少是熟人。其中兩位名列A榜——惠勒與莫洛伯——另外七名是B榜人士。不過B榜的可疑人士不足為慮，因為柏拉圖天文臺同事十個倒有九個榜上有名。B榜的身價可以這樣下一個界說：「凡是夠聰明，有資格做間諜，而且沒有確鑿把握區分其政治立場的人，都可以名登B榜。」

大離心加速機一次可以容納六位乘客，它有一種微妙的自動安排，假如對角線方向兩個乘客的重量相差太多就不會開動。後來沙德勒左手一位大胖子與對角線上一位排骨仁兄換了位置才開始啓動。電動機營營作響，大圓鼓帶着內心焦灼地乘客開始從中央主軸旋轉。速度增大以後，沙德勒感覺體重在突然地增加。垂直的方向也有了變動——垂直軸似是對正鼓心廻旋。他作了深呼吸，並且試驗着抬起他的手臂。他發覺手臂極重好像用鉛做成的。

沙德勒右首的一位乘客顫巍巍站了起來，試着往返走路，練習時仔細的畫了白線的界圈為限，人人作同樣練習。看他們站立在一塊與月面垂直的平面上實在是匪夷所思。可是這六個人被一種較月球吸力大六倍的力量所膠牢，也就與他們從前所熟悉的地心吸力相等。

沙德勒覺得人造的地心吸力並不好受。他難以想像僅僅幾天以前他會生活在這種情境中。如果回到老家相信不久他會再度熟悉這種重力系統的，可是在目前這種摹擬的圓鼓中他虛弱得好像一頭剛出生的小貓咪。直到離心機逐漸減速讓他重新返回友善的月球吸力情境他才覺到滿心歡喜。

十三

等到再度乘坐單軌高架車駛離中央城時，他變成一個精神耗失心情沮喪的人。甚至看見代表白日降臨的月球的晨曦，雖然太陽仍然隱藏在西方山巒的背後，他也毫無興高采烈的興緻。他來到月球，照地球計算法已有十二個「地球日」，漫漫的月球長夜已告終了。可是他十分恐懼，不知隨月球白晝的來臨，將有甚麼事情會發生。

只要你吹毛求疵，人人總有他的弱點。賈梅生研究員的弱點至為明顯，頗有使人不忍揭發之

感。可是既然幹上這一行，沙德勒是無法熟視無覩的。這位年輕研究員喜歡在公餘之暇創造他的未來派繪畫作品，天文臺同事提起他的癖好不免當作笑柄似的窮聊一番。僞裝爲假冒爲善的老好人，在這種場合，沙德勒常常挺身而出爲賈梅生說好話，要費相當時日才突破賈梅生的孤矜，導使他坦白交談。爲避免引起疑竇，事情只得緩慢進行。沙德勒運用的技巧頗得要領。當同事們開他玩笑時，他總是爲弱者幫腔。每次賈梅生完成一幀新畫時，就是有這種仗義直言的良機。

談鋒進一步自藝術轉到政治方面，需時反而較預期的歷程爲短。好在如今時勢險惡，平常的人閒聊天也喜歡討論天下大事。奇怪的是，賈梅生單刀直入向沙德勒提出一個本來早就說不出口的問題。這位年輕天文學家可能已經煞費一番苦心思考過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漸漸使每一位科學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難題，自從原子能降臨這個世界後就來了這樣的問題。

沙德勒從中央城返回天文臺還不到幾個鐘頭，賈梅生就冒昧地向他討教：「沙兄，假如有一天要你在地球與星際邦聯之間，作一抉擇，你應該怎末辦呢？」

「爲何問起我來呢？」沙德勒故意搪塞一句，其實內心說不出有多高興。

「我問過好些同事，」賈梅生不打自招地說，聲調中帶有一廂情願地味道——當一個人在奇妙而且繁複的世界中尋求引導，摸索出路時往往有這種迷惘的味道。「你還記不記得在休憩廳掀起過的一次爭論？計算組的梅組長當時曾武斷地說，『要是有一位同事固執抱定與我們星球共存亡的決心作爲處世南針，那他就是個大傻瓜。』」

「我記起來了。」沙德勒小心翼翼答說。

「我認爲梅組長的觀點是對的。忠心耿耿要以個人的理想爲出發點，並非以出生地爲出發點。如今這個年頭，說不定會碰上愛國心要與道德作對的時候。」

「是甚麼促使你採取這樣的哲學論點的？」

賈梅生的回答使沙大感意外。

賈梅生說，是出現了巨蛇座新星的關係。「我們剛剛收到從木星星際邦聯天文臺發來的科學通報。這則通報經由火星的中繼臺傳遞過來，有人在電尾附了一些按語——莫科長給我看了一次。那電文並未署名，而且字數也很短。它只不過表明心迹地說不管發生甚麼事——於此電文加強語氣重複一遍，他們將努力繼續向我們供給科學通報。」

沙德勒心裡在想這是科學家休戚相關的上好例證。大概使賈梅生深深爲之感動。大多數的人——當然指科學家以外的普通人士——必然認爲這只不過是偶然發生的小事。不過這種無關宏旨的小事，可能在緊要關頭左右人們的決斷力。

沙德勒慢條斯理發表觀感，在他看來頗有如履薄冰之感，「我無法推測你究竟有何感慨。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都知道在星際邦聯各地當然也有像我們這邊一樣忠心耿耿，願意合作的人士。但是你不能憑菩薩心腸來管理整個太陽系。萬一到了時局眞正要攤牌的時候，換句話說，地球和星際邦聯眞的要以兵戎相見的時候，你會不會三心二意下不了決心呢？一停歇了頗長一段時刻。

賈梅生喟然長嘆一聲，然後答說：「我不知道，我委實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是非常坦白而且踏實的答覆。就沙德勒而言，憑這一句話就可以從他的A字級名單上把賈梅生的名字抹掉。

× × ×

大約二十四小時以後發生了所謂風暴海的「探照燈事件」。第二天早上，當他照平日慣例前往行政大厦和華秘書共進咖啡時，他聽到了這件意外事件的消息。

沙德勒剛剛邁進機要秘書的辦公室，華乃爾就對他說：「來得正好。我告訴你一則消息，請你琢摩一下。電訊組有一位技術員威廉斯適才上大厦的圓形天頂去觀看景色，看見有一道光速從天邊直沖霄漢。那光束據說停留約有一秒鐘的光景，他回來報告說，是雪亮而且藍裡透白的顏色。出現地點毫無疑問來自惠勒與賈梅生去探勘過的地段。我曉得他們的儀器部門有了故障，因爲我去核查過。十分鐘以前他們的磁力計突然逸出範圍，好像當地有過一次嚴重的月震。」

「我不明白探照燈會發生這種現象。「沙德勒頗爲迷惑地發出疑問。後來他們收到整個事件的報告全文。

「一道光束？」沙德勒喘息着詰問，「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月球這種眞空的地區根本無法見到光束。

「一點不錯，」華秘書愜愜意意打着邊鼓，顯然他是在旁邊看熱鬧。「除非光線穿過塵埃或

空氣層，不然在眞空中我們就無法看得清楚。然後技術員威廉斯說他看見的藍光，非常光彩耀眼的——幾乎令人眩目。威廉斯的書面報告說，『它看起來猶如一根結實的金屬棒。』你猜猜看，到底是甚麼地方搞出來的玄虛？」

沙德勒一面猜度華乃爾所作衡量能夠怎末精確，一面照直吐出自己的觀感，「辦不到，我一點也猜不出來。」

華乃爾秘書露出十分羞怯的神氣，好像要解說一個教人難以啓齒的新學說。

「我猜想那是一個碉堡。啊，我知道我的想法十分冷癖，但是如果你肯仔細動動腦筋，這可能是唯一符合事實的解釋。」

在沙德勒來得及加以思索並提出答覆以前，辦公桌上電器蜂鳴器忽然嗚嗚作響，電傳印字機的罅隙處吐出一張長長的紙條來，是普通的電訊字條，不過有一點與衆不同，因爲開頭處帶着一個代表優先等級的大紅色標籤。華乃爾高聲誦讀字條上的電文，唸着唸着眼珠子不自覺在睜大起來。

『加急電致柏拉圖天文臺總臺長：自巨型望遠反射鏡開始，着即將所有暴露儀器及精緻設備拆卸並藏入地下。單軌車暫停行駛，候另令行車。所有員工均在地下待命，越深越好。此係警備性，重複警備性措施。目前尚無危險。』

華乃爾鬆了一口氣慢慢說，「這就是了。我恐怕我的推測不幸言中。」

× × ×

見到天文臺全體工作員工濟濟一堂聽候訓話。就沙德勒而言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總臺長黎古林站在大休息廳盡端的一塊墊高的平板臺上——那是康樂活動的表演場地，公告消息，音樂，戲劇，乃至其他娛樂活動都在臺上表演。然而現在臺上並非進行公開的演出。

總臺長苦痛地發表訓話：「我非常瞭解這項緊急措施對諸位的研究方案有多少影響。我們但願這些措施本來並無必要，只要再隔幾天就仍然恢復照常工作。不過顯而易見我們不能讓寶貴的器材與設備等冒偌大的風險，特別是直徑五百公分和一千公分的望遠鏡反射鏡必須立刻轉入地下，以策萬全。我們究竟遭遇的是何種方式的麻煩，本人絲毫不知情，不過看起來我們此時此際的境遇至為不幸。萬一戰事發生，我將立刻電告金星和火星提醒他們，此地不過是一個科學研究機構，而且他們有許多人士是此地的榮譽貴賓，而且本臺毫無軍事價值可言。現在請諸位接受各位主管的領導，儘快地執行規定的工作，越快越好。」

總臺長訓完了話走下表演臺。他本是小個子，現在看來越發渺小。那一瞬間在場每一位同人對總臺長的訓話都有同感。在過去遇到這種場合，人人都不免要怨天尤人的。

「有沒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沙德勒乘機向總臺長提出他的建議，在執行這個緊急計劃當中，沒有他的分。

「你穿過太空衣沒有？」機要秘書華乃爾問道。

「沒有，不過我願意試試。」

華乃爾堅定地搖搖頭，使得沙德勒頗為失望。

「太危險了——可能使你惹上麻煩，而且本臺的太空衣也不敷分配。不過在我辦公室中，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所有現行工作方案都要全盤推翻，改為兩種時計的體系。因此一切輪班時程表和工作時刻表都要另行編排——你可以幫一幫忙參與安排。」

沙德勒想這也許是一項志願工作。但是華乃爾想法極為正確——他在技術性工作方面一竅不通，插不進手。至於他所負使命方面，如果讓他躭在機要秘書辦公室，要比躭在任何別的辦公室更為適當。因為從現在開始，機要秘書的辦公室應該成為發號施令的指揮中心所在地。

沙德勒兀自思量他的核查洩密工作總算沒有出大差池。就算有一位X先生藏匿在月球，而且在天文臺某處暗暗隱身，他也對於自己順利達成任務而暗自慶幸。

× × ×

天文臺當局把部份設備故意冒險留在原地。這些多半是容易獲得補充的小型儀具，這次行動被一些喜歡搬弄軍事字彙的同人命名為「萬全作戰」，重點係設法使巨型望遠鏡的光學組件轉移至安全地點，以免發生武裝衝突時遭到破壞。惠勒和賈梅生兩人奉命駕駛小貓車到野外去收拆光線摻合儀（Interferometer）的鏡面——就是那一部相距兩公里旨在量測星體直徑用的巨型双眼儀器。相當主要的工作仍然集中在直徑一千公分的無線電望遠鏡反射器。

光譜科科長莫洛伯負責指揮望遠鏡拆卸小組的工作。多虧有這一位精通望遠鏡光學與工藝特徵的專家在場，否則拆卸工作根本難以展開。所幸反射器的結構是由各類精密構件拼裝而成，如果是鑄成一塊整體，縱然獲得莫科長這樣的專家指導，仍然無法施工。像目前仍然屹立在美國加州巴羅瑪山巔那具直徑五百公分的天文望遠鏡就是鑄成整塊再也無法拆卸的。這座直徑一千公分望遠鏡的反射器的底座是由一百多塊六角形組件以鑲嵌細工拼裝而成。每一塊組件拆下以後可以單獨輸送至安全地點，這是一樁既費力又費時的工作，而且要使反射器恢復原狀重新裝配的話，必須費了好幾個星期的鑲嵌精工。

太空衣本來不是設計使人擔任做這種粗活時穿用的，在拆卸過程中一名助手由於缺乏經驗一不小心在搬到反射器組件時失手摔落鏡片。那塊融煉的六角形石英墜落的加速砸破了一個鋒角。這是拆卸工作所造成的唯一損傷，在目前情況下是無法補償的損失。

「萬全作戰」進行了足足十二個鐘頭，到最後一名身心疲憊的拆鏡員工終於通過氣閘間返回天文臺大廈。現在只留下唯一研究方案繼續施行天文探測——那就是使用一具望眼鏡追踪趨向滅亡的巨蛇座新星。不管太空戰爭爆不爆發，這個方案仍然要照做不誤。

一聽說兩座巨大反射器已經安全地轉入地下，沙德勒連忙跑到天文臺大廈頂端的觀象圓形天頂。他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有機會重行瀏覽天穹的繁星以及正在虧缺中的地球。他希望最後望上一眼，然後帶着難忘的印象返回地下建築。

縱覽天文臺的四野，並無顯著的區別。千公分大反射器的砲管式鏡身指向天頂。像一門高射砲。在拆卸過程中，會將它改成水平位置以便卸下鏡面的結構。惟有直接命中一枚武器才可能使這座龐大結構受到重創，今後若干時日它的命運如何惟有上蒼知道。

曠野中仍有幾個人在那裡走動。沙德勒辨出來其中的一位正是總臺長麥古林。穿上太空衣以後一眼可以被別人認出來的，也只有總臺長一人而已。因為他身材矮小，穿的是特製的太空衣，從頭到腳不過一公尺半的樣子。

有一部搬運器材的月面車輛在曠野中急速駛回天文臺，車後只掀起少量的塵埃。它停在望遠鏡鏡身作迴旋運動的圓弧軌道旁邊，於是幾位穿太空衣的人形累贅地上了卡車。卡車向右迅速開動，不久通過氣閘大門進入摩托舖。

現在偌大的柏拉圖平原終於返回曠野的本來面貌。天文臺暴露在外面的器材幾已全部轉入地下，只留下一具小型望遠鏡對正北天採取警戒姿態，藉以肆應人類可能發動的愚蠢挑釁。不久，遍佈各處的廣播系統發出命令，叫沙德勒立刻從圓形天頂撤退，他留戀地多張望幾眼，只得悻悻然返回大廈底部。他但願能夠多多看望幾分鐘，因為那時柏拉圖西邊的山巒即可以染上月球表面的曙光。眞可惜，連一個留在外面向朝陽致意的人也沒有。

× × ×

月球緩緩迎向太陽，好像再不興地球照面似的。破曉線掠過山脈和平原，將僵冷漫漫長夜徐

徐加以放逐。此際整個亞平甯尼山脈的西牆已經冒出萬丈金光。同時風暴海整個地區也被晨曦所籠罩。不過柏拉圖平原仍然浸沐在黑暗之中，只憑虧缺中的地球銀光所照射。

低垂的西天此時突然出現了一些分散的星宿。柏拉圖的環狀山巒最高峯已經被陽光所照亮，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陽光逐漸下瀉，照到半山腰，終於像一盤炭火燒灼整個炭盆的周邊。當東方的土壘升入晨曦時，陽光普遍照射此一廣大的圓坑口。地球上如果有人守視月球，一定可以發現柏拉圖圓坑口在黑暗周遭呈現的一塊光輝的圓環。還要等候若干鐘頭，昇起的太陽才能越過山巒馴服被夜暗所控制的最後據點。

當藍白的光帶再次短暫地向南天穿戮時，沒有一個親眼目覩的人證。就地球說這倒是好事。星際邦聯已經洞悉許多秘密，不過還有一些事情沒有讓他們及時發覺。

十四

柏拉圖天文臺已經準備停當，打算進行無限期的死守戰鬪。就事論事，這並非想像中那樣的令人沮喪。雖然主要的天文研究方案被迫暫時中輟，但是仍有許多平時無法妥善處理的瑣事可以從容補辦，例如繕寫研究報告，核對學術理論，檢驗觀察成果等等。許多天文臺的觀象人員毋甯是歡迎有這一次的奉命怠工，他們藉短暫的公休期間居然獲致了若干宇宙形質學的基本進步。

最使人難以忍受的，乃是消息隔絕和局勢的捉摸不定。大局究竟怎樣了？地球當局發佈的皇

皇文告，似乎旨在安撫人心，實際上是不是意謂着暴風雨來臨前的甯靜呢？就常識判斷，可能發生某種奇襲行動。柏拉圖天文臺剛好位於最脆弱的不利地點，這大約是時也命也。也許地球當局預測對方可能採取的攻擊行動，所以不得已下令採取這樣的預防措施。

兩大敵對集團正怒目相視，團團轉地監視對方一切動靜。誰也不願意發動第一擊，誰都希望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是双方的關係已經形成不可收拾的境地。任何一方如若忍辱讓步，必然無可挽回的使己方威望掃地。

沙德勒推測大局已經進至無法轉圜的絕境。他從無線電聽到一項廣播以後就知道談判之門業已關閉。因爲在海牙開會的星際邦聯部長於招待記者會上發表的談話，無異是對地球當局的最後通牒。他痛斥地球當局故意爲政治目的囤積原已分配給星際邦聯的重金屬配額。同時將新發現的礦場位置對外密而不宣。他警告說，除非地球方面立即同意和他們磋商新礦源的配額，地球當局不要妄想獨自支配這些新資源留供己用。

六小時以後，繼最後通牒而來的是從火星以持大強力的電波向地球發動廣泛的廣播宣傳戰。廣播文告中向地球居民呼籲，請他們放心，保證不致有兵燹降臨，不過萬一在地球上造成損害，也必然是戰爭中的不幸事件，需要受到譴責的是他們自己的政府當局。星際聯邦決定盡力之所及不使人烟稠密地區受到破壞，而且他們要求必須遵從所樹立的榜樣，否則，他們就不負破壞和平之責。

柏拉圖天文臺同仁聆聽此一廣播以後，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廣播詞的含義非常直率，並無疑慮之點。就交戰行為而言，「風暴海」的確不能算人烟稠密的地區。廣播的效果之一便是增加星際聯邦的聲勢。賈梅生從此不大在公開場合發表個人的觀感，而且人緣也越來也差。沒有多久，天文臺工作人員當中起了顯著的分裂，年輕的一輩，和賈梅生意氣相投的，大家團結在一起，將地球看做難以相容的反動星球。反之，另外一組思想比較保守者站在一邊。他們永遠支持行政當局，只知忠心耿耿為公服勤，從來沒有二心。

沙德勒冷眼旁觀地守視兩個不同派系時常地辯論，覺得很有興趣，雖然已經自覺，他此行使命的成敗早已決定。他個人已屬回天乏力。不過萬一那位神秘的X先生一不小心露出馬腳，或者想乘機開溜，潛離天文臺，沙德勒早已警覺到此一可能性，已採取若干措施，防止這種事件出現。當然首先已經口頭向總臺長報告過。未獲總臺長核准，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太空衣或者月面小貓車。所以天文臺區實際上已與外界完全封鎖。就保安的觀點而論，真空的環境在保密措施方面確可做到萬無一失。

在天文臺進入困守狀態時，沙德勒打贏一個小小回合。其實他早就把這碼事忘在腦後了，說起也夠笑話人的。被人目為可疑人物的供應處司庫任京士，據說已經在中央城被官方所拘留。當月球電動單軌車奉命暫停營運時，任司庫又在中央城為私事所羈絆。沙德勒的臥底獲得情報以後果然追蹤調查將他一舉成擒。

當初任京士視沙德勒為眼中釘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不過任司庫並沒有洩漏甚麼國家機密，說真個的他不夠格擁有任何機密。他錯在步着若干同業的後塵，正忙於盜賣所經營的公家物資。犯了監守自盜罪的任司庫是自己心虛而促成東窗事發的。沙德勒查明真相以後把任京士從他的黑名單上一筆抹煞。雖然贏了這一小小回合，就他而言却毫無勝利的滿足感。

時光緩緩流過，人們在圍城中越來越感不耐。頭頂上太陽漸漸明中天升起，早已超越了柏拉圖西方山巒的峯線。令人顫慄的非常時期逐步退潮，只遺留下一層挫折的反感。有人想發起開一個音樂會打發時間，但是又因種種顧慮而流產。後來使人越發沮喪，比沒有這個念頭以前更教人難過。由於並未發生若何差池，有人開始爬到大廈圓天頂去張望月面。只想朝天空多瞧望一眼，親目發覺天上太平無事，也就放心了。沙德勒對這種偷偷摸摸上天頂的違規行為倍感焦灼，不過不久他也就心安理得了。這是人之常情，他們不會出差池的。後來總臺長曉得了，才規定每天一定時間以內，大家可以上圓天頂去散散心。

動力處的一位工程師心血來潮發起組織室內障礙賽馬競技活動。凡猜對確寶解除警報時間的同仁可獲第一獎。天文臺上上下下職員都踴躍參加。到最後沙德勒才提出自己的猜測，藉此機會他能獲悉參與人員的名單和下賭的時刻。假如此地有人很確鑿地寫出正確解警時間，他就可以跟踪這位冠軍。當然這是他理論上的如意算盤。沙德勒借來那份賭賽答案，百思不得其解。

發出警報以後整整過了五天才使人鬆了一口氣。往圓天頂外望，像陰曆初三、四的月芽似的

地球，由於位置過於靠近太陽，已經難以使人正眼向它逼視。可是按照天文臺的月球時刻錶，此際恰好是月面的子夜。沙德勒正在蒙頭大睡，機要秘書華乃爾突然光臨把他搖醒了。

「快醒醒！」華秘書說。被搖醒的沙德勒用手指揉弄着惺忪的睡眼。「總臺長找你問話，」華秘書對於自己權且派任傳話小僮心中是一肚子的委屈，「大概出了甚麼事情，」他疑慮的朝沙德勒望望，「他連我也不講，到底爲甚麼事？」

「我一定也是一竅不通，」沙德勒開始着裝，一壁向華秘書搭訕說話。他去總臺長辦公室途中，沙德勒睡意仍濃，可是仍茫然思索可能是怎末回事。他自信一竅不通，說的是眞話。

在沙德勒心目中，幾天工夫已使麥古林總臺長老了許多。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不再是以鐵腕統治天文臺的精明侏儒人了。本來一塵不染的大辦公桌，現在檯面居然也東一攤，西一堆到處是雜亂的公文。

華秘書略微支吾其辭地告退以後，麥古林立卽開門見山說道：「師蒂凡生到月球上來，有何貫幹？」

沙德勒莫名其妙地連連霎霎眼——他惺忪的睡眼還沒有完全淸醒過來——只得囁嚅地答說：「我連師先生是何許人也不淸楚？我應該知道麼？」

麥古林頗感驚詫，同時也大爲失望。

「我以爲你的上級也許預先告訴你他的行踪。師蒂凡生是我們物理學大師，專攻輻射學。剛

才中央城來過電話，說是他已經在月面着陸——同時通知我們設法儘快送他前往風暴海。要去『雷神』方案的工作基地。」

「他們爲何不把太空船直接降落在工作基地呢？要我們出面幫忙是何道理？」

「本來預備用火箭送他去那邊的，不料運輸工具途中發生故障，要六小時以後才能修復。爲爭取時間，他們準備開一列單軌專車到我們這裡，由此地派小貓車送他走完最後一段路程。他們建議要我派賈梅生出差當小貓車司機送貴賓去目的地。人人知道賈梅生是月球小貓車的最佳司機人選——而且只有他曾經去過一趟雷神基地——不管那地方叫甚麼基地。」

「那又怎麼樣？」沙德勒插嘴說，一面在琢磨總臺長沒有講的是甚麼話。

「我不敢相信賈梅生。像這麼重要的一樁任務，派他去恐怕不大穩妥。」

「難道沒有第二位可以勝任這件差事麼？」

「在目前時機如此緊急，委實找不到第二人。駕駛小貓車橫越這麼遠的荒野需要非凡的駕駛技術，而且在這種地方行車最容易失迷路途。」

「這麼說，此行非派賈梅生不可了。那麼你可以覺得他這人不夠牢靠呢？」

「我已經聽到他在大休息室中表示的意見。當然你早已聽說過這麼一個研究員。他大言不慚公開表示同情弱小民族的星際聯邦。」

麥古林說話的形象爲沙德勒綿密注意。他沒想到侏儒偉人的語音中蘊藏偌大的憤怒。因爲像

流光一瞥似的存在一個猜疑：難道總臺長故意要使自己轉移注意力麼？

這種猜疑僅僅留存很短的一瞬間。沙德勒曉得無須妄費心思尋訪對方的動機。總臺長工作過於勞累而且睡眠不足，這是有目共覩的。雖然外表頑健，到底麥古林已經上了一把年紀，而且個子小，精力有所不殆。這一次的緊急情勢使他費盡全副力量予以肆應。天文臺的研究計劃全部拆得七零八落，已經進行的整套方案被迫停止——甚至最心愛的實驗設備也在危險中。這一切都是星際聯邦的錯，凡不同意這種意見的人可能就是地球之敵。

在這種情況下，誰見到總臺長不會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呢？沙德勒生怕天文臺的主管也許徘徊在精神崩潰的邊緣，所以肆應方面必須處處小心謹慎。

於是沙德勒故意裝做欲言又止的口氣輕聲探詢道，「總臺長，有甚麼事您儘管吩咐我辦好了？」

「我只想知道你對賈梅生的判斷是否與我意見相同。我想你一定對他做過深入的調查。」

沙德勒囁嚅着說：「不過——我們規定不得公開討論對人員所做的評語的。其實我們的判斷大都依據道聽塗說和推測之詞。不過我認爲在表達一己觀感時，賈梅生是個心直口快者，喜歡甚麼就講了出來。嘴巴沒遮攔。但是您要曉得，在不滿與叛國兩者之間可有天壤之別呵。」

麥古林半晌不發一言。然後他非常冒火地搖搖頭說：「這樣幹不行，冒的風險太大。我不敢承擔偌大的重責。」

沙德勒心想這樣就難辦了。在月球他並未授權做分外的事，當然不能出面爲總臺長借箸代籌。上級又沒有特別下過命令：命令師蒂凡生取道天文臺的捷徑前往研究方案現場，當局也許根本不知道有沙德勒這個人出差月球。國防部與中央情報廳之間的連繫一向不夠理想。

可是儘管沒有收到指令，他的職責是十分明顯的。目前正是緊要關頭，假如國防當局希望要遣某某人前往研究方案的現場，他們一定有正當的理由。縱然要暫時放棄他扮演冷眼旁觀的角色，他也應該挺身而出地盡力協助。

於是沙德勒直截了當地向麥古林提出意見說：「報告總臺長，您不妨立刻召見賈梅生，把當前情勢分析給他聽。問他要不要出面志願擔任這一司機工作。我可以在隔壁監聽你們談話的進行情形，而且隨時跟你連絡。如果安全無慮我就打訊號讓您知道。我相信，賈梅生答應的話，他會照辦的。萬一他一口回絕。我想他也不至於兩面買好地欺騙您。」

「你會把我們這一行動的細節列入記錄嗎？」

「可以的，」沙德勒不耐煩地說：「順便提一句，要是我給你甚麼建議，最好不動聲色，不要使他起疑。儘管你內心多麼震撼，千萬開誠佈公，而且十分友善地跟他情商。」

總臺長想了一想，然後聳聳肩胛。後來他撳捺叫人的電鈕。「華乃爾，」主官下令說：「把賈梅生叫到我這兒來。」

沙德勒在隔壁的屋子裡枯等，好像過了幾個鐘頭才從擴音器中聆悉賈梅生的到達。不久就聽

見麥古林開始講話。

「賈梅生，很抱歉在你睡眠中吵醒了你。可是我們有一樁緊急的公事需要偏勞你的大駕。我不知道要是派你駕駛小貓車去到『展望隘』，大概要多少時間才能到達？」

聽到深邃的吸氣聲，沙德勒才如釋重負地莞爾而笑。他清楚賈梅生作何感想。展望隘位於柏拉圖南方的環坑山的山隘口，從那裡可以瞰望整個風暴海。通常小貓車外出時都不採取通過隘道的捷徑，寧願向西繞幾里走一個半弧型，因爲地型就平坦多了。不過小貓車翻越隘口並無多大困難，而且如果光線對勁，坐在車上的乘客大可以欣賞月面上難得一見的美麗景色。那時小貓車將以陡峻的斜坡順勢衝下，遠方的天邊可以見到犬牙交錯的壁戈山脈。

「如果我加速準備，可以在一小時以後到達。到那個隘口不過四十公里路程，但一路是坎坷的地形。」

「好的，」聽見麥古林慰藉地說，「我剛剛接到中央城轉來的電報，要我派出一趟差。他們知道你是我們這兒開小貓車天字第一號的能手，而且你又去過那邊。」

「去過那邊？」賈梅生不明所以地問。

「就是雷神研究方案的基地。也許你還沒有聽見這個番號，他們是這樣被人稱呼的。就是有一天晚上你開車去過的地方。」

「報告總臺長，請您接着講下去。我在聽您講哪。」

「情形是這樣的。中央城有位來客，需要立刻送往『雷神』研究基地。本來是派火箭專程送他去的，但是發生技術上的困難。因此他們改變主意派一列單軌車專車送他到本臺來，爲節省時間，你開車到展望隘跟列車碰頭，從那裡接他上車。然後載送他前往雷神基地。懂了吧？」

「不大瞭然。雷神基地爲何不能派出一輛小貓車迎接他呢？」

賈梅生是否兩面下注？沙德勒在想。不會是這樣的，他做成決定。他想出的是十分合理的疑問。

麥古林說：「你來看看地圖，就會發現展望隘是派小貓車接頭的理想地點。而且雷神基地的確也找不出一個合格的小貓車駕駛員。他們也派出一輛月面車，不過在他們的車子到達展望隘以前，你早就把人送到基地了。」

停頓了好一歇。賈梅生凝神注視月球地圖。終於表示意見說：「我願意試試看。不過我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末一回事。」

沙德勒想，麻煩來了。但願麥古林按照原先預約的方式應付對方。

只聽總臺長回答問題說：「很對，你有權知道一切，我也這樣想。載送去『雷神』基地的人是師蒂凡生博士。他肩負的任務關係地球的存亡續絕。我知道的僅此而已，此外我也就不再置喙了。」

沙德勒弓起脊背注意收聽那具揚聲器。有頗長一陣的鴉雀無聲。他推想賈梅生正在動腦筋準

備拿定主意。那位青年天文學家曉得他的地位舉足輕重，他可以恣意批評地球政要，譴責他們禍球害民的政策，也可以採取適當的行動使地球一敗塗地。沙德勒從前讀過的政論書刊中曾經提及在大戰尚未爆發之際到處有綏靖主義者，但是一但双方以兵戎相見以後這種人就告絕跡。賈梅生想必正在自我考量，研討自己究竟向誰效忠，也琢摩研討有如何的合乎邏輯的結論。

「我願意出這一趟公差，」講這句話時，聲音小到幾乎難以辨別。

麥古林叮嚀地說：「請記住，這完全是志願性的工作。你可以自由決定去或者不去。」

「我可以麼？」賈梅生說。他的語調中並無諷刺意味。其實他是自說自話，並非出個題目查問總臺長。

沙德勒聽見麥古林在翻弄文件。後來又聽見總臺長探問道：「派誰當你的副駕駛呢？」

「我看還是找惠勒吧？上次是他跟我一道出去探勘的。」

「很好。你去找他，我來跟運輸處關照一聲。好——祝好運道。」

「謝謝您，總臺長。」

沙德勒耐性多等了一歇，直到聽見總臺長打發走賈梅生，他才開門回到麥古林的辦公室。麥古林看見是他，面露憂慮神情朝他望望，然後噓了一口氣。

「經過情形比我料想到的為好。我認為你處理得恰到好處。」

這並非全然出乎巴結人，沙德勒對於總臺長能夠不動聲色地跟對方辦交涉，佩服得五體投地

。雖然接見賈梅生的交談不能稱之為服服貼貼，但是兩個人並未發生齟齬。

麥古林如釋重負地慨嘆說：「我心情開朗多了，因為有惠勒跟他一起去。而惠勒是可以信賴的。」

雖然心事重重，沙德勒仍然設法露出笑容。他有相當自信，總臺長所以對惠勒放心，主要由於那位年輕天文學者曾因發現了巨蛇座新星，立過大功，也曾在學術界著文鼓吹麥古林所發明『星光等級積光器』的功能。不過他知道科學家跟常人一樣，有時感情是可以左右理智的。

辦公桌上的話筒邊響起一陣蜂鳴器。

「報告總臺長，小貓車就要出動了。氣閘室的大門已經啓開。」

麥古林自動自發地瞧一眼牆上的掛鐘。「動作夠快。」他評論地說。然後憂悒地注視沙德勒。

「唔，沙德勒先生，現在想改變心腸為時已經太晚了。我唯有期望你的看法是正確無誤的。」

× × ×

世人不大明瞭在大白天駕駛月面小貓車既乏心曠神怡的情緒，更少安全感。比起來還是夜間行車安逸得多。強烈的日光使人必需戴上笨重的日光濾光鏡，而且黝黑的陰影隨時存在，只有在日光直射時才暫時豁免。行車途中他們偶爾撞上大大小小的罅隙，要是以快速度趕路更免不了遭

受顛簸之苦。反之，趁着夜間柔和的地球光開車就舒服多了。因爲沒有日光和陰影的強烈對比。

就賈梅生言，由於他幾乎迎着太陽向南方行駛，所以事情更顯得糟糕。有時爲了避免從頂上突出的岩石反光，他必須竭力走「之」字形的路線。當車輛從月塵較厚地區通過時，駕車還不太困難。後來地勢隨着鄰接山區的內部而升高，月塵就越來越淺。

惠德有自知之明，他決不在這一段路上和開車的好友攀談，因爲賈梅生必需拿出全副精神操縱車輛。不久他們已經接近山隘，從廻旋的坎坷山坡下望可以俯瞰下方的大平原。柏拉圖天文臺的望遠鏡構架體趨在天邊，猶如脆弱的兒童玩具，指點出天文臺所在的位置。惠勒看見這龐大的機械構架不禁感慨萬千。人們爲建造這座舉世無双的巨大無線電望遠鏡系統，曾經投入數以百萬計的工時和熟練技術。現在，它暫時變成一無用處的廢鋼鐵。但願有一天情勢好轉，讓這座美好的儀器能夠再度發揮威力向宇宙深處進行未了的探測工作。

一塊凸出的谷溝遮擋了往下方眺望視線，賈梅生從一條峽窄的山谷旋轉駕駛盤使車輛向右疾轉。在正上方陡峻的山坡上，此際已可清晰地發現那一根單軌車的軌道，那單軌設施用極大步幅勇猛地滑降到山底下來。一輛履帶式小貓車似乎無法和單軌的路基接近。但是越過了山隘把小貓車開到距離路基幾公尺的邊沿，似乎毫無困難。

這一帶的月球表面非常坎坷不平，而且十分險惡，詭譎，不過只要以前來過一趟的駕駛員，很容易從遺留在月面上的轍跡找到行駛的參考路線。由於車輛常在陰影中探索前進，賈梅生現在使用車頂照明的時機較多。他寧願憑藉從小貓車頂照射的光束操縱駕駛盤，這樣可以清澈地看清前面的地形，比直射的太陽光舒適多了。

不久改由惠德控制車頂燈，他注視從岩石罅隙中映射出一個個橢圓的光圈，不禁爲之神往。在接近眞空的月面，光束的本身是一點也看不見的，可是周圍却有說不出的一種奇幻的效應。這光束好似從莫須有的地方投射出來的，它跟小貓車根本不生關聯。

離開天文臺整整五十分鐘，他們駛抵展望隘現場。立即以無線臺報告位置。從這裡開始只消幾公里的下坡路就能達到預定的會合點。那單軌車的軌道以拋曲線狀向他們所在地迎面而來，然後轉往南方通過壁戈山丘，像一條銀色的緞帶劃過月面前往無垠的遠方。

惠勒頗爲洋洋自得地說：「唔，我們比他們早到，沒有讓他們久等。但願我知道這樣窮趕路到底爲的是甚麼。」

「那還不明白？」賈梅生答說：「師蒂凡生是我們天字第一號的輻射物理學大師。假如要打起仗來的話，你當然可以想像得到双方使用何種武器。」

「我從來沒有認眞地設想過──我想大概是導引飛彈之類。」

「相差不遠。不過我們可能要更勝一籌。一百多年以前人們常常迻談輻射性武器。要是他們想要，現在就可以造出來。」

「你說的不會是，死光武器吧！」

「會又怎樣？如果你複習一下近代史，廣島居民遭害於輻射線死於非命總有幾千幾萬。那還有兩百多年前的事。」

「唸過的，但是，如今想辦法遮斷那種射線並無困難。你可理會得出射線可能造成何種實體的損害麼？」

「那須看射程的遠近爲定。如果近在咫尺，我認爲會造成損失的。話說回來，我能的能力無邊，要造多大就有多大。到如今，要使射線朝所需要的方向集中發射，一定可以辦得到。迄至目前爲止，似乎並無促使人們從事這種研究的動機存在。要不誰知道散在太陽系各行星的試驗室，他們鬼鬼祟祟在搞甚麼名堂呢？」

惠勒沒有來得及答腔，就看見平原的遠方冒出一道強烈的光束。那光束以無比的速度直奔他們而來，從遠方迅捷的移動有如一顆流星。不出幾分鐘，就顯出了原形，竟是低低坐在單軌座架上帶着圓錐鼻頭部的月面單軌列車。

賈梅生對同伴說：「我想我還是迎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吧。這位老兄可能半輩子沒有穿過太空衣。而且他一定帶來了隨身的行囊。」

惠勒升坐在駕駛的座位上，注視他的好友翻身越過岩石前往單軌車的路基。單軌車的緊急氣閘門適時啓開，有一個人顫巍巍地踏上月球表面。從那人移動的生硬姿態，惠勒一眼看出他一定沒有生活在低重力環境的經驗。

師蒂凡生腋間夾着一隻大公事包，兩手端着一只木箱，顯出十二萬分謹愼的神情。賈梅生趨前想替他分擔部份重荷，可是那人不承情，不願意由別人代勞。只允許賈梅生替他拎帶來的唯一行李箱。

兩個人順岩層爬了過來，惠勒當即操作小貓車打開氣閘門讓他們上車。單軌列車卸下貴賓以後立即打倒車沿駛來的方向迅速地揚長而去。惠勒心裡在想，列車司機似乎急於馬上回家交差了事。他從來沒有見過單軌車可以開得這麼快。這時他才意味到在這寧靜的陽光強烈的月面，的確到了風聲鶴唳的緊張境地。他在想，以雷神基地爲會合目標的也許不限於他們這一組人。

他的想法完全正確。因爲正在同一時間，高高在地球以及其他天體運行的軌道以外，由星際邦聯所派遣太空入侵軍總指揮麾下的一支三艘太空巡洋艦組成的艦隊正在進行集結的動作。蒼鷹在筆直俯衝攫取食物以前先要在空際盤旋偵察。身爲入侵軍總指揮的卞楠准將，不久以前還是海爾曰魯斯大學電機工程系的教授，此際正率領他的太空船艦隊悄悄廻旋離月球相當距離的上空。卞楠准將正在等待上級的無線電命令，直到此刻他仍然期望這一道攻擊命令最好不要下達。

十五

師蒂凡生博士對自己甘冒危險來到月球出這一次公差，頗引以自豪。他這半輩子從未設想過，有一天會憑匹夫之勇來賣老命。現在星際危機既已表面化而自己仍能力持鎮靜，倒是有點出乎

意料之外。

不出幾個鐘頭光景，他大約就沒有命了。想到這一層，師博士只感到苦惱，但並不感覺恐懼。他想要做的研究工作是如此之多，又有那麼多學說有待親自試驗。經過最近兩年多的加速競爭，能夠安心地重新拾起基本科學研究，那眞是心儀已久的事情。可是，這無異於痴人說夢，在此刻最要緊的是保住這一條老命。

他掀開公事手提箱，從中取出百齡電路圖和組件配置計劃表。看見惠勒睜着圓圓眼珠站在旁邊注視電路圖和文件表上印刷的「極秘密」標簽，師博士不禁莞爾而笑。咳，事到如今，還講究甚麼極秘密，這些電路如果不是自己絞腦汁的產品，他也不會對它們這麼樣視同拱璧了。

他重行瞥了手提箱一眼，確信搭鍵已經扣牢。那只手提箱關係到天體中好幾個星球的存亡絕續。在人類歷史上有沒有過類似的出差？把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交託在一個出差人的手裡？師蒂凡生不禁想起歷史上兩個例子，都是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績。例一，有一個英國科學家，曾經提着價值連城的公事包飛越大西洋去到美國，事後據說那公事包裏裝了最有價值的方案：所謂空洞型磁力機的樣板，這是組成雷達的核心組件，後來成爲毀滅希特勒軍力的王牌。例二，又隔了幾年，有一架孤鷹似的 B-29 超級空中保壘機從美國一口氣飛越太平洋到達馬里安娜群島中的天南嶼（TINIAN），機身裏携帶了當時存在世界上全部的鈾二三五分裂物質。

可是以上兩個例子雖然都很重要，若論間不容髮的緊急程度，都無法和師博士這一次相提並論。

師蒂凡生登上月面車以後，便向賈梅生和惠勒兩位口中唸唸有詞，表達對他們的協調合作由衷的感激。他對兩位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們是柏拉圖天文臺的天文工作者，這番是自抱奮勇來當他的司機的。既然他們是科學家，自然會奇怪何以他要在如此風雲緊張之際專程前來月球。後來正駕駛賈梅生把操縱系交代給同伴惠勒後，從座位走出，來到後面客艙時，他早就心裏有數了。

「從此地開下去，就不再崎嶇難行了，」賈梅生表示請師蒂凡生放心，然後開始答訕說：「我們會在二十分鐘以內抵達所謂『雷神基地』的。您認爲來得及嗎？」

師蒂凡生頷首表示滿意。

「總比那隻太空船拋錨時，我們所希望的要好多了。你們或許由於此番行爲會獲得特別的勛章亦未可知。」

賈梅生冷冷地答說：「我才不稀罕哩。我只想做我認爲是正當的事。你做的事是否有把握跟我一樣正當呢？」

師蒂凡生驚愕地朝這位青年科學家注視。不過用不多久，已經掌握情況。在他結識的年輕一代同僚中，他早就遇見過像賈梅生的典型。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曾經苦心修行一番心智上的沉思過程。只要經歷一番現實事務的磨練，等年紀大些就會變爲老成持重的。有時師博士在想，這究竟算是人性的悲劇呢或是一種祝福。

於是他心平氣和在答說：「你在期望我預測未來。誰也沒有本領預知他的所作所爲，從長遠處着想，究竟好事還是劣績。但是我確信自己是爲防衞地球而努力，設如有外來的侵入，必然來自星際聯邦，絕非來自地球母親。我想你應該認清這一點。」

「可是，難道我們不負挑釁的責任嗎？」

「就某些爭論而言，你說得也許有理——但是，兩方面各有各的理由。你把星際聯邦當做眼睛長在頭頂上，專心開拓太空的先鋒。他們在各行星與星體中創建美妙無比的新世界，妙文明。可是你忘記他們也可以變得橫蠻霸道，不通情理。你可記得，他們如何拒絕供應日常用品逼迫我們撤離行星附近的工作人員？再想想，他們如何使盡花樣不讓我們派遣太空船前往木星以外的天體。爲了甚麼呢？因爲他們把太陽系視爲禁臠，不讓別人有染指的機會。假如他們獲得各項資源的供應，要多少，有多少，那他們必然越發氣焰萬丈，目空一切了。我想他們是故意來找岔兒的，我們本來也打算讓他們分潤一些重要金屬的。沒想到世局的演變竟弄到目前這種僵持的境地，不過我認爲已經毫無轉圜的餘地了。」

講到此地，他瞥了一下手錶，發覺時間已經差不多，就繼續探問一句：「麻煩你擰開收音機聽聽新聞廣播可好？我要聽聽有甚麼最新發展。」

賈梅生撥動一下頻道，將環狀天線調整得和地球平行。從太陽的方向產生很大的雜波干擾，因爲此際地球和太陽幾乎在一條直線上，不過幸虧發射台的電力特別強大，所以新聞報告仍然聽

得出來，而且音頻並無忽強忽衰的現象。

師蒂凡生朝月面車上的時針對一對錶，發現那一只錶撥快一秒多鐘的樣子。後來他想起它原來是向另一時間基準看齊的——所謂月球格林威治時間，他聽到從無線電收音機裏傳來的報時訊號，那訊號剛剛越過月球與地球之間四十萬公里的距離。一想到自己離家這麼遠不禁使師蒂凡生心頭感到一陣冰涼。

然後是頗長一陣沉寂，長到使賈梅生不耐煩地扭轉音量的旋柄，藉以檢查收音機是否照常運作。整整隔了一分鐘，才聽見廣播員竭力保持鎭靜宣讀官方的文告。

「這裡是地球廣播電台。海牙當局剛剛發表以下的文告：

「三星聯邦玆以備忘錄正式通知地球，表示他們卽將佔領月球某些地區之願望。並聲明任何抗拒佔領的行爲必將以武力對付。

「本政府玆已採取保衞月球主權完整之一切必要步驟。一俟時機成熟，當卽發佈進一步之聲明。在目前應予強調說明，眼前並無危機存在，在地球周圍二十四小時航程以內並未發現任何懷有敵意的太空船隻。

「這裡是地球廣播電台。請隨時注意收聽本台後續的新聞報告。」

廣播中止後，顯得分外的孤寂，從揚聲器偶爾傳出嗞嗞雜音和不時出現的太陽離子層的靜電干擾，惠勒早已把月面車停在原地，專心收聽地球的廣播。惠勒高踞在駕駛席位上，注視客艙中

兩個人的表情。師蒂凡生正聚精會神研究那幅攤在地圖桌上的線路圖，根本沒有把另外的人放在心上，賈梅生依然用手調整音量旋柄，自從廣播員發出廣播以來，他片刻不會改變姿態。後來，一言未發，他跳進駕駛艙，從惠勒手中接過操縱車輛的控制系統。

師蒂凡生等了幾乎半輩子才聽見惠勒興奮地告訴他說：「我們快要到啦。瞧——正前方！」他應聲走進駕駛艙，朝前方遍佈裂口的坎坷月面張望。是這麼一個蹩腳的地方，他想，怎未值得人們拚命奪取呢！當然外貌上佈滿融漿和流星塵埃只是一種偽裝。在月面下方却埋藏了無與倫比的寶藏，那是人們花費兩百年的精力才尋找得到的。要是沒有發現它的價值也許反而好些，至少不至於大動干戈……

遠在兩、三公里開外，巨大的金屬質地圓形天頂已然閃閃發出毫光。從這一個角度眺望過去，那座圓形天頂建築有一種奇怪的形貌，因為陰影部份十分黝黑，似乎難以望穿。第一眼的印象，那座圓形天頂好像用刀切割變成了半個西瓜。不過師蒂凡生心裡有數，在這建築的內部各種工程加緊進行，忙迫得有若蜜蜂窩。他但願助理人員早已按圖樣的設計已經裝好了電源和調變的電路。

師蒂凡生用手調整太空裝上面的頭盔座架，自從進入月面以來他一直未會弄過這一部份裝備的。他站在賈梅生的背後，倚靠着電瓶外殼使身體保持穩定。

師博士這才向兩位天文學家道出此行的任務，「好，現在我們已經來到目的地，我可以讓你們明瞭我們此行究竟為的是甚麼。」他用手朝迅捷接近的圓頂大建築比劃着說，「這一地區開始時是個鑛場，現在仍然如此。我們在這裡創造了前所未見的新技術，朝月面下方一百公里深鑽了一個鑛井，而且確確實實發掘出來豐富的金屬鑛產。」

「一百公里深的鑛井，」惠勒失聲叫道：「那簡直不可能嘛！在承受偌大大壓力之下無法保持鑛井不崩塌！」

「可是鑛井的確打成功了，而且有鑛砂源源產出，」師蒂凡生唱反調地告訴年輕天文學家，「我現在沒有功夫講解鑽鑛的細部技術，就算我知道的夠多。不過我提醒你們，在月球我們可以較比在地球鑽深六倍而不致倒塌。但是問題的重點不在採鑛技術。眞正的訣竅在乎行家所謂壓力開鑛術。當鑽頭逐漸向下方沉落時，鑛井中立即為重型矽油所灌滿，其密度與鑛床週圍的岩石相埒。因此無論鑽頭打得有多深，內外壓力仍能保持一致，因此就決不致有鑛井發生崩塌的情事，像許多簡單的原理一樣，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費勁。所有採鑛器材均須置放在月面下方，而且要承受巨大壓力，不過技術難題業經先後克服，我們已經發掘出來相當數量的貴重金屬。

「大約兩年前星際聯邦探悉這一個方案在施工之中。我們相信他們也在進行類似的工程，惜乎沒有獲得成功。於是他們惱羞成怒，拿定主意假如我們不把這個鑛場跟他們分享，我們也別想獨吞寶藏。他們的政策似乎是威嚇我們跟聯邦合作。這是辦不到的。

「剛才說的就是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不過現在講來，已經淪為次要部份了。這裡不僅是鑛

場，也是防禦武器的要塞所在地。有一些已經試驗過，完成作戰準備。另外一些，有待作最後的校正。我帶來的正是用做校正的最重要的樞紐電路。我說地球當局欠你們兩位一筆無法報償的債，就是這個意思。不要打斷我的話我們快要到啦。我現在告訴你們實話——我眞心要你們弄清楚。無線電新聞報告所說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此處安全無慮，完全是騙人的外交辭令。星際聯邦要想我們大家相信的也正是這種謊言。我們希望他們繼續認爲我們一直是不知情的傻懵子。事實上我們早就發現了他們的入侵太空船隊。這一個太空船隊目前正以前所未見的高速向月球進襲。大約比普通燃料的太空船快了十倍。我猜想他們大約研裝了某種新式的推進動力系統，但願他們還沒有發明任何新武器。在他們到達此地以前，我們大約有三個鐘頭的時間餘裕，假定他們沒有加速度趕完這一段路程。你們兩位可以留在此地，但是爲了諸位的安全起見，我建議你們把月面車調過頭，拚命加油向柏拉圖天文臺趕回去。假定在半路上發見任何意外現象，儘快採取低姿態，找一個地方隱匿起來。有罅隙的話，不必猶豫馬上鑽進去。任何可作隱蔽的自然環境都可以利用一下。而且呆在原地不可露面，直到天下太平爲止。好了，我叮嚀的話已經講完，再見，祝你們好運道。我但願等這一碼事過去以後，我們有重逢之一日。」

月面車已駛抵大圓頂建築的陰影部份，賈梅生圍着四周兜圈子，想找尋一條出路。忽然間，他對這個地方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想了起來，他上次和惠勒冒險開車出來兜風就來過這個地方，於是把車輛緊急刹住。師蒂凡生腋下夾着那個神秘的公事包，在兩位年輕天文學家來得及答話

以前，已經通過氣閘門溜出月面車。月面車的外門砰地一聲關牢，儀表板上露出『氣閘系復原』字樣。他們看見師蒂凡生連跑帶跳地奔向圓頂建築，時間算得極爲準確，一扇圓轉門適時啓開讓他進入，然後恢復密封的老樣子。

現在只有月面車孤零零停留在圓頂天頂的陰影裡。環顧周遭毫無生命的迹象，但是不久大機器開始以逐漸加速的頻率震動起來，使得月面車上的儀表瘋狂地顫動，連燈光也黯淡下來。隔了一會兒才恢復原狀。一切雖然仍舊，但從圓頂建築中洩露出來的能量早已向空間擴散了許久。兩位天文學家曉得在建築內部蘊藏有等待釋放的巨大能重。他們這時才憶起師蒂凡生的臨別贈言。整個的原野似乎無比的緊張心情期待着卽將發動的巨災。

月面車像一隻小甲蟲越過坎坷不平的平地向遙遠的山區匆匆趕路，希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是賈梅生懷疑縱然到達山區，是否可以安然無事。他記得二百年前科學家第一次發揮核子能當做武器造成的結果。而今日這些玄妙的戰爭藝術無非以核子武器做好發展的基礎而已。他兀自沉思，周圍這一片原野，是被午間太陽晒得灼熱難當的大地，可能不久還要遭受一次更熾烈熱輻射的洗禮。

他奮力操縱駕駛系統，使月面車向柏拉圖要塞疾進，那天文臺的高大圓頂建築位於群山中的顚峯上，有如一座固若金湯的保壘。但是眞正的保壘實際上是他們剛剛離去的雷神基地，在那裏人們好整以暇的準備，尙未公開的武器，迎接苦難的考驗。

十六

要是賈梅生專心一意駕駛月面車，不會胡思亂想宇宙大事的話，就不會出這個漏子了。可是意外已經發生，埋怨也就無益。何況地形是那樣平坦堅實，和他們原先碾軋過千百里路程並無不同。

地面看起來雖然一坦平陽，可是一點也不堅實，還沒有湖水踏實哩。一發現月面車引擎打空轉，車頭在一陣塵烟中消失踪影，賈梅生立即知道大事不好。整個車身向前猛栽，毫無憑藉地開始一前一後搖晃。雖然駕駛人費盡力量努力操縱，車輛仍然無告地失去速力。像一艘往深海中下沉的潛艇，月面車開始朝塵坑墜落。惠勒在旁邊看得發呆，他睜大眼睛注視周遭，覺得他們好像沒入一股漩渦的雲層之中。不過幾秒鐘光景，白光已從四周消失。賈梅生關掉電門，使引擎暫時休憩。在月面車漸漸沒入月面下的塵坑中時，只有空氣調節器營營作聲打破一片寂靜。

賈梅生摸索到電門開關擰亮了座艙燈。有短暫時間兩位科學家面面相覷互不出聲，只無望地彼此注視。後來惠勒顫巍巍地走到鄰近的窗口朝外張望。其實他甚麼也看不見，外面一片漆黑，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黑夜。

突然月面車輕輕一跳，終於墜到坑底。

賈梅生吐了一口氣說：「感謝主，這個坑還不算太深。」

「不深對我們又有甚麼好處？」惠勒言下之意，好像兩個人已經墜入無望的深淵之中。在柏拉圖天文臺他常常聽人談起這種害死人的月面塵坑。以前被它吞噬過的人和車或已不計其數。

月面上塵坑並非罕有事物。只要造物的條件適合，就能夠存在。縱然人類登陸月球蓋有年餘，塵坑存在的原因，至今仍未完全揭曉。

開始時需要一塊岩層鬆弛適度的淺坑，然後經歷上億年的晝夜溫度變化，將月球的表層粉碎而後再慢慢烤成粉膩的粉末，終至成為奶油似的流質沉澱在岩層的底部。這種月塵從各種性質觀察，是一種液體。它的質地細膩，如用一隻水桶裝備，從頂端逸出的月塵有如四下濺潑的柴油。在夜間如果注視塵坑的表滿，不難發現徐徐環流的對流作用，上層塵粒冷却以後徐徐下沉，而底部的塵粒則受熱後升到頂上來。這種對流現象使人在夜晚容易找到它的所在。只要攜帶一套紅外線偵測儀，就可以在數公里以外，『看見』那種異常的熱輻射作用。不過在白天大太陽照射下，日光掩蓋一切，就無從偵測了。

此際賈梅生佯作鎮定地安慰同伴說：「我們不必慌張，我想我們可以有辦法鑽出去的。這個塵坑範圍不大，否則我們早就可以預先發現的。這一帶地區本來就沒有徹底測量過。」

「可是能夠吞我們下去，塊頭也不算小。」

「講得不錯。但是不要忘記這名堂的物理性質。只要我們不停轉動引擎，我們就有機會出險——正如同可以潛水的兩棲戰車能夠自力爬上岸一樣。我感到困擾的只是不曉得從那個方向試。

向前衝呢？還是打倒車？」

「如果我們往前衝，可能越鑽越深。」

「倒不一定如此。或許如我們預料，這個塵坑範圍並不廣大，我們剛才的餘力也許已經衝過一半的範圍。你看地層的斜坡那一邊陡峻？向前大，還是向後大？」

「我看前面也許比後面的斜坡陡些。」

「我有同感。那就試試看向前衝——向前，引擎也許能發出更大的馬力。」

賈梅生慢慢把傳動系吃進轉速最小的排擋。月面車略作抗拒，他們的確向前搖動了兩下，終於又停住不動。

「我早料到這一層的，」賈梅生說：「我們無法一口氣向前慢慢地行動，必須改爲陣陣地短衝。趕快爲引擎祈禱——當然連轉動系在內。」

他們一連發動幾次短暫的衝撞，掙扎幾步停一下，再衝一小段。然後賈梅生使引擎完全熄火。

「你爲何熄火？」惠勒十分焦灼地發出詰責，「我們似乎很有成績哩。」

「是呀。但是引擎也熱得可以。這種月塵是一種絕對地絕熱體。我們要休息一分鐘，等引擎完全冷却以後再試。」

兩個人默默坐着，一言不發。在燈光明亮的月面車車廂內他們呆呆枯坐，惠勒想，這個樣子也許是他們的墳墓亦未可知。正當他們企圖加速逃亡，尋覓安身立命的避風港時，竟遭遇到這種意外，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可聽見有一種噪音麼？」賈梅生突然詢問他的同伴。他把空氣環流系的電門也關掉，於是艙內一片死寂。

車身壁間發出細微地絲絲聲響。那是一種耳語似地摩擦聲息，惠勒一時無法辨別聲音來自何處。

「月塵開始升浮。你要曉得這種物質極不穩定，縱然少許熱量也足以使它們產生對流作用。我但願在正上方的月面噴出一般月塵的噴泉——如果有人來到周圍就可以注意到這個怪現象。」

至少可以暫時使兩位科學家獲得安慰不小。在月面車裡本已携有可供好幾天應用的食物與空氣——所有月面車出發以前都要携帶緊急時期的備用存量——天文臺也可以大致推定他們目前的位置。但是，不用多久，柏拉圖天文臺自己也夠它忙的。那時未必有餘力來照顧他們兩人……

賈梅生重行發動引擎，笨重的月面車在重負下開始向前扎掙。根本無法估測究竟有否在塵坑中移動。惠勒不敢想，如果引擎熄火他們的命運又當如何。其實月面車的堅實履帶正在坑底的岩床上徐緩地滾進，在無法想像的重負下月面車呻吟着向淺坡移動。

足足過了一個鐘頭他們才確信局勢漸有轉機。履帶正以某一仰角向上掙扎，只是無法估測下方的月塵究竟還有多深。他們隨時可能脫月塵而重見天日——也許再前進一百公尺的蝸行就能脫

險。

賈梅生故意讓引擎多休憇片刻，再繼續開動大車。有一次在休息時惠勒坦白地質問同伴道：

「如果脫離不了月塵，我們該怎末辦？」

賈梅生答說：「我們有兩條路。第一條，在原地等候，直到救兵來到。其實也頗有希望，因為從我們掙扎的路徑很容易找出我們被困的位置。第二條，我們放棄月面車出走。」

「甚麼話！那怎末可能呢？」

「亦不盡然。我曉得以前有一次先例。就如同從失事在海底的潛艇中逃生相彷。」

「這個念頭怪誕已極——想要在這種塵坑中泅泳？」

「小時候我有過在大風雪中失迷的經驗。所以我可以想象在塵坑中探索是何種滋味。最大的困擾在於不知東南西北和上下，只好四處打圈圈掙扎，直到精疲力竭而後已。但願我們還不至於走這一條路。」

惠勒心裡想，他很久沒有說過這個樣子的怪誕話了。

月面車繼續圍困在塵坑中大約又隔一個鐘頭終於脫離險境。兩位科學家再見天日時，心情的歡忭簡直無法描述。但是他們還不能算已經安全地生還。由於阻力大為減小，月面車行駛速度已大大提高，可是前程保不定穩藏有其他的塵坑。

惠勒目送月面車外邊的滾滾洪流逐漸遠離，內心至感震慄。有時他想不通，他們果眞是憑仗引擎動力從塵坑的深淵中寸土必爭掙扎着爬上陸地的麼？這種看來像流體的塵坑物質一直在緩緩運動，這才使他從夢幻中返回現實。他覺得應該向當局建議下次生產新型月面車的時候，應該將車身外形流線型化，萬一再度陷身塵坑，出險的機會就將大為改善。如果在地球上，誰會想像到流線型的車身有其必要性呢？

月面車終於爬上安穩的乾燥土地——事實上較之他們剛剛脫離的塵坑也乾不了多少。賈梅生由於擔任繁劇的正駕駛，在出險俄頃倍感身心交瘁。他兩臂向前一伸，伏在方向盤上動彈不得。惠勒被同伴的感染也覺得十分萎靡。不過感謝上蒼，他們終於脫險，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在強力的日光照射下，惠勒忽然憶起他們離開雷神基地已經有三個多鐘頭，路程却僅僅走了二十公里稍多一點。

縱然這麼遠，他們兩人總算命不該絕地逃脫一次大難。可是誰知道哩！他們重振旗鼓地駕駛月面車再上征程。這時車輛在一帶稜線較淺的山脊上活動。此際好像聽見有撕破金屬的一聲長嘯，月面車在震顫中失去控制，團團轉地幾乎兜了一個圓圈。賈梅生隨手關掉引擎，他們漸漸停止下來。

賈梅生輕聲向同伴耳語：「我想這就是了。不過，我們總算命大。要是仍然在那個塵坑中打滾，我們——」他沒有把話講完，改為向反射鏡中注視。惠勒也一同向後方注視。

在遠方的天邊，雷神基地的大圓形建築仍然巍然屹立，也許他們已經發出最大的抵抗力量。

不過爲了自身的安全，最好撥轉車頭把月面車停在山坡下方，利用地形來掩護正在醞釀中的險惡風雲。

十七

直到今天，對於壁戈山太空戰役双方究竟用的是甚麼武器，仍然諱莫如深。一般人只知道在這一戰役中飛彈並未發揮多大威力。這也難怪，在太空戰爭中，除非彈頭能不偏不倚直接命中目標，任何有偏差的彈着都是功虧一簣的。因爲在沒有大氣的地方，沒有介質可以作爲傳播震波的能媒。

彈着點距離目標物幾百公尺遠，縱屬是一枚高威力的核子彈也不會產生震爆效應。而原子爆炸時的輻射作用對於有良好掩護的建築物也無法侵害它一絲一毫。何況地球當局和三星聯邦早就擁有一套可以誘餌彈頭使之遠離目標的有效方法。

壁戈山之役眞正的新武器實係非物質性的產物。其中以離子光束的威力最大，這些離子光束原是由太空船動力系統就地取材加以動用的。自從三百年前發明無線電眞空管以來，科學家們就孜孜不停地研究帶電質點的流動能量。後者研製成功做爲推進太空器的「離子槳火箭」，正屬此類流動能量應用上的大躍進。這種火箭憑噴射帶電質點的流動能量產生推力。離子光束具有殺傷與破壞力，太空發展中會發生多次空難事件，雖然往往爲了約束其有效範圍而故意使其偏離焦點

。

離子光束武器，當然也有它的尅星。產生離子光束的電場和磁場，自亦可以用來使光束分散，而將足以危害的集中光束分化爲無碍的散光。

此外，還有一種難以建造，威力着實驚人的純輻射線武器。甚至發展超級的純輻射光武器，地球和星際聯邦也互不相讓的相繼完成。現在只待事實表現究竟那一邊的武器更厲害——是星際聯邦因人才薈萃製出的精良產品呢？還是地球挾其龐大生產力而高居上風？

× × ×

太空入侵軍司令官卡楠准將對於宇宙大勢和敵我優劣因素早已成竹在胸。此際卡將軍正統率所部由三艘太空船編組而成的入侵船隊向月球進發。像歷史上所有興師壓境的大軍統帥一樣，卡楠覺得自己兵力過於薄弱，距離他期望擁有的資源遠甚。說眞個的，他寧願最好不要蠢動爲妙。

麾下一共是三艘太空船，以他的座艦「艾奇龍」號，噸位最大。其餘兩艘都是改裝而成的替用品，一艘由客船「晨星」號修改後命名爲「伊利大勒斯」，另一艘則是貨船改造而成的「黎濟江號」。此時伊利大勒斯和黎濟江號正沿預期的航路分別自外太空向月球迂迴。司令官不曉得他的兩翼包抄戰術是否能仍掌握着攻其不備的奇襲效應。縱然兩翼的行動爲敵方偵察到了，可是地球恐怕也未必能知道主力艦艾奇龍號的位置。這些船隻都是以希臘神話中的地名加以命名的，譬如艾奇龍指死亡河 Acheron ，伊利大勒斯是指「滅絕河」 Eridanus ，「黎濟江」是指希臘的

大河 Lethe 。這也許因爲三星聯邦總理邱吉爾先生想從各方面別出心裁，不讓他的祖先二次大戰時大英帝國的首相專美於前吧。太空船以死亡河，滅絕河爲番號，聽起來不大悅耳。可是，這種番號何嘗不夠寫實呢，不錯，只要再過廿四小時，它們可不是要使成千上百的人們灰飛烟滅麼。

通信官寇蒂斯朝機器廊板上瞄了一眼，大聲向司令官發出報告。寇中尉在全船船員中是在太空生活經驗最久的一員。

「報告司令官，剛剛收到一份月球拍來的電訊，專門送給我們的加急電。」

卞楠准將不禁大吃一驚。如果敵方已經發現我們的位置，他們一定有很深奧的偵測裝備。他迅速看了看電文，一顆心才着實地落下地。

「發電者：柏拉圖天文台。受電者：星際聯邦。本台尚有無法拆卸轉入地下之儀器。全台員工亦均留原址，請注意。總臺長麥古林。」

「通訊官，下次不可這樣大驚小怪，」司令官斥責部下說：「我還以爲你說他們是對我拍發的專電哩。我想他們這麼遠就偵測出我們的動向，那就糟糕了。」

「報告司令，下次不敢。這是一通電。使用天文台明碼頻率發出來的。」

卞楠准將看完以後，順手將電訊遞給作戰組長梅敦上校。

「你看怎樣講？你在柏拉圖當過實習員的，對不？」

梅敦上校遵命閱讀來電，不禁微露笑容。

「麥古林還是老脾氣。儀器第一，人員次之。我一點也不煩心。我會盡全力使武器正中目標的。彈着離目標一百公尺並不算太差。我想他們是在月面下，有良好的掩護的，除非直接命中目標，我想他們是有恃無恐的。」

時計的表面上，指針無情地在變動它最後時分的位置。卞楠准將一心一意注視着代表他麾下太空艦隊的三個小光點在航路球體上沿預定的航線緩緩運動，依然確信在夜暗庇護下，他們未經人發覺。他曾經幻想過自己有朝一日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是像這樣掌握着幾個星體命運的時刻，他一輩子也不會夢想過的。

可是他沒有想到溫馴地休憇在反應器爐心中的巨大動力，只待他一聲令下就可以發出無比的能量。他也沒有想一想這個卽將由他佔領的月球據點，人們將來閱讀歷史時會回憶到這一天的。他此時只想，像其他曾經參加登陸戰的軍人一樣，明天這個時刻，我將置身何方。

× × ×

在相距不到一百萬公里的地方，師蒂凡生端坐在控制台面前，諦視着經由雷神基地幾座照相機拍攝以後反映在螢光幕上的太陽影像。在他未到基地以前，各位工程技師們曾經加班工作完成了裝備的配置，現在由於過份疲勞，一個個沒精打采地站在他的身旁。他已經從地球及時趕到雷神基地，而且把隨身帶來的辨識器裝入線路之中。

師蒂凡生輕輕撙動一只旋鈕，太陽影像立卽失去踪跡。他撥動刻度盤位置，將照相機的鏡頭加以變換，可是基地保壘的形象絲毫沒有顯示出來。隱影的技術非常完美。

過度的得意最好暫時掩飾起來，師蒂凡生於是向後傾身靠在高背椅上，然後用手指點着儀器廍板說：

「現在看你們的調頻工夫了。要儘量透露供觀察的光波，但必須把紫外線以上的光波完全地反射回去。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言，他們射來的輻射光束強度最多不會大過一千安格斯特朗（譯註：Angstroms 爲輻射線波長單位，每單位長僅爲一公厘的一億分之一。）我想當他們發覺射出的輻射線完全彈回的時候，一定非常的驚訝。我但願我們能將它們的輻射線原封送回去就更好了。

「我奇怪當我們開動全部反射能量時，從外界看是個甚麼模樣？」一位工程師提出一則疑問。

「就像一座完美的反射鏡。只要保持這種反射輻射線的性能，我們就不致受到輻射的損害。我能向你保證的也只有這一點。」

師蒂凡生俯首注視手錶。「如果情報正確的話，我們只有二十分鐘的餘暇了。但是我不敢保險時間當眞這麼準。」

× × ×

賈梅生關掉無線電收音機，對同伴惠勒說：「最低限度總臺長麥古林知道我們的去向。他沒

有派人來營救我們出險，我不責怪他。」

「那我們怎末辦才好呢？」

「先找點吃食」說着，賈梅生便退到月面車後端的小膳食間去，「我想我們必須自尋生路，要掙扎很久才回得了天文臺。」

惠勒神情緊張地朝月面的原野眺望，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只有巨大圓形天頂建築的輪廓隱約可見，那便是雷神基地的所在。不久，他忽然瞠目結舌地把下巴墜了下來，久久未能復原。要過好幾秒鐘，他才相信眼見是實，並未受到甚麼障眼術的矇蔽。

「賈兄，」惠勒大聲呼叫同伴：「快來看看這種景象呵！」

賈梅生倉促間應聲而至，兩位好友並肩向遠方水平線上眺望。那座部份呈陰影狀的半球體，現在完全改變了模樣。本來是月牙狀的淡淡光輝，如今已經變成一顆閃爍的晨星，正如太陽的影子反射在一只完美的水晶球發出形貌相像。

他們取出望遠鏡，再度細心觀察，也獲得相同的印象。圓形天頂不再露出它的輪廓，只剩下一種迷茫的銀色幽影。在惠勒心目中，他好像看見一顆非常大的水銀珠子高踞在水平線上。

賈梅生在震懾之餘故意不動聲色發出評論說：「我倒願意知道他們怎末能辦到這一層的。我不喜歡這種形貌。覺得它突出在水平線上，過於暴露。」

賈梅生出力打開車廂中的褓物櫃櫃門，把需要的食物丟了出來。他丟了兩根巧克力棒糖和肉

醬包給惠勒。

他叮嚀着說：「可以嚼一些巧克力了，我們恐怕沒有安安穩穩用膳的時間了。如果渴的話，最好喝它一點。但是不要過量——你要穿着那一身太空裝行頭的，那是老舊的款式。」

惠勒利用心算估測距離。他們此時大約離開雷神基地有八十公里遠，柏拉圖平原正介乎他們與天文臺之間，要徒步返回天文臺的確夠他們走的，何況他們留在原地要安全些。這輛月面車已經爲他們出力不小，今後更可以爲他們作爲屏障之用。

賈梅生對同伴的如意算盤略加思索，然後澆了對方一盆冷水，「別忘了師蒂凡生大師的臨別贈言，」他提醒惠勒說：「他吩咐我們入土爲安，越早鑽到地洞裡越好。他不會隨便講話的，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他們在月面車附近五十公尺處發現一個月面坑。那淺坑位於與基地相反的斜坡上，深度有一人高，底部平坦，足夠兩個人躺下去。那個淺坑委實像一個特製的立式散兵坑。找到這麼一個坑使賈梅生大爲高興。

他興緻勃勃地說：「現在使我煩心的，乃是不知還要等多久。很可能我們是庸人自擾，也許天下本無事亦未可知。但是，如果我們徒步走向天文臺，說不定在平原上毫無屏障的地方遇到最緊張的關頭。」

兩個人討論一番之後達成了折衷的辦法。他們決定穿着太空裝，但仍然返回月面車的車廂中

，坐在裡面待變至少可以舒服些。如果情況緊急，他們可以跑進坑穴中避難，只不過化幾秒鐘的工夫而已。

接着絲毫沒有預警，突然間，冒出一股從來沒有見過的天火，把風暴海的黯灰岩層燒成焦炭。惠勒的直覺印象還以爲有人發動一具龐大的探照燈將無比的光芒照射着座騎的月面車。隔了一會他才領悟到這種日蝕般的爆炸發生在幾十公里以外。高高在天頂上方有一團滾圓形紫色火球，在逐漸地膨脹體積中，光亮度也逐次減弱。不過幾秒鐘光景，那一團火球已經衰退爲一朵明亮的彩雲。彩雲帶着巨量氣體向月球的邊沿徐徐墜落，不久就沒入天邊水平線上，好像一輪怪誕的夕陽。

賈梅生憂愁地說：「我們眞叫傻。那是一枚核子彈頭——我們如果在威力圈以內，早就沒有命了。」

惠勒不以爲然地詰辯說：「沒關係。大概離我們有五十公里的樣子。珈瑪射線擴散到我們跟前，早就沒有勁道了。而且這種月面車的外殼也算上等屏蔽材料。」

賈梅生並未答話，他已經邁步走向月面車出口的氣閘門。惠勒亦步亦趨尾隨在後面。後來想起車子上有一具輻射強度偵測儀，他就回頭找出來拿到手上。惠勒心裡盤算，還有甚麼東西可以從車子上帶走的麼？他走到盥洗間一把扯下掛窗帘布的橫桿，又把洗面盆壁上的小鏡子拿走。

等他與賈梅生會齊時，賈梅生在氣閘門口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惠勒把輻射儀遞給同伴，

也懶得解釋被他拆下來的設備都有甚麼用場。直到兩個人平安地蹲踞在坑穴底部，他才講述帶出的小玩意作甚麼用處。

惠勒氣急敗壞地告訴同伴：「要是有甚麼使我憎恨的話，我最恨不能夠看見外面到底在搞甚麼名堂。」講完以後他動手把小鏡子裝在橫桿上，使用從口袋中掏出來的電線捆紮。忙了幾分鐘，惠勒就自己做成一具最原始的潛望鏡。他可以在坑底窺探外面的虛實。

他頗爲洋洋自得地報導從潛望鏡中的發現，「我還可以清楚地看見圓形天頂。在我看來，它仍然是老樣子。

賈梅生答說：「應該如此。他們一定是在核子彈頭離開基地有幾十公里時故意提前使它引爆的」。

「說不定那是一枚警告的發射。」

「絕對不會。像鑄這種分裂性物質不會拿它當鞭炮放給人欣賞的。那是眞刀眞槍。我納悶下一着棋怎樣走法？」

只隔了五分鐘，棋步就走出來了。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一枚光爍的核子太陽在天際逐一開花。照它們的彈道看來似乎是指向雷神基地似的，可是還沒有接近圓形天頂老早就擴散成爲一團氣暈。

惠勒咕嘰着說：「第一枚和第二枚以地球爲射擊目標。我奇怪這些飛彈是從那兒發射出來的？」

賈梅生暗自慶幸地說：「如果任何一發在頭頂上爆炸，我們早就報銷掉了。你要曉得這兒並無吸收珈瑪射線的大氣層。」

「輻射強度儀的讀數怎末說？」

「還不要緊第一發爆炸的時候，我們呆在月面車裡，我倒十分擔心」。

惠勒忙着用自造的潛望鏡向天空搜尋，來不及回話。現在脫離日光直射的烓耀，他發現在天上和繁星併列中想必環伺着入侵太空艦隊，準備進行下一回合的攻擊。他恐怕無法目觀太空艦隊的雄姿，不過總可以看得出它們發射出來的飛彈。

從壁戈山脈的背後以巨大的加速度冒出六股熾熱的火苗，朝天空筆直升起。雷神基地開始發射第一批防禦武器，將飛彈群照着太陽方位投射。「伊利大勒斯」和「黎濟江號」顯然運用最古老的戰術：它們接近敵人時在與太陽間的一條直線上佔位，使對方難以發現目標。甚至偵測雷達也要受到太陽輻射熱的干擾，而且卞楠將軍故意選用太陽上面的兩處黑點作爲盟友。

不過幾秒鐘光景，飛彈在耀眼的目光中迷失方向。時間好似已經被凍結，停了擺，大約又隔若干分鐘，陽光忽然加強光亮度至少有一百倍。惠勒連忙調整潛望鏡的濾光鏡頭，他此時兀自臆測，地球上的人們今晚有得觀賞的了。大氣層一向是天文學家抱怨的對象，如今却是具有濾過輻射線的保護作用。

現在無法獲悉已經射出的飛彈是否造成任何實質上的傷亡與損害。只見巨大而無聲無息，爆炸逐漸向太空作無辜的消散。惠勒心裡在想，這眞是一場古怪的戰爭。他也許一輩子也看不見入侵的星際聯邦太空艦隊，那些太空船必然髹成黑色，在暗中根本無法分辨得出。

後來他發覺雷神基地的圓形天頂開始發生變化。本來是渾圓的反射鏡球體，只有一個太陽形象的。現在光束從四面八方向它集中，使它的光亮度逐漸增強。想必是從外太空某處，有強大的能量不停地朝它灌注。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正有一批星際聯邦的入侵艦隊懸浮在天上，居高臨下地向月球傾瀉億兆瓦特的光束能量。可是仍然看不見太空艦隊的倩影。因爲穿越空際傾瀉千里的光束能源頭何在依然是一個謎。

雷神基地的圓形天頂已經光耀炫目，令人難以直視。惠勒設法調整潛望鏡上的濾光玻璃。他納悶基地中何時發動反擊，或者在強敵以光束波照射下根本無法還手。突然他看見半球形天頂的外面籠罩着一個發光的金箍，好像發電機電刷不停地冒出火花。幾乎是同時，賈梅生失聲地叫道：「惠兄，瞧就在頭頂上嘛！」

惠勒把目光暫時離開潛望鏡，照直向天空張望。他第一次發現了星際聯邦的戰鬪太空船。雖然當時他還不知道他目覩的乃是入侵旗艦「艾奇龍號」，那是專爲作戰而建造的第一艘太空船。

「艾奇龍號」懸浮在天際，看來近在咫尺，而且清晰可見。有一道盾牌似的浮游光環，在旗艦和圓形天頂之間，往返移動。在兩位天文學家注視期間，光環的色澤隨時改變，由桃紅，變成青白，最後成爲灼熾的淡紫色，那是流星在天空燃燒時的臨終顏色。盾形光環不停地上下顫動，使人領悟必有對等的能量在相互尅制才會發生這種顫動現象。忘記當場所冒的危險，惠勒看見整個太空船的周遭也被一層微量的光輪所覆罩，只有當雷神基地集中發射其反擊武器時才發出逐漸光亮的暈環。

隔了許久他們才發覺除艾奇龍號以外，另外還有兩艘太空船在場。每一艘船的外圍均出現一個發亮的光輪。現在，這一場太空大戰開始有了眉目。双方都發起殺手鐧似的致命武器，其中包括攻勢的與守勢的在內。於是關係文化存亡絕續的壁戈之役遂告展開。

兩位天文工作者注視游龍般地太空船動力火球，看得目瞪口呆。這才是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其重要性遠在狹義的新武器之上。這些太空船具有的推進動力系使舊式火箭引擎黯然失色。這種動力火球可以使太空船留在原地懸浮不動，也可以隨心所欲向所去方向高速運動。太空船因而具備了無比的機動性。反過來看，雷神基地則憑仗有無比龐大的能量取勝。所以太空船是憑速度作爲防禦的手段的。

在沉寂狀態中，壁戈山之役逐漸達成戰鬪的高潮點。千百萬年以前月球熔融的地殼會使風暴海地區形成了當前的面目。現在太空船的武器又使部份地區重回爲熔漿狀態。當進攻的一方以光束線向毫無保障的岩石發洩憤怒時，基地四周掀起了陣陣氤氳，像朵雲似的直上霄漢。

此際無法判定那一方面發揚了更大的破壞力量。每當一叢火光穿透白熱化的鐵甲殼時，立卽

冒出一股照明的火光。太空船若是沒有受創，它就以無比的速度迅疾移動，要再隔幾秒鐘雷神基地的瞄準裝置才可以再度找到目標物。

惠勒和賈梅生兩個人從未想像這場戰鬥竟然在如此接近的短距離展開殺伐。敵對双方不過相隔一百公里，有時還不到這麼遠。當人們使用的是光速武器——說眞個的，双方以光束作戰時一百公里簡直微不足道。

直到接戰快要告一段落，兩個人才領悟出其中的道理。所有輻射武器均受到一項定律的限制：亦卽威力與距離的平方根成反比例。爆炸性的武器，其威力不受射程或距離的影響。假如目標受到原子彈的攻擊，受創程度不受射程的影響，從十公里外射出或一千公里射出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輻射武器則不然。任何輻射武器如果攻擊的距離加倍，威力就減爲原來的四分之一。這是因爲光束的強度由於分散而趨削弱之故。入侵指揮官卞楠所以命令他的太空船儘量接近目標，越近越好，其道理在此。

至於雄踞一方的雷神基地却毫無機動力可言，只好忍受太空船所賜一切鞭笞。戰鬥展開大約幾分鐘以後，沒有配帶濾鏡的肉眼，根本無法向正南方眺望。每隔一段時間，由月岩氣化的雲霧直冲霄漢，然後像明亮的蒸氣緩緩墜落。後來，利用黑色鏡透過自己做的潛望鏡，惠勒幾經調整終於看見使他難以相信的新事物。他發現在基地的四周有成團熔融的圓形熔漿，順山脈向下方流動，也有小山堆猶如臘塊一冲而下。

看到那種可怕的景象，這才使惠勒體認出幾公里外着力的太空武器竟能產生出偌大的破壞能量。還有甚麼可以發出同樣的威力呢？萬一那破壞能量反映一點點到達目前他們兩人藏身的坑穴，他們必然向撲向氫氧吹管氣炬的飛蛾瞬間化爲灰燼。

三艘太空船此時好似改採一定方式的戰術編隊，這樣可以集中最大的光束射向基地，而本身受到反擊的機會則減爲最小。不止一次，其中一艘太空船在正上方飛掠而過。惠勒就盡量向坑罅的深處隱蔽，以免萬一輻射線洩到地罅之中。賈梅生爲人比較沉着，既然同伴不聽他的規勸，就明哲保身向地罅最深處藏躲，尋找一個良好的天然防空穴。不過賈梅生仍然在太空衣無線電通訊器材收訊範圍以內，惠勒依然不時把自己目覩的戰況用無線電向他報導。

這一場太空殺伐到現在也不過進行了十分鐘而已，這是萬難令人相信的。惠勒小心翼翼向南方眺望，發覺圓形天頂已經變成活的煉獄，好像形象有點失去對稱的。起初他假定基地的發電機或已發生故障，因而無法保持原有的防禦暈圈。後來他看出融漿滙成的湖澤湖面至少有一公里寛，大約整個基地已經飄浮在這種湖澤之上。基地中大約還不知道已被融漿所困。他們正以一切絕熱能力用來對付熾熱的日光，也許並未覺出地基已爲融岩所浸沐。

從現在起呈現一種奇特的景象。本來無法目覩的太空戰射線武器，由於雷神基地不再是眞空體，變成燦絢瑰麗的線條。在沸騰的岩層上面升起大量的氣團，射線通過氣團便斑斑可見，有如在地球的霧夜被探照燈照得通明。同時惠勒也開始發覺他的周遭已累積了若干小質點組成的

粉雹。他對這種粉雹頗爲困惑，後來才悟出那是爆升到天空的岩層氣體漸漸下墜才凝聚在他身上的。這種粉雹落塵質量極微，不致有甚麼危險性，所以也就沒有向賈梅生提起。賈梅生憂慮的事情已經夠多，不應再使他增加心情的負擔。只要粉雹落塵的累積量不太厚，太空衣的絕熱性可以提供適當的防護力。而且粉雹落塵墜在月面時，已經不太灼熱，所以不致產生傷害作用。

存在雷神基地圓天頂周圍暫時性的大氣層同時也滋生了另一預料不到效應。在月面與天空鬪法期間，雷光不時閃閃擊發，偶爾也引發積聚在基地周圍的大量靜電電荷。有些靜電的擊發本身就絢爛耀目，如果沒有臨時性大氣層，是不會被人窺見的。因爲和熾熱的氣團相比，它過於微不足道。

雖然惠勒久已習慣於月球的寂靜世界，可是看到這些閃耀的射線雖然相交激盪却絲毫沒有聲息，也不禁有欠眞實之感。偶爾由墜落的融漿傳來一陣輕微的震顫。大部份時間他覺得他一直是在注視一部聲帶突然發生故障的電視螢光幕。

後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膽敢冒偌大危險，這樣不顧性命偷偷監視這一場太空射線戰。在當時他一點也不感恐懼，只懷着無比的好奇和興奮。雖然自己並未知悉，惠勒已經感染上了戰爭的蠱惑力。不管理由何在，人們常常不自覺地沉醉在殺伐中，只要見到飄揚的旗幟，聽見戰鼓鼙鼙地響，他必然連心臟也加速跳動的。

奇怪的是，惠勒並沒有爲任何一方助戰的心理。他目前是處於不正常的過份激動狀態中，只

覺得這種無比龐大的電視幕的表演當它是爲他一個人的欣賞而彩排的。他只覺得賈梅生太怯懦了，對這樣一幕驚人的表演竟然棄而不顧，只管朝坑穴深處躲藏，尋找本身安全要緊。

事實眞相可能是這樣的。惠勒剛剛從粉雹落塵的危境中脫險生還，本身處於類乎宿醉的心神耗失狀態中。此際他似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已經從落塵的碗缽中安然歸來，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傷害他一根毫毛。

但是賈梅生並沒有同樣的快慰心理。他深深躲在坑底，根本沒有目覩太空殺伐的細節過程，可是他身受太空戰爭的恐怖與妙相却遠比他的同伴爲深邃。如今追悔已經爲時過晚。可是一次又一次他覺得自己的良心上深感愧疚。他想起命運主宰要他擔任這樣一個促發戰爭的角色至爲憤怒。沒有他當專差送師蒂凡生，天體的宿命或不致像現在這樣的結果。他對地球與星際聯邦同樣地憎恨，因爲他們把世局弄成這麼糟糕的地步。當他展望人類的未來時，內心至感沮喪。

惠勒不懂雷神基地爲何等到這麼久才動用它的主要反擊武器。或者師蒂凡生——也許由其他一位擔任主帥亦未可知——故意等到對方攻擊稍爲頓挫時，才可以暫時將原來用在本身防禦的能量，集中於「電棒」武器上，在百分之一秒的瞬間發射其報復武器。

惠勒親眼看見電棒的發射，那是一道指向繁星的強烈光束，厚實得有如電棒。他這才憶起在天文臺同事間曾經窃窃私語的謠言：以前在天文臺圓頂目覩的巨大光束原來就是它！他沒有時間調整因爲光學定律帶來的變異現象，只曉得正上方他可以看見那艘被摧毀的太空船黎濟江號已經

凶多吉少。電棒的光束如入無人之境，照直刺透黎濟江號的船殼，猶如昆蟲學家使用鋼針戳穿一隻蝴蝶的軀體。

無論你幫那一邊，當你眼見壯麗的太空船突然死於非命時，一定爲之心碎。黎濟江號的動力機必然在一瞬間失去能力，只見它在空中無助的恍恍忽忽一陣子。雷神基地的短程武器追踪捕殺，把外殼結構撕碎，表面也一層一層化爲灰燼。於是黎濟江號緩慢地以平穩飛行姿態向月面飄降。誰也不知道黎濟江號末日來臨時的眞相。必然由於機員全部死難於致失去控制能力。忽然間它向東方以低而斜的飛行姿態掙扎。此時全部外殼幾已燒毀，露出了內部的構造。幾分鐘以後黎濟江號墜落到泰納利夫山(Teneriffe Maents)的背面。惠勒看見遠方有一瞬間閃灼着藍白色的極光，而後等待由月殼傳來撞擊所造成的震盪。

就在那一瞬間，當惠勒向東面注視時，看見有一股塵烟向天際升起，而且有強風向他這面吹刮。震盪的餘波經由月殼傳了過來，一壁把月面的塵埃不停地向天空散佈。那股勁強的烈風足有無秒鐘幾公尺的速力，當它猛烈逼人而來時，一定使不明緣由的人恐懼萬狀。但是震撼波來襲時，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就好像一次輕微的地震。落塵使能見度在幾秒鐘內接近於零，過後一切又恢復原狀。

惠勒向空際尋覓，搜索其餘兩艘太空船的蹤影。它們已經遠遁，只在天邊留下兩點星火。起初他以爲兩艘太空船正在撤退，不料星火越見越大，章以垂直下降的姿態向雷神基地俯衝攻擊。

掠過基地上空的俄頃，除了用光束直接照射以外，掀起的岩漿直冲霄漢，如同瘋狂的野獸。

在距離基地上方一公里處，作戰太空船「艾奇龍號」和「伊利大勒斯」號從俯衝改爲拉起。有一短暫時間，兩艘太空船併排懸浮着一動也不動，然後双双重行衝到天空。可是伊利大勒斯號已經受創極重，惠勒就觀察所及，只知道它的護屛有一邊低低墜下。他眼見那艘太空船無能爲力地摔向月面。他納悶雷神基地會不會打落水狗，也許他們認爲沒有必要。

大約離月面十公里的樣子，伊利大勒斯號的護屛開始爆炸，整個太空船虛懸在空際，毫無救藥。遠遠望過去，它漆成深黑色的外殼像潛水艇似的，幾乎無法和黝黑的天空區分出來。不久，雷神基地以強烈光束射透其吸光漆和內部的裝甲結構體。巨大太空船着火燃燒，先是桃紅色，然後變成白熱。它開始轉向將船頭對正月面，進行最後的俯衝。惠勒原來以爲伊利大勒斯號正對着他衝了下來，後來才發覺是以雷神基地爲攻擊目標。這是執行船長的最後命令，進行與目標共存亡的一擊。

命中點十分準確。伊利大勒斯號葬身在融漿湖內，立刻引起一次爆炸，擴張的火焰像個火球包圍了雷神基地。惠勒心裡想，這是本戰役的結束鏡頭。他屛息等待震顫波再次來襲，並且躲避再度侵入的落塵來降。這一次是向北面傳播的。這一回的震撼作用相當猛烈，惠勒幾乎要跌在月面上。他不懂圍困在雷神基地中的人員怎末能吃得消。他小心翼翼放下自己準備的潛望鏡，用肉眼掠過坑穴口內遠方張望。他以爲戰事已經結束，其實是大軸戲還未上場。

雷神基地的圓頂安然無恙地雄踞在天邊，雖然他看得出來一部份已經劈開了。那座根據地寂然無聲，而且毫無生機。天線屏全部倒塌，動力廠也完全摧毀。守軍必然全部壯烈犧牲掉了。這些人總算求仁得仁。

唯一逃脫的太空船如今已經毫無踪影。想必它正向火星撤退，裝甲結構已淪爲無用，動力系勉力維持以低速航行。艾奇龍號已經整個喪失戰鬪力。如今只剩下幾小時的壽命，還要廻光返照地擔任其臨終前的任務。

惠勒利用太空裝內的通話設備向同件打招呼說：「噲，賈兄，現在天下太平了，可以出來憑吊戰場了。」

賈梅生從五十公尺以外的罅縫中爬出月面，手裡高高擎着那具輻射量偵測儀。

惠勒聽見同伴自言自語地抱怨着說：「這裡溫度仍然很高。我們快點離開，越快越好。」

惠勒詢問道：「我們返回月面車，試圖叫通無線電——不曉得夠不夠安全——」話還沒有講完，就不通了。圓形天頂的雷神基地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亂子。

像活火山突然迸發，基地倏地龜烈。一股巨大熱漿流質直向天際噴火，挾帶着大塊磐石一齊向天空噴射足有千萬公尺遠，流質形成華蓋，迅速向平原上空撒開，先頭是一團烟霧。有一瞬間，南方的天空好像從月面茁壯了一顆龐大無比的桂樹。後來桂樹迅捷銷聲匿跡像本來一樣的返回璞眞，只剩下憤怒的氣團帶着怒吼向太空擴散。

人們孜孜鑽穿的巨大流體鑽頭終於達到了沸騰點，因爲戰鬪的能量已經滲入月球的內殼。開發的重元素鑛井發出了壯觀的吐汁形象，與地球上成功的石油井相似。又一次證明無須借助於源子能，照樣可以安排一次卓越的爆炸。

十八

柏拉圖天文臺把壁戈之役當成另一次遙遠的偶發性月震，記錄在檔。月面一次輕微的震撼，確會使若干精密儀器發出騷擾，雖未造成損害，不過心理上造成的損傷則未可同日而語。人們臆測已經發生一次震驚宇宙的大事，可是又無法證實其事變經過，這是最最令人沮喪的事。

天文臺中謠諑紛起，通訊官尤其感覺難以辦事，因爲同事們時時向他們打聽消息。但是縱然在通訊處也無可奉告。地球已中止一切廣播。散在各星體的人類無不屏息等待，希望挨過戰鬪的狂魔，讓勝利者可以拋頭露面。可是沒有想到並沒有勝利的一方。這是它與衆不同之處。

直到月震停止已久，無線電恢復廣播宣稱入侵的星際聯邦太空船團業已完全潰敗，總臺長麥古林才准許員工上到天文臺圓頂去觀看戰跡。經過幾個鐘頭的蓄壓與興奮，現在從觀看戰跡發出的報導並非使人心平氣和而是帶來另一次情緒亢進。附近雖然稍微增多一些放射性物質，倒也未見任何損害的迹象。至於山脊背後是個甚麼景象，當然就另做別論了。

消息傳來說是惠勒與賈梅生兩人得以安然生還，倒是使天文臺同僚的士氣高漲不少。由於無

線電技術上發生部份障碍，修理約莫個把鐘頭才經由地球恢復與天文臺的通信連絡。這一段修整的等待時間極爲令人焦灼與激怒，因爲他們無法知道是否天文臺也在被毀之列。在沒有把握找到歸棲處所以前，兩個人不敢冒險成行，何況月面車已經負載了大量的放射性落塵，繼續搭乘它上路殊爲危險。

當時沙德勒正好在通訊處亟欲與外界恢復連繫藉以查明戰役眞相。幸而無線電通信恰於此時叫通。賈梅生聽起來疲憊已極，先扼要報告戰鬪經過，然後請示應該如何行動。

總臺長麥古林問道：「月面車內部輻射讀數有多大？」

賈梅生報導了一個讀數。在沙德勒看來這仍然是個奇特的現象：爲了溝通月面一百多公里的訊息必須將通話經由地球中繼臺兜一個大圈子才達到目地。他一直不習慣通話間須隔絕的三秒鐘中繼時滯。

麥古林隔了一歇答覆說：「我要讓醫務室照你的讀數查對一下安全裕度。你說在野外只有月面車內四分之一讀數？」

「是的——我們一直是設法在外面避難的，每隔十分鐘進到車內試着跟天文臺通話一次。」

「你們的最佳行動方策我看是這樣的—我們馬上派出一輛月面車，你們也開始對天文臺方面走過來。你們看有沒有甚麼容易辨別的特定陸標？」

賈梅生思索片刻。

「請告訴司機尋覓山隘這一邊的一個五公里路牌，我們走到那邊，車子大約也可以開到了。我們會將太空衣上的無線電開着，所以決不會失去連絡。」

當麥古林下令時，沙德勒乘機探問月面救護車上可不可載多搭一名乘客？他如能早一點和惠勒與賈梅生碰頭，就可以早一些執行他的盤詢公事。否則的話，兩個人一到天文臺——他們自己未必知道——一定與衆人隔離，立卽送進醫務室成爲染上輻射線的病人。雖然他們兩人未必有多嚴重的感染。但是在醫生們全力照顧之下，他是沒有機會向他們執行盤查工作的。

總臺長核准了沙德勒的請求，而且叮嚀地說：「不過，你曉得你必須向他們透露出眞正的身分。那麼，不出十分鐘天文臺上上下下都知道你的底細了。」

「我已考慮過，」沙德勒說：「但是現在已無須保密了。」他一向深謀遠慮，這時自己盤算着反正我的身分早就有人懷疑的，不過他沒有說出口。

半小時以後，沙德勒開始體驗出乘坐平穩的單軌列車和顚簸的月面車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過了一會，對於司機故意找坎坷路徑的行車作風也就習慣了。他對自抱奮勇地迎接征人的歸來，一點沒有遺憾。月面車除司機而外，醫務長也是同行人員。醫官急於要爲兩位同事量血壓，並準備盡早爲他們打針剋制輻射中毒。

此行並無戲劇高潮點。車輛越過隘道，他們很快就用無線電和兩位奮力爬坡者取得連繫。又過了一刻鐘，兩個徒步者出現在天邊。同事回到月面車上時，一陣親切的握手，表達了重逢的喜

悅。

他們在原地躭擱片刻，使醫官從容服行他的職責。爲從戰場歸來的同事注射並作醫學試驗。醫官工作既畢，對惠勒說：「回去以後，你要在病院休養一個星期，不過也沒有甚麼要擔心的。」

「我怎麼樣？」賈梅生關心地探問。

「你還好——劑量低得多。只要休息兩天就沒事了。」

聽到醫官的診斷，惠勒高興地說：「那眞叫划得來。能夠親身目覩太空大決戰的過程僅僅付上這樣代價，眞划得來。」後來，知道自己不要緊以後，就關切地問沙德勒，「最新消息怎末發展？星際聯邦有沒有向別處發動攻勢？」

「沒有，」沙德勒答說：「它沒有動作。恐怕它們已經欲振乏力了。不過，他們也算達到了戰役目標。剝奪我方開發鑛產的目標算是如願以償。從今以後，要看政治家的門道了。」

「嗨，」賈梅生若有所悟地說：「說老實話，你到此地來倒底負了甚麼任務？」

沙德勒笑而不答。

「我仍然在作稽核工作，不過我所稽查的範圍比任何同事所想像的更爲廣泛而已。」

「你不是無線電報務員吧？」惠勒疑慮地探問。

「嗯——不大像。我寧願不——」

「我懂得了，」賈梅生突然打斷話語說：「你是情報部門的特派員。現在看起來，就講得通了。」

沙德勒略感煩惱的朝他盯了一眼。他認爲賈梅生眞是一個難纏的傢伙。

「知道了也無所謂。可是我亟欲將你們兩位親眼看見的，發出完整的詢問記錄。你們應該體認得出，除去星際太空船團上的太空人，你二位是碩果僅存的見證人。」

賈梅生誠惶誠恐的說：「我早就害怕這一層。這麼說來，整個雷神基地已經全軍覆沒了？」

「正是。不過我認爲它已完成所負的使命。」

「多麼可惜！守軍加上師蒂凡生。如果我沒有自告奮勇駕車送他去，他現在仍然健在的。」

沙德勒答說：「師蒂凡生博士知道他要做甚麼事——而且他也是自告奮勇的一位。」是的，賈梅生也算得上一位間接有功的英雄。

以後半小時月面車駛向柏拉圖平原的外圍環狀山。在爬坡路途中沙德勒盤訊惠勒有關壁戈戰役的作戰經過。由於在坑穴中視界受限，那年輕天文學家只能看見戰鬪的一小部份。不過等他的情報轉達到地球以後，對戰術專家從事的戰役檢討必有無法比擬的價值。

惠勒在結語時說：「最使我感到迷惑的是，雷神基地用來摧毀太空船的最終武器。它看來像某種光束，但是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在眞空中是無法見到光束的。我奇怪的是，他們爲何只用了一次？你可知道那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沙德勒這樣答說，其實是口是心非。他對於雷神基地擁有的武器雖然所知無多，不過這個武器他到底懂得比較透徹一點。他可以領悟得出，融熔了的金屬流質憑最大電磁動力以每秒幾百公里的速度向太空噴射時，必然造成像光束似的現象。而且他也曉得這是一種近程武器，設計目標本是穿透可以反射正規飛彈的特種塗料的。只有在理想狀況下加以使用。一旦用畢必須費很久時間使帶動電磁鐵的大電容器充電，所以不能連放。

這個神秘現象要由兩位天文學家自行尋覓其中的解答。沙德勒想如果兩位認眞考慮這個課題，一定可以領悟其中的道理的。

月面車沿陡峻的內坡向平原緩緩趨近，地平線上不久就呈現出天文望遠鏡的構架式建築。沙德勒覺得簡直就是被鷹架所圍拱的工廠大烟囪。雖然在這麼短的出差期間，他也對這些建築發生了感情，正如日日使用它的天文學家對它懷有好感一樣。他已領悟這些精密儀器能將千百萬光年以外的知識傳遞到地球上供人研究，貢獻之大難以言宣。如果受到傷害眞是無法補償的損失。

月面車駛入斷岩下方的陰影中，太陽無法直射，呈現異常的一段暗路。翹首天際，繁星點點出現。沙德勒的瞳孔自動適應這黑暗的境遇，不久也就可以看見滿天的星斗。他向北方眺望，發覺惠勒也跟他一樣。

在天北的星空巨蛇座新星依然是這一帶最光亮的流星。不過它的亮度已有驚人的銳減。再隔幾天它必將衰退得和天狼星等亮。如果再等一個月，它必已衰弱到目力無法辨認的程度。如果使

用儀器，在此地必然能夠發掘足夠的消息。科學家可以從巨蛇座的衰退過程學到許多東西，可是對於一般人它又能有何貢獻呢？

沙德勒可以瞭解的，僅此而已。宇宙的天體可能發出凶兆的異象，銀河中可能燒着毀滅中星球的光輝，可是人類往往漠不關心地我行我素。他們正忙於和星際聯邦打交道，星球的事情可以等待。他們決不會被未來的發展所鎮懾，他們要等適當時機再管那些閑事。

當月面車駛回天文臺的最後一段路上，救人者和脫險者沒有再交談。惠勒的一双手開始緊張地顫抖着，顯然越回想觀戰那一段時間越覺得害怕。至於賈梅生呢，只管正襟危坐等待天文臺向他逐漸接近，好似他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月面車從直徑一百公分的巨型望遠鏡座架跟前經過時，賈梅生轉臉向沙德勒探問道：「他們來得及把這座儀器統統轉入地下麼？」

「我想他們是辦到了。」沙德勒答說：「我沒有聽說遭受到任何損害。」

賈梅生心不在焉地只顧點點頭。他既然感到快慰，却沒有如釋重負之感。他已經到達感情的昇華點，只等受罪的幾個鐘頭慢慢挨過，甚麼他也不再計較了。

月面車駛進天文臺的地下停車場，沙德勒立刻和兩個天文學家分手，匆匆返回自己寢室埋頭去寫報告。其實他對這一類事的描述能力至為薄弱，但是內心也至感榮耀，因為他終於做了一件富於建設性的工作。

現在全天文臺同事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鬆弛感。好似雨過天青，惡劣的暴風雨已成陳迹。在戰

役告一段落以後，沙德勒感覺好像輕鬆了許多。在他看來，自從双方發射手頭的猛烈武器以後，地球和星際聯邦都渴望重享和平的局勢。

自從離開家鄉出差月球以來，沙德勒第一次想到自己的前程。雖然不能說安如磐石，但是地球在短期內是可以享受太平盛世，不再有入侵的威脅了。珍妮平安無事，兩口子不久就可以團圓。最低限度他可以寫信告訴她，自己出差何處。事情既已大白於天下，也就不必再保密了。

可是在沙德勒的腦海仍有一樁事使他倍感沮喪。他最恨不能達成上級交付的任務，可是照事情的發展看來好像他不會再有機會來完成所從事的工作。他願意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但願查出究竟有沒有一名星際間諜曾經隱藏在柏拉圖天文臺……

十九

太空班船「飛馬號」，載着六十名機員，三百名乘客駛離地球不過才四天的航程，一頭碰上這一樁來去匆匆的太空戰役。有好幾個鐘頭無線電通訊受到遮斷，無法和地球乃至星際聯邦通話。船上會因此引起極大的紛擾與緊張。飛馬號船長海斯德甚至不得已用強硬手段對待某些乘客。那些人鼓噪着要求掉轉船頭返回地球，不願繼續前往火星的行程。因為顯而易見到達火星，也只有乖乖作星際俘蝕的份。也難怪他們這樣地一廂情願。翹首天際，地球像個特大號銀色月牙高高掛在半空，那麼鄰近，那麼美麗。兩相對比，月亮像個又小又黯淡的丫環隨侍在側。縱然他們離開

月球尚有一百多萬公里遠，剛剛在月球表面肆虐的火熾般能量依然隱約可見。這種可憎的場面是無法寧靜乘客們的心情的。

他們無法理解根據天體運動法則，這艘太空班船是無法返航的。目前「飛馬號」剛剛脫離地球的重力場，要航行好幾星期才能步上預定的星際旅程。不過他此時已經獲得所欲建立的軌道速度。在太陽巨大的重力場引導下，像一枚砲彈，正要走上首途火星的航路。要想向後轉，是辦不到的了。從事一百八十度的反向操縱，需要龐大的能量，飛馬號無能為力。它所携帶的容器中蓄藏着塵埃，是準備在抵達火星附近時產生與火星相等的速度之用，也可用於途中簡要地修正航路。它雖然備有核子反應器，其蘊藏能量足敷多次往返太空使用，但是沒有可供加速的質量，單憑能量是無濟於事的。不管願意與否，飛馬號註定奔向火星，携帶了一點多災多難的旅客。海德斯船長這一趟太空之旅一定凶多吉少。

從無線電收聽到連續不斷的求救訊號——"Mayday, Mayday……" 使飛馬號值班電訊員大驚失色。三百年來這種國際通用的遇險訊號已如 SOS, SOS……那樣為人們普遍了解。收到這種求救訊號，空中與海上救生隊必須準備一切進行救難行動，船長或機長可能要變更航向與航速加緊搭救苦難中的同業。但是收到這種求救信號的太空班船船長，能夠做的事情不多。自從人類發展太空航行以來，歷史上只有三次太空遇險事件終於順利獲救的例證。

太空救難的艱難處有兩大理由，其中之一為太空航運公司廣泛地做成廣告，太空航行的災難

機率非常之小。幾乎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就在發射後的短暫時期。一旦太空船順利升空，轉向至預期的航路上，就可能不費吹灰之力順遂地到達所望目的地。除非太空船本身或者機械方面出了問題。有些小問題常常出現，不過往往爲機員輕易克服而化險爲夷，甚至乘客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依照最初設計的原則，太空船常由幾個可自給自足的部份結合而成，遇到緊急情況，任何一部份都可以做爲救難的庇護所。（譯註：一九七〇年四月美國太陽神十三號太空遇難事件，服務艙失氧失電後，三太空人改爲進入月球小艇避難，終獲安全返回卽一實例。）因此當太空船遇險時，多半情形大部份機員與乘客要煞過一段極爲焦灼時間，而怒火冲天的船長則氣急敗壞地守視他的機械員在儀表廊板上東張西望。

太空救難行動所以異常之少，第二個理由是從事理看起來，肇事的機率非常之少。太空船按照預定航路以巨大的速度行進。一旦進入軌道無法做較大的航路變更，這一點所有飛馬號上的乘客如今已經深深體認。太空船由甲天體前往乙天體的路徑是特定的，沒有第二艘船在同一航路上行駛，雖然天體之間有各種不同的航路模式。在太空中，不像在地球的海洋中，無所謂航運交通孔道。如果有一艘太空船在距離它航路一百萬公里以外司持存在着另一艘行駛中的班船，已經算是奇蹟。縱然有兩艘船在太空中同時航行，但由於双方速度差異至巨，要想使他們滙聚在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海斯德船長收到太空船求救電訊時，腦海中一時湧現這些紛亂的思路。他決定出遇險太空船的位置與航跡——報出來的速度數字可能在發訊時經過人爲的竄改，這個數字高得有些離譜。照發訊的情況，他幾乎無能爲力——距離太遙遠，他縱令存心施救，恐怕也要費好幾天才到達現場。

後來他注意道電尾的簽署，他自以爲在太空運輸界已經夠老資格，每一位船長的姓氏都是認得出的。但是這個船長是個新人，至少以前沒有聽說過。他瞪視電報有好一會兒工夫，忽然領悟求救的人究竟是誰……

遇到在災難中的人們，不論在海上，空中或者太空，原來的敵意就會暫時忘却。海斯德船長俯首向控制廊板發號施令說，「通信官，我要和對方的船長通話！」

「他在線路上，報告船長，您請通話。」

海斯德船長淸一淸嗓門。這是一個新奇的情境，而且是不大愉快的一種。要他告訴對方，縱然是敵人，縱然要進行太空救護本身亦屬無能爲力，這種話實在難以啓齒。

「飛馬號船長海斯德發話，」他開始告訴對方，「你們距離太遠，使双方難以接近。我的行動範圍只有每秒十公里的能量。我不必計算——我想這是無法辦到的事。你有何指教？請把你的速度核對一下，再告訴我。我們收到的資料不正確。」

答話只遲滯了四秒鐘，在這種情況是異常出人意表的，而且使人有意想不到的驚訝。

「聯邦巡洋艦長，卞楠准將發話。我可以向你校正一下我方的航速。我們可以在兩小時內接

近貴船。而且也可以自行做必要的修正。我們仍擁有餘速，但是必須在三小時以內棄船。本船輻射防護設置已經遭到破壞，主反應器也不能穩定操作。目前只能施行手操作，在與貴船會合後一小時以內反應器仍可安全運轉，一小時以後我們就沒有控制它的把握了。」

海斯德船長甚爲緊張，覺得後腦勺上起了一絡雞皮疙瘩。他不清楚核子反應器怎末變成不能穩定操作的。但是他懂得如果反應器不聽控制會有甚麼後果。對於艾奇龍號作戰太空船的性能他所知無幾，特別不曉得她的航速能力，但是現在既然要進行會合，卞楠准將覺得必須把事情弄個明白才行。

於是海斯德船長啓開電紐向話筒發言，「飛馬號呼叫艾奇龍號，本船現在搭載了三百名乘客。我不能使本船從事任何冒險的行動，萬一有爆炸的危險的話。」

「絕對沒有危險——這一層我可以向你提出保證。我們至少可以有五分鐘的警告時間，遇到緊急情況能憑這五分鐘遠遠地脫離貴船。」

「這樣就好。我可以命令打開氣閘室旋門，要我的船員在走廊上待命，嗣機丟一根繫繩給你們。」

無線電出現一陣雜音的干擾，双方有較長一段休歇的時間。後來卞楠准將才開了腔：

「我們有一點困難。本船的前艙已經被截斷。所以沒有通往外界的氣閘門。我們官兵一共一百二十員，只有五具太空衣。」

海斯勒船長吹了一聲口哨，然後回頭望望他的航行官才對他說：「我們對他們眞是愛莫能助。他們只好把艙殼鑿開，以便逃生。可是這樣一來除了穿太空衣的五個人以外，其他人統統就沒命了。我手甚至無法把我方的太空衣出借給他們，只要鑿破他們的船艙；氣壓就一定要漏光。」

他仍然撥開微音器的開關對它講話：

「飛馬號呼叫艾奇龍號，你們認爲我們怎樣可以幫得上忙呢？」

跟一群卽將沒命的人通話，眞是怪誕之至。太空界一直保留由航海界一脈相承下來的傳統。既然有五套太空衣，可以救出五條人命，但艾奇龍的船長不在其列。

海斯德船長在如此緊急關頭並不知道卞楠准將還有他的錦囊妙計，所以毫無放棄求救的念頭。當時太空巡洋艦艾奇龍號的軍醫長正向所有船員說明求生的步驟。

那軍醫長是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幾個月前尙是名聞金星的大牌外科醫師。這時一未正經地解釋說，「我們要做的是這麼回事。我們無法走到氣閘門口去，因爲那裡已經遭受破壞成爲絕對的眞空，而且我們只有五套太空衣。這是一般作戰太空船，本來的設計就沒有打算要它搭載乘客。我可以想像得到，設計師除了要符合標準的太空適航規格而外，還有許多要考慮的事情。我們只好儘量利用它的現有設備，做最大限度的發揮。

「唔，再隔兩個小時本船將和飛馬號班船併肩運行。幸虧爲了方便搭客與載貨，對方有頗爲寬敞的氣閘室外廊，如果我們不穿太空衣，擠上三、四十人應該沒有問題。是的，我曉得我的提

議不大中聽，可是他並非盲目的自殺。我要求諸位憑體能短期地生活在太空中，當然並非要靠它活命。我知道這一段期間不好受，但是我們相信這將是諸位在餘生時常津津樂道的一段經歷！

「好，現在請仔細聽我講話。首先我可以證明我們人類五分鐘以內不必呼吸仍然可以活命——實際上，我們可以一口氣憋上五分鐘，根本不打算呼吸。這是一種簡單的技藝——幾百年來走江湖的賣藝人和印度瑜珈術大師都能夠辦到。這一點也不稀奇，它是符合普通生理學原理的。為使各位有信心，我們可以先來一次實驗。」

軍醫長從衣袋中掏出一只馬錶；然後繼續他的解說：

「我說：『開始——』，我要你們完全清除你們的肺囊，排出所有的空氣——然後看看支持到再第二次吸氣以前到底能苦撐多久。不必過度緊張，只不過憋一口氣，到不舒服的時候再開始正常的吸氣。維持到十五秒鐘以後我開始計秒，那麼你們就知道自己能支撐多久。這裡如果有人支撐不了十五秒鐘，我想當初他入伍時體格檢查一定就有問題。」

哄堂的笑聲，暫時鬆弛了緊張的心情。軍醫長本來就有這個意圖。後來他舉起一隻手，用力往下一甩，口中大呼：「開始！」全船官兵齊聲吐氣時發出驚人的一聲慨嘆，所有人的肺腔被壓縮，於是一切歸於沉寂。

軍醫長從十五開始讀秒，只有幾個人剛剛及格。秒數讀到六十，偶爾有人力竭聲嘶地退出練習。六十秒以後仍有好幾位在繼續掙扎，希望創造持久不呼吸的記錄。

「這樣很好，」小個子軍醫長說：「你們幾個好小子不必再堅持下去了，你們已經超過試驗的要求。」

又一陣興致沖沖的竊竊私語。官兵似乎迅速地重新恢復士氣。他們雖然不大明白正在搞甚麼名堂，但是至少即將施行的某種計劃可能使他的生命得救。

軍醫長大聲調查試驗的結果：「讓我們查查看我們成績如何，凡支持十五秒到二十秒的人請舉手……現在——二十以上到二十五秒的請舉手……現在二十五以上到三十秒的請舉手——瓊斯，你這個扯謊鬼——你在十五秒就憋不住了……現在三十以上到三十五秒……」

統計完成以後，證明全體當中一半以上能一口氣支持三十秒鐘，而且不能憋足十五秒的，沒有一個。

軍醫長欣慰的說：「這個結果跟我預測的差不了多少。你們可以當它做為一次能力試驗看待。現在，我講實在的給你們聽。你們要曉得我們目前呼吸的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氧，流量率約三百公厘。因此，雖然太空船艙的壓力還不到地面大氣壓力的一半，你們肺腔吸入的氧却比在地面增加了一倍。而且比生活在火星和金星的人們還要充沛。假如你們當中有人曾經跑進盥洗間偷偷地抽過一根香烟過過癮，你們一定發覺空氣非常的富氧，因為香烟不夠抽的，只吸了幾秒鐘，一根就報銷掉了。

「我不嫌麻煩講這些給你們聽，主要是為增加對於即將採取的行動具有信心。現在你們呼出

肺囊的氣體，吸一大口氧氣。這叫超額通風法，實際上就是行深呼吸的意思。當我作一個記號的時候，我要你們拚命地猛吸一口氣，然後再完全吐光，這樣一呼一吸地做下去，直到我下令憋氣爲止。我要求你們一口氣憋足一分鐘——你們中間也許在一分鐘終了時可能覺得有一點頭暈，但是那是不碍事的。每次吸氣時應該越多越好，把双手向左右划弄一番，使肺活量達到最高記錄。

「然後等足足練習了一分鐘，我會下令叫你們呼出，再停止呼吸，那時我再度計時。我認爲在這次試驗可以創造奇蹟。O·K——現在我們就開始。」

以後的幾分鐘，在艾奇龍號已經夠擠的太空艙裡呈現出一種非常怪誕的景象。一百多個人兩臂向外伸展，努力行深呼吸的動作，好像下一次他就沒有命了。有的人互相保持的距離太短，以致無法順利做深呼吸的操作，他們大都兀自尋找一個可以安心試驗的角落，以免由於竭力的運動而在艙房中跌跌撞撞。

軍醫長隔了很久大聲發出命令：「好，現在停止呼吸——把肺腔空氣全部吐出來——然後努力憋住一口氣看看你能支持多久才需要另一次吸氣。我會爲諸位報時計秒的，不過這一次要過了三十秒鐘我才報時的。」

試驗結果，顯而易見大出衆人的意料之外，只有一個人沒能支撐到一分鐘，其餘的人幾乎都可以支持到將近兩分鐘的光景，才覺得非換氣不可。說實在的，要想在堅持不動的兩分鐘以內換一口氣，反而需要非常細膩的努力。有少數幾位仁兄，憋足了三或四分鐘，仍然毫無困難的樣子

。最妙的是其中的一位，過了足足五分鐘還在那裡堅持下去，不顧軍醫長的阻擾。

軍醫長在做完試驗以後告訴衆人：

「我相信你們已經清楚我希望證明的究竟是甚麼。一旦灌過純氧的肺葉把氧氣排光，你們可以憋足了幾分鐘，無須乎呼吸，正如我們大快朵頤一餐之後不想吃飯是一個道理。這樣做既不痛苦，更不受罪——其間根本不發生呼吸的問題。如果它關係一個人的生死存亡，我可以肯定，你們的表現一定還要好些。

「現在我們不久就要和飛馬號太空班船會合在一個軌道上；用不了三十秒鐘我們可從這邊漫步到那邊去。飛馬號會派出船員站在氣閘鐵口接應我們，他們身穿太空衣隨時救助窒息的人。只等你們全數到達，氣閘室的旋門就可以轉動把你們關進氣閘艙中。那時艙中充滿空氣，我想除了少數幾位可能流鼻血而外，決無其他問題。」

他但願一切果如他的設想。可見唯有實踐此事才能證明他所想像的是否如此。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危險賭賽。但是，此外別無其他辦法可想。最低限度，可以讓每一位官兵有一次爲生死存亡而搏鬪的機會。

軍醫長於是又接下去說：「好，也許你們當中有人顧慮壓力的下降。那是唯一令人不適的部份，不過你們不會在眞空狀態中停留很久，以致造成傷害的。我們將分爲兩個動作來啓開太空艙的閘門。首先，我們將氣壓降至大氣壓力的十分之一，然後我們才完全放光，那時大家就憋一口

氣衝出去逃生。完全減壓雖然是令人苦痛的，但不致於要命。不要誤聽那些無稽之談，說人體在太空的眞空中會整個爆炸。我們的身體夠結實，何況從十分之一的大氣再降到眞空並不難挨。人們在減壓試驗室中經歷過遠比這樣厲害得多的試驗。把嘴巴整個張開，隨它怎末辦好了。或許你感覺全身皮膚刺痛難熬，但是那時夠你忙的，你也就顧不得皮膚痛了。」

軍醫長歇了一會，向凝神傾聽的機員們細細打量。他們默不作聲。他們似乎有些無動於衷的樣子，這正是他最所期望的。每一位官兵都是精選的人材——他們是從星際聯邦的科技專家們挑選出來的菁英。

軍醫長改以風趣的談吐繼續致詞，「等我告訴你們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甚麼，你們不哄堂大笑才怪。我告訴諸位，最大的危險，不過是太陽使皮膚焦灼而已。我們衝出艙外的時候，將要受到原發性紫外線直接的照射，而且並無大氣層可資屏障。三十秒的照射，可以使身上起泡，所以我們將要從飛馬號的蔭影部份發航。萬一你們有誰逸出機艙蔭影，你就用兩隻手抱住面部。有手套的人，最好先戴上。

「唔，那就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發航時我要率領一小隊人先走，給你們看這是多麼容易的事。現在我要求諸位分成小組，我來一個個的改正你們的練習姿態……」

飛馬號與艾奇龍號比翼双飛在太空中，雖然指向一個遙遠的星球，兩者之中只有一艘太空船可以安然抵達，飛馬號班船氣閘室的旋門大開，距離受創慘重的艾奇龍號主艙不過幾公尺遠。兩條船只用若干根纜索相牽連，在繫纜的近旁忽上忽下地浮動着班船的船員。他們準備伸出支援的手，萬一逃生的官兵在短暫而危險的「過街」期間發生意外的話。

艾奇龍雖然混身戰痕纍纍，不過它的四間隔艙居然各自完整並未漏氣，就官兵而言倒是一大幸事。他們仍可在兵船上平均地分配去四間機艙中。在逃生時每次出空一艙使四分之一的人乘機求生。假如必須全體同時逃生，那艾奇龍號的氣閘室也是無法一次容納的。

海斯德船長在指揮艙監視發射爆破的訊號。艾奇龍號的主艙冒出一股白烟，接着緊急艙口便飛往太空。其實設計師當初決未預料緊急艙口竟有這樣一次的爆破行爲。艙房內凝集的氣體和塵埃一湧而出，像一朵白雲暫時擋住人的視線。船長可以想像艙房內伺機逃命的人員由於空氣的逃脫使身體內部受到非常大的吸力。

氣體和塵埃擴散以後，第一批人已經臨空而至。領隊的軍醫長身着太空衣，其餘的人完全尾隨其後，挨次緊緊抓住繫在太空衣後面的三根繩纜。飛馬班船的船員抓住兩根繩纜以後，飛鏢似的向兩處氣閘艙口漫步。海斯德船長眼見艾奇龍官兵一個個都能儘其所能接受援助向氣閘囪口靠近，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才算穩定下來。

等到最後一名士兵被繩纜挾持着拉到氣閘口，好像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後來才聽見三位着太空衣中的一人大聲嚷道：「關閉三號氣閘室！」不久請求關閉第一號氣閘室的呼聲也跟踵而至，但第二號久久不見動靜。後來終於也發出關門的呼叫。海斯德無法看清第二號何以躭擱這麼久，

也許有人仍然站在艙外救助沒有靠攏的人。最後三個氣閘室的旋門先後關閉。現在無法使用正常方式使氣閘室充氣，而是將閥座一律使用強力翹開，於是主艙的空氣就源源進入氣閘室。

艾奇龍戰船上艦長卞楠准將和其餘官兵九十人，仍在密封的三間船中耐心地等待。他們已經完成求生行動中的緊急編組，每十個人一組，一個緊跟一個成串地尾隨在班長的後頭。每一個細節動作都經過審慎的操演，再隔幾秒鐘就可以分曉此一行動的成敗。

不久戰船的擴音系統發出幾乎像談話似的親切聲音：「飛馬號呼叫艾奇龍號：我們已經成功地從氣閘室收容了你們第一批戰士。沒有任何傷亡。只有少數人患溢血症。我們希望等五分鐘再進行第二批援救行動。」

這樣一批一批賡續進行，只在最後的一趟損失了一名戰士。那人得了痙攣症，只好犧牲他一個人來使其他的戰友活命。其餘的人掃數收回船艙，忍痛把病患留在氣閘室外。眞可惜未能全師獲救。但是此際人人都感激涕零，誰也沒有介意被犧牲的弟兄。

剩下來還有一件事要辦。卞楠准將是最後踏上飛馬號的人。他在離開座艦以前將延期爆炸引信定時在三十秒鐘的位置以後，好使自己有充足的逃生時間。三十秒鐘是足夠的了，縱然穿着笨重的太空衣，脫離艙門漫步到達對方的氣閘室口頂多花費十五秒鐘的樣子。

他揿下電鈕然後衝出逃生的艙門。等他進入飛馬號以後，他所指揮的太空船，雖然仍裝置着數以百萬瓩世紀的能量，終於起火燃燒，默默地馳向滿天繁星的銀河。那一次爆炸可以在所有內

行星上清晰地見到。隨同它一起化爲灰燼的還有星際聯邦的野心和地球的恐懼感。

二〇

每天傍晚，夕陽落到金字塔般的「壁戈山」背後時，它的巨大陰影逐漸吞噬高聳在風暴海中央的金屬紀念碑柱，只要風暴海存在一天，莫不如此。金屬紀念碑上雕刻了五二七位姓名，依字母的順序而排列。上面並無特定標誌載明其中那些位是爲星際聯邦而犧牲，那些位是爲地球而陣亡。這種簡單安排正足以證明他們的死亡非全然白費。

壁戈山之役意味着地球主宰的時代告一段落，也代表即將來臨的行星時代。經過這麼多年的稱覊，又經歷這一番企圖征服鄰近各星球的努力，地球開始有些自慚形穢，也有些憂心忡忡。各大星球現在一致起來反對它，正如同若干年前美國十三州一致團結對抗大西洋彼岸的祖國一樣。這兩樁史蹟極爲神似，理由也是半斤對八兩，相信將來的演變對人類仍然是同樣地有利的。

要是無論何方贏得一場壓倒式的勝利，對人類言必然帶來一次巨大的災難。如果星際聯邦打勝，它必定迫使地球簽訂城下之盟，以從前無法獲得的條件加之對方。反之，如果地球打勝的話，必然自各星球撤回一切供應物資與器材，使各大行星重返若干世紀前的荒老樣子。

然而它竟是一次僵局。敵對双方獲得了有益的效訓：最重要的是，双方懂得要尊重對方的意見，而且忙着向自己的國人解釋曾經假借他們的意義做過甚麼樣的事……

壁戈山之役最後一枚彈頭引發以後，沒有多久依次在地球、火星、金星上起了連鎖反應式的政變。硝烟息滅以後，好幾位煊赫人物失去踪影，至少暫時退到幕後，新上任的當道者，異口同聲揭櫫了一個施政目標重建睦鄰關係，將不愉快的插曲從速抹去記憶。

飛馬號班船的太空救難行爲，彌補了戰爭的縫隙，使危急中的人們藉團結獲得求生機會，也使得星際政治家振振有詞。否則，他們就無法自圓其說。隨後簽訂了富波斯條約（Treaty of Phobos）（譯註：富波斯爲火星兩衞星中的較大者。），有一位史家稱之爲厚顏無恥的重修舊好。條約很快就獲得換文，因爲地球與星際聯邦都亟盼從對方獲得所殷切期望的東西。

星際聯邦在科學研究方面佔上風，它握有「非加速動力」的秘密，這是衆所週知而將錯就錯的新術語。地球爲投桃報李計，願意將從月球深處發掘出來的財富供由大家分享。鑽井設備深入月心深處，終於在埋藏在月球內部的貴重金屬源源送上月面。這種鑛產，品質優越，產量充沛，足供全人類未來若干世紀的使用，而且取用不竭。

就憑這種新能源，將來可以用來輸送太陽系的人員與物質，俾使人類在天體間的分佈得以更臻理想。至於眼前的效益，則可以使得和地球對比一向認爲是個窮苦女郎的月球一躍而爲星際間最富庶最重要的戰略衞星。十年以內月球必能站在平等地位和地球乃至星際聯邦進行星際貿易，按FOB價討論輸出的價格。

不過未來美景是將來的事。現在使大家鬆一口氣的是，戰爭總算成爲過去。

二十一

沙德勒心裡在想，自從三十年前到此一遊，月球中央城已經擴充了不小。眼前的偌大圓形天頂建築，任何一個可以容納從前七個小圓形建築而綽綽有餘。按這種速度，還要多久的時間可以涵蓋整個月球的表面？他想在他有生之年是不會辦到的了。

如今的月臺就有當年老圓頂建築的規模。以前站臺一共有五條軌道，現在是三十條。不過月球單軌車的設計仍無多少出入，行車速度也和從前相若。載運他離開太空港口的車輛，可能就是四分之一生平以前送他去過一趟「風暴海」的老朋友。

四分之一的生平，這是照一個人可以在月球上安享一二〇歲天年的說法，也就是三十年。如果終生要是生活在需要克服地心引力的地球上，三十年只合三分之一天年罷了。

中央城到處是軍輛。它已經發展成爲必須以機動力量代替步行的大城市。只有一件設施仍然未改老樣。天頂上仍然是妥爲經營的僞裝蒼穹，有藍天和白雲作爲陪襯。沙德勒確信隔不多久，天空必然沛然下雨的。

他跳上一部自動化計程車，在指路器上撥動代表目的地的號碼，便舒服地乘車穿越一條條忙碌的市街。他的行李已經直接運往大旅社，所以無須加以顧慮。一俟他回到旅社，正常的事務就會使他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他只有利用這一段空檔來做他自己喜歡的查訪工作。

這一帶到處是生意人和觀光客，兩者之和不比當地居民爲少。要想區分他們並無困難。不僅從衣服和動作一眼可以辨別得出，而且從他們在低重心下走路的姿態，很容易看得出來。沙德勒覺得奇怪的是，自己來到月球不過幾個鐘頭，然而很久以前學會的肌肉自動調整的技巧居然能夠無師自通的運用自如起來。這正如學習騎自行車的經驗，只要你會騎，你就永遠不會忘記掉。

原來他們也有了人工湖，湖上有小島和天鵝。他從雜誌上讀到過有關月球天鵝的文章。這些天鵝的翅膀已經適切的剪短，以防飛走，甚至闖及「天空」。聽見湖水裡起了一陣濺潑，有一條大魚躍出水面。沙德勒很想猜一猜它到底出水以後可以跳多高。

自動化計程車在暗埋着導桿的指引下，蜿蜒行進，然後衝進一條通到圓形天頂邊緣地帶的隧道。由於幻景般的人工天空做得如此逼眞，使人無法辨別何時你置身在兩座圓形天頂建築物的交界處所。不過沙德勒心裡有數，當自動化計程車載着他穿過隧道最深處成串的鋼門時，就是兩座建築的交界處所。有人告訴過他，那些鋼門可以在兩秒鐘內關得嚴絲合縫——而且只要任何一方出現壓力差它就能自動地關閉。

沙德勒兀自爲地球上的居民擔心——有沒有人因爲擔心壓力突降而患上失眠症？他想不會如此吧，地球上的居民不少人終生在更微妙的環境中度過。譬如住在活火山噴口的近鄰，大河壩或水庫的近旁，也並未造成精神失常狀態。不過確有一次第一號圓形天頂內的居民會奉命緊急疏散，爲的是發現漏氣，不過也有好幾小時才會漏光。

計程車從隧道中再度升上月面，來到一處高尚的住宅區。沙德勒眼前所見完全是另一派嶄新的景色。這裡並非用一個巨圓天頂幕覆蓋一個小城，而是本身組成的高大建築物，其中並無街道，只有自走式的長廊。計程車嗒然煞住，錄音帶道出溫馴地請求，可以等待半小時，車費是一．五〇月幣。沙德勒打消要機器等人的念頭，因爲他推測等他找到要訪問的對象恐怕需時半個鐘頭。計程車立刻駛離現場去另找主顧。

幾公尺外矗立着一面公告牌，上面有本建築的立體說明圖。沙德勒覺得這地方很像若干年前地球上盛行的蜂窩式公寓，那是在一本老舊的百科全書上見過的。如果你住在此地已久，自然按圖索驥並無困難。像他這樣生來乍到者，面對着成串的幾樓，幾弄，幾鄰，幾區，他兀自發愁。

「先生，上哪兒？」後面有個小孩在發問。

沙德勒轉個身，發現是個年約六、七歲的男孩，眼光流露出機警而聰慧的神色。他的年紀正好和小孫子彼得第二相仿。我的天，離開上一次造訪月球，竟隔了這麼久的時光。

那小男孩說：「此地不大看見地球客人。你迷了路？」

「不算迷路，」沙德勒答說：「但是我想不久就會的。」

「上哪兒？」

如果話裡有一個「你」，沙德勒一定沒有聽出來。這眞是十分古怪的事，雖然星際無線電節目成天在廣播，各個行星仍然有它特殊的方言和語彙。這個男孩一定精通地球上的純正英語，只

要他高興說，但是他日常使用的語言並非是那一種。

沙德勒掏出記事本，找出那個十分複雜的地址，然後高聲朗誦出來。

「跟我來。」那小男孩自告奮勇說。沙德勒愉快地尾隨在後。

自走式長廊已到盡頭，和一個緩慢滾轉的人行道路面相啣接。他們先跨上低速路面不過幾公尺，再換到一段高速路面。車道在疾速廻轉中，掠過無數走廊，行駛約一公里，他們再度換乘另一低速路面，奔向一座巨大的六角形的拱廳。其中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此地換乘滾轉的人行路面，有的人在小攤位門前勾留購買雜物。從大拱廳的中央升起兩座自動式螺旋狀升降梯，一上一下。他們步入上行升降梯，隨着那設備升高掠過六、七層樓。沙德勒順電動廻旋梯的邊沿往下俯視，發覺這建築深不可測。在遠遠的最下方，好像有一個大網。概略地心算一番，斷定這是一種安全措施以免無知小孩墜落其間而造成肇事事件。月球建築師對於重心的潛在威脅，好似漫不經心，在地球上却不能這樣地等閒視之。

上層的大廳論面積和樓下的一模一樣，只不過在場的居民較爲稀少。使人有一種感覺，不管月球自治領是多麼民主與自由，像人類建立的任何文明社會一樣，階級成份仍然若隱若現存在其間，固然在此地並無貴族和富豪等頭銜，可是依職責的大小，顯然有不同的等級。住在幾層樓上的居民，一望可知，是月球的統治階層。這些人可以享受更多的科學用具，可是夠他們煩神的事情一定也比樓下的人爲多。而且各層樓房之間，因職務調動引起的搬家，想必是隨時都有的。

小嚮導此時領着沙德勒從大廳走廊搭上另一滾轉的走道，終於來到一條極爲靜謐的走廊。在走廊的中央有一畦狹窄的花圃。那小男孩走到一家公寓門口，大聲說：「就是這兒！」從他那自負的口脗以及帶着「我夠聰明」的笑容，使沙德勒納悶如何答謝他這一趟冒險才好。給他多少賞錢好，或者，如果賞錢給他，小孩會不會生氣？

正當他因面臨社會習俗的隔閡而莫知所措時，男孩嚮導的盤算話替他解決了難題。

「十層樓以上，應該一毛五。」

沙德勒豁然貫通地領悟出，原來帶路是有標準的費率的。他遞給小孩一枚兩毛五輔幣，奇怪的是他必須收回小孩找回的零錢。他這才知道月球社會從這個樣的小孩就開始訓練他們具有誠實，冒險與公平交易等德性。

「別忙走，」沙德勒囑咐小嚮導，那時小孩已奔向公寓門口去捺電鈴。「如果沒有人在家，我還要找你帶回到樓底下去。」

「你事先沒打過電話？」那講究實際的小嚮導，不敢相信地對他發問。

沙德勒覺得多解釋也沒有用。老式的地球人既富幻想，又欠效率，當然不會被這些精力旺盛的殖民者所欣賞。

不過，他的顧慮是多餘的。他希望拜訪的先生正好在家，於是男孩子嚮導向他愉快地揮手道別，逕自沿走廊回去，口中吹着剛從火星傳來的流行曲的旋律。

沙德勒趨向主人自我介紹說，「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當年壁戈山戰役期間，我曾在柏拉圖天文臺出公差。敝人名叫沙德勒。」

「沙德勒？沙德勒？可是，此刻我記不起這個名字。你還是請進來吧——我一向喜歡接待老朋友的。」

沙德勒尾隨主人之後進入公寓，一面走一面驚奇地四下顧盼。這是他第一次進入月球居民的寓邸。正如他所料想到的，其中的一切不可與地球上同類住宅相提並論。雖然這個家不過是千百個「蜂房」中的一個，然而它仍然不失為一個人家的安樂窩。人類中的一小撮遷居在這種蜂窩式的孤獨家屋以來，為時已歷兩百多年，「家」的涵義也就隨之而發生蛻變。

在這主起居間的一角仍保有一部份的設施，使沙德勒有如見故人之感，不過就星際家庭裝璜而言，未免太老式了一點。從一面牆的一半面積伸展出去的是一幀山水畫，這是沙德勒多年不見的壁畫。上面畫的是白雪皚皚的峭壁懸崖朝一方傾斜而下，在下方底端約一、二公里處是一個渺小的瑞士阿爾卑士小山村。雖然按比例尺縮小，但是每一細節無不纖毫畢露，那玩具般的家屋和小教堂，非常逼真，跟從望遠鏡裡窺探實景相差無幾。在山村的背後，山巒又驀地升起，成為主宰天際的巨大山脈。在山頂上的側部顯示着雪片狀的山嵐流光。

沙德勒欣賞這幅壁畫，認定這是兩百年前的寫實作品。但是他仍然無法一口認定，在月球的古怪公寓裡居然出現地球上奇異風景線。

他依照主人的意願就坐，然後向公寓主人的面孔第一次好好端詳一番。他這次故意撇開一次主要的商務約會，到這裡作不速之客的拜訪是有所為而來。於是他接下去和主人交談起來。「你記不得我了？」

「我記不起來了——人老了，我對客人的姓名，面貌一向記性極差。」

「唔，和從前比，我的年紀幾乎大了一倍，也難怪你認不出來了。但是，莫洛伯教授，你的風采依然是老樣子。我還記得出第一次乘月球單軌公務車上柏拉圖天文臺去，你是第一位在車上和我談話的人。當時我從中央城搭單軌車去天文臺報到。在途中首次見到太陽自亞平寧下山的景色。。那是在壁戈戰役之前，我頭一次出差月球。」

沙德勒看得出來莫洛伯教授一副十分困擾的面容。這也太難為了他，三十年前往事，而且他這人對於記憶生面孔和事蹟一定不在行。

沙德勒接下去絮絮而談：「記不起，也沒關係。其實我也料到你不會記得我的，因為我不是你的同事。當時我只不過配屬在天文臺很短一段時期。我是稽核人員，又不是天文工作者。」

「是這樣麼？」莫洛伯教授問道，顯然越發如墜五里霧中。

「我當時在名義是以稽核的身分赴天文臺查賬的。實際上，我是負責調查安全上漏洞的政府工作人員。」

他仔意注意老人的面部，不錯它呈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隔了一歇莫洛伯說道：「我似乎記

得有這一回事。不過我記不起名字來了，倒底已經事隔多年哪！」

「是的，事隔多年哪！」沙德勒隨聲附和着說：「但是我確信，有一些事你是不會忘記的。不過，我們繼續談下去以前，有一點我須加以澄清。我這次的造訪，完全是私人性質。目前我的職務只限於當會計師。而且可以說業務相當發達。說實在話，本人是C. H. T. 公司的合夥人，這次到月球來是稽核公司投資事業的賬目。貴地的商會聯合會可以證明我的身份。」

「我不大清楚——」莫洛伯正要表示他的疑慮。

沙德勒打斷他的話接下去說：「這跟你又有甚麼關係？唔，讓我來喚起你的記憶。當年我奉政府之命前來月球調查安全上洩密的可能性。不知怎末搞的，情報資料部份流落到星際聯邦手中。我方工作人員之一打報告說天文臺可能是洩密的處所。於是我奉命前往調查。」

「講下去。」莫洛伯說。

沙德勒笑了一笑，略有不愉之色。

他接下去說：「我是小有名氣的會計師，但是作為情報工作者我的表現未見出色。我提出一堆涉嫌人物的名單，可是毫無結果，雖然意外地發現一名作弊的司庫。」

「任京士。」莫洛伯突然冒出一個人名。

「一點不錯——教授，你的記性不壞嘛！言歸正傳，我始終沒在天文臺捉到間諜：我甚至無法證明當時確有間諜存在，雖然每一想得到的可能性我統統調查過了。整個公案，最後當然是徹

底失敗，隔幾個月，我又返回我原單位去幹我的老本行。而且做起來也輕鬆多了。但是，這一件公案，從此在我腦海中盤旋不已——這是我的敗筆，雖然我氣惱不過——是我一生事業上的白壁微疵。其實我早就放棄尋根究底的希望了，碰巧兩週之前。我拜讀了卞楠准將所寫的大戰回憶錄。想必你也讀過的了？」

「我還沒有拜讀過，雖然我耳聞到這麼一本大作。」

沙德勒打開他的公事包，從中掏出一本厚實的書藉，遞了過去。

「我給你帶來了一本——我知道你一定對它極有興趣。這是一本相當哄動的書，就憑它在星際所造成大驚小怪的評論，不難預測，必然言之有物。而且我也清楚，為何星際聯邦中有那麼多的人對作者痛恨得牙癢癢的。不過，使我關切之點並不在此。最使我感覺奇怪的是他的即將奔赴壁戈戰場的那一段回憶。他確鑿憶述曾經接獲由天文台發來的重要情報資料，這一點使我倍感驚訝。他是這樣寫的：「地球天文學界權威學者之一，是我方科技臥底人員，在雷神方案獲得進展期間，隨時向我方提供最新發展的消息。在此處直接透露他的大名，似有未當，不過，目前他正在月球渡其光榮退休生活以娛天年。」

有頗長一段時間，主客間默然相對。莫洛伯教授多皺摺的面紋顯成許多石墨的褶縫，但是他仍然不露聲色，毫無反應。

沙德勒只好懇切地繼續往下講：「莫洛伯教授，我只求你相信我的話。此次冒昧造訪，全然

出於個人的好奇心。話說回來，你現在是月球共和國的公民——縱令我想把你怎末樣，我也是無法可施的。可是我知道你就是那個太空間諜。一切描繪都可以應驗在你身上。而且其他的嫌疑犯，我都調查過，完全不對頭。此外，我有幾位定居星際聯邦的朋友，私底下代我查閱過檔案與記錄。假裝你一點不知情，是沒有用的了。如果你拒絕我的要求，不和我交談，我只好告辭。可是倘若你覺得不妨告訴我——我想現在早已事過境遷，不會有問題了——我倒非常希望知道你是怎末樣進行工作的。」

莫洛伯已經翻開卡楠准將的大作，在那裡逐頁查對引得中的註釋。後來他頗感不悅地大搖其頭。

「豈有此理，他不應該寫出來的。」他自言自語地評論說。沙德勒表示滿意地嘆了一口氣。那年邁的天文學家倏地轉臉朝他質問：「如果我告訴你實情，你將如何利用這種消息？」

「不作甚麼，我可以發誓。」

「雖然事隔這麼多年，必定仍有一些同事對我一直不諒解。你要曉得，做這樁工作，委實困難。我也時時在提心吊膽。但是必須設法阻止地球的狂妄舉動。我感覺我做的事沒有錯。」

「賈梅生教授——如今當了柏拉圖天文台總台長了吧，可對？——也有同感。不過他適可而止，沒有將思想變成行動。」

「我瞭解。有一度，我幾乎相信了他，但是幸好我當時沒有信賴他。」

講到這裡莫洛伯停頓片刻，面部露出笑容。

他回憶地說：「我現在想起來。我帶你參觀我的試驗室。當時我有一點疑竇——我覺得以你的身份到天文台來出差，事有蹊蹺。於是我把所有裝備與儀具毫無保留地向你公開。直到我看見你有點厭煩才打住了。」

「常常是那樣的，」沙德勒乏味地說：「柏拉圖天文台的科學儀具眞不算少。」

「我的一部份儀器極爲古怪，甚至我自己這一行，也不會想像到它竟有這種能力。我想你們這班人到我試驗室大約是尋找隱藏的無線電發報機，以及相類似的東西吧？」

「是的，我們當時有監聽台，可是却毫無發現。」

莫洛伯教授露出洋洋自得的神色。沙德勒兀自思量，雖會立下使地球安全組織蒙在鼓裡的奇功，却不爲人知地委曲了三十年，這或許是他的難言之隱。

莫洛伯沾沾然繼續解釋說：「最妙的是，我使用的發射機無時無刻不在工作。實際上，它是全天文台最明顯的裝備。就是那座直徑一千公分的無線電望遠鏡。」

沙德勒瞪着眼朝他出神，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不懂你這話怎末講。」

莫洛伯恢復了在大學諄諄講課的教授風貌，「想一想望遠鏡到底是做甚麼用的。它從天空某一小小部位收集光線，使它聚集於一張照相底片或者光譜儀的條縫上。可是，你看不出來——一

座望遠鏡可以是一條双行道的馬路。」

「我開始入門了。」

「我的觀察計劃是要使用一千公分的望遠鏡研究渺小的星晨。我的工作區城在遙遠的紫外線地帶——那當然是肉眼不及的所在。只消把我的常用設備華裝上紫外線燈泡，望遠鏡霎時就搖身變成極具威力而且精度良好的探照燈。這種探照燈射出極窄的光束，只有在天空所掃瞄的特定位置可以偵收得到。將這種光束轉變成通信用的訊號是輕而易擧的。我無法按摩斯電碼發出訊號，但是我却造了一部替我發報的振盪器。」

沙德勒漸漸領悟其中的玄奧。只要交代出其中的訣竅，理念倒是非常簡單的。不錯，一具望遠鏡是可以當做双引道用的，他想通其中的道理。可以從星際收集光源，或者向星際發出幾乎是平行的光束，如果你能夠在目鏡的一端輸入光源的話。莫洛伯的作爲就是把直徑一千公分的反射鏡變成了人類手建的最六才電筒。

「你向何處發送訊號呢？」沙德勒關心地查問。

「星際職邦在離月球一千萬公里處派有一艘小太空船。在那麼遠的距離我的光束仍然很狹，那太空船需要相當的操縱才使它能位於光束之中。所做的安排是使太空船經常定位於我能經常察覺的北極星。每逢我要發訊——他們當然知道甚麼時候我開始發訊——我只須將座標資料裝進我的設備中，就知道他們一定可以收到我的消息。太空船上有一座小的望遠鏡，裝有極精緻的紫外

線偵測儀。他們另以普通超短波無線電和火星保持連繫。我時常關心那些傢伙躭在那裡收聽我的消息眞是無聊已極。有的時候，一連很多天，我不發一訊。」

沙德勒探問道：「還有一點要請教—你怎樣獲得情報資料呢？」

「哦，這有兩種方法。我們按期可以收到所有的天文學定期刊物。他們確定其中的固定頁數——例如，據我所知『天文臺月刊』就是其中之一。我經常注意這些刊物。有一些資料是用超紫外線映在紙頁底部的。肉眼絕對看不出來。而且普通的紫外線也不管用。」

「第二種方法呢？」

「每逢週末，我一定要去中央城的健身館去運動一次。你在運動以前必須換衣服，把普通工作服留存在上了鎖的衣櫃裡。每人有一個專用的衣櫃，頂端的抽屜可以插入任何方便的信件。有時在我的衣物堆放上一具輕便計算機，上面有許多打孔卡。這玩意極爲常見，拍拉圖天文臺隨便一個辦公室都有它。不是計算組的專用品。我時常在口袋裡帶上幾張打孔卡。回來以後我就把打孔卡上的資料譯出來在下次通訊時發送出去。我從來不知道發出的內容——總是用密碼發送的。同時我也永遠不知道是誰把打孔卡丢在我的衣櫃中。

莫洛伯講到這裡暫時歇了一會兒，向沙德勒迷惘地張望。

然後他作成如下的結語：「總而言之，我覺得你們要想偵破我的機關是非常困難的。我最大的危險在於你們或者可能捕獲我的送訊眼線，在他送訊時被人當場捉到。縱令如此，我想我仍然

可以逃脫關係的。我所使用的設備都有天文臺上的專門功能。譬如那振盪器就是光譜儀分析器的一部份。而且我在發訊時，非常之快，幾分鐘已足。在幾分鐘內我可以送走許多資料，然後就做我份內的老本行。」

沙德勒向那位老天文學家目不轉睛注視，藉以表示他的欽佩之忱。他內心也突然有如釋重負之感。自卑感已一掃而空。他無須妄自菲薄。他們過度將注意力集中在柏拉圖天文臺，幾乎沒有人在暗中偵測莫洛伯光譜科科長的一舉一動。應該檢討的是擔任反情報的工作人員，尤其是中央城與雷神基地的有關人員應該能夠堵塞從上游涓涓流出的安全上漏洞。

沙德勒心裡還有一個問題想要質問，可是自己又不好意思說出口：畢竟，這又干卿底事？現在洩密的方法已經交代清楚，「爲何」那樣做，仍然是一個謎。

沙德勒想得出的可能答案，不止一端。根據閱讀歷史人物的背景資料我們知道像莫洛伯這樣的學者是不會爲金錢，爲權利或者爲任何細微末節而甘心叛國當間諜的必然在內心受到成串的情緒壓力迫使他出此下策。而且他這樣做不但問心無愧，而且常常堅決認爲自己的所爲是對的。根據邏輯的推理，應該設法協助星際聯邦對抗地球，其實像這樣的案件，單單講邏輯是不夠的。

這一則秘密恐怕要任由莫洛伯自己善爲保留了。也許他看出沙德勒的疑慮，莫洛伯大步走到一一排書櫥前面，順手拉開部份推拉扳。

莫洛伯說：「有一次我讀得一段使我倍生感觸的言論，讀了以後，感覺心裡舒暢多了。我不

曉得其中是否有嘲笑的成份，但是我相信頗有道理。我想那是四百年前一位法國政治家說的話。他叫泰萊朗德（Talleyrand譯註法政治家一七五四－一八三八），他曾經說：『甚麼叫叛國？不過是時代早晚的問題』。沙德勒先生，請你仔細想一想其中的含義。」

莫洛伯再次踱向書櫥，這次取出兩隻酒杯和一隻大壺。

他告訴沙德勒，「我有私藏佳釀的癖好。這是從金星帶來的最後一瓶好酒。法國人曾經揶揄過這種葡萄美酒，但是我造的這一壺可以媲美地球的任何佳釀。」

他們二人舉杯祝飲。

莫洛伯教授發願說：「祝星際萬世太平。願今後再也沒有人來充當我們扮演過的角色。」

以空間四十萬公里外的山水爲背景，二百年的史蹟爲談資，間諜對反間諜互相祝飲。每人滿腔回憶，但是這些記憶不再蘊含着苦痛。他們的話已經交談完畢，就他們兩人而言，故事已告結束。

莫洛伯領沙德勒沿滾轉長廊前行，越過安靜的噴泉，一直送他到轉動地道的路口，再轉往大廳走廊。當他返回公寓依靠門口的芬芳小花園時，幾乎被一夥嬉笑中的第九區小孩隊伍所衝倒。走廊裡響着兒童們喧叫的聲音。然後像一陣狂風似的刮得無影無踪。

莫洛伯教授朝他們莞爾一笑。那些小孩像無憂無慮的未來飛奔而去。他對他們的光明未來會經出過一番氣力。他有頗大的安慰，這是最大的慰藉。因爲這個宇宙不會再度分歧。因爲在中央城

公寓大樓頂端無盡無休的空間，月球的無比寶藏以博愛的胸懷輸送到太空的各個角落，去到人類所開拓的各個星球。



地球光

著者　克拉克
譯者　郭功雋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初版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定　價　新台幣貳拾元整